

點石齋畫報



點石齋畫報書集目錄

天足會

刺衣亭

香生九畹

奇人軼事下

馬夫惡劇

教匪拒捕

以身殉鷄

索門生帖

種銀受騙

相士賈禍

竹妖

靈姑術破

背母尋妻

雉妓爭雄

倭兵中計

驚殺劊子

嗜賭喪子

試雷邀賞

保尸不變

老命該盡

木隸催糧

逃婦械足

象怒殺人

李怪

海外扶餘

釁起倫常

密訪桃源

監犯娶親

還金愈疾

臺軍大捷

衣冠賊

石佛為祟

贊成和局

菩薩遭劫

紫燕啣珠

蓮瓣罹殃

豆腐錢莊

化吉為凶

頭上生頭

站肩却疾

草偶顯靈

不納倭款

郡神迎路

喜從天降

扣餉養妓

迷途未遠

屍手毆人

奇人軼事上

綵輿空返

伏闕陳書

嬰孩過關

倭兵喬裝

女公子

視錢如命

錢神守庫

天誅逆子

西士規釋

紙牌殉葬

示人不測

鬼會

舟子被騙
計沉倭艦
歸馬如飛
山猿報時
開窗選婿
嬰絕復蘇
劉家軍
擄人疑怪
婚禮志奇
木朽蛀生
倭又敗績
倭敗確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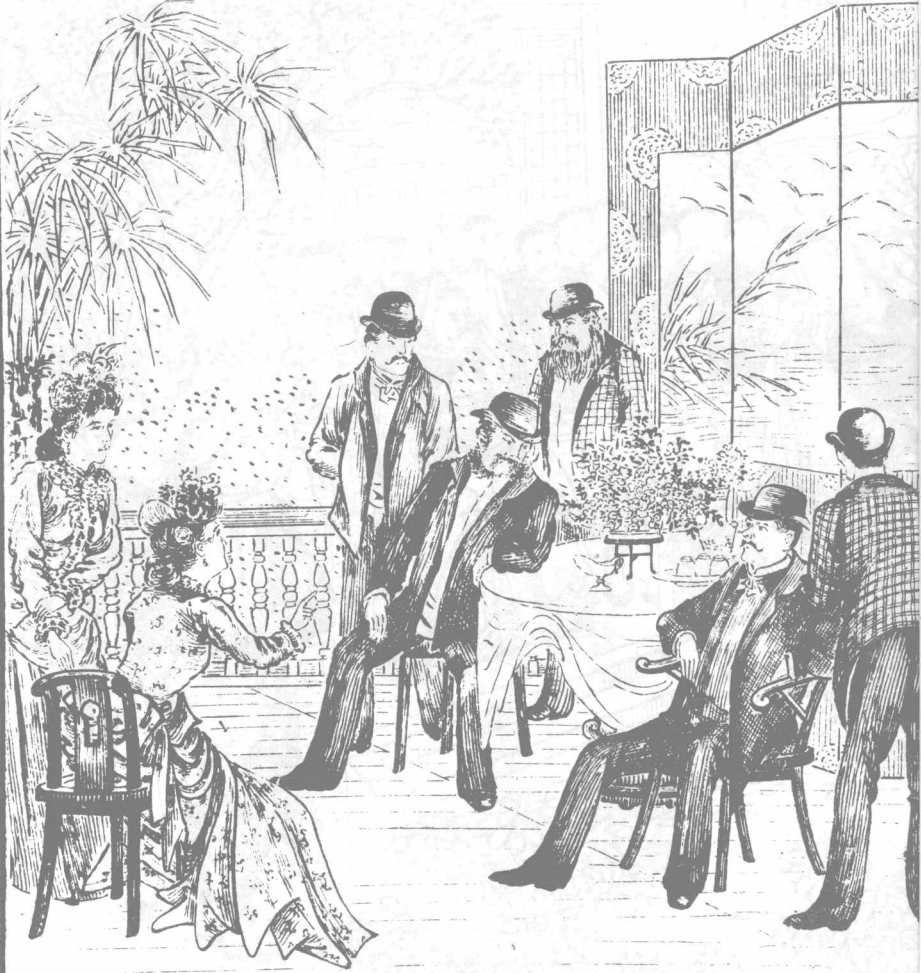
鼠子演戲
狗陣破倭
鬼話
出奇制勝
青蚨化銀
番食倭肉
聞聲相應
閻子遇救
人瘦我肥
易履奇聞
天厭倭奴
墮水索詐

男丐喬裝
皇華生色
賽狗求雨
倭兵大創
銃擊巨蛛
克復名城
渴龍攫爪
明察秋毫
當堂自刎
縊鬼幻形
擒獲倭奸
履險如夷

將星誌異
江上飛魚
打鴨驚鴛
海嘯淹軍
虐妾宜辦
大帥誓師
蜥蜴成妖
女將督師
預卜榮行
福星照臺
名將風流
人畜關頭

天足會

道山清話李淑王宮娥官娘風麗
 善舞法王作金蓮高六尺蓮中作品
 色瑞雲合官娘以帛履足纖小屈上
 作新月狀著素襪舞室中迴旋有凌
 雲之態又南史東昏侯呼愛潘貴妃名
 玉兒帝大起芳樂玉壽諸殿製金屋為蓮
 花以貼地令妃行其上曰此多人生蓮花也
 襄足之作備實始於此千百年來婦女之
 物受磨折者不知凡幾甚至無人焉起而
 解易其俗此泰西士女所以有天足之會
 也是會共集百餘人蓋憫中華婦女裹
 足之苦設法勸戒使得還其六寸膚
 圓天然真是亦西人好義之一端也
 特恐中國積習未能驟銷不免辜負
 此雅意耳



驚 殺 創 子

創子手者

殺人之

徒也凡

罪人當刑地方官

必假手於創子雖不仁

然亦奉法而行犯其人自待好

身乎適可斫人頭顯也日者

粵東陽江縣有巨匪曾執者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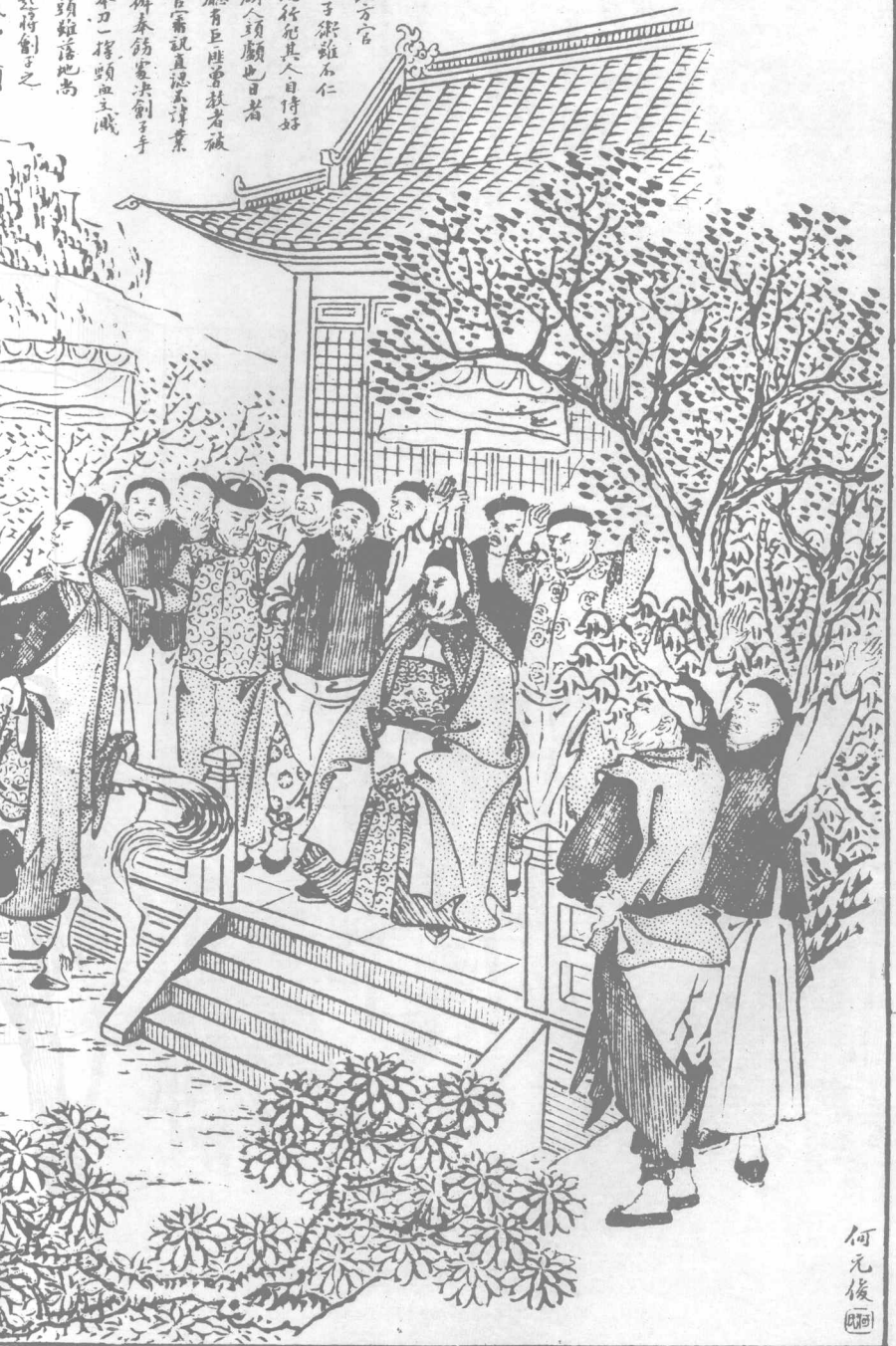
捕獲獲解官審訊直德天津業

汪按律詳解奉飭憲決創子手

送事具向斧刃一揮頭血飞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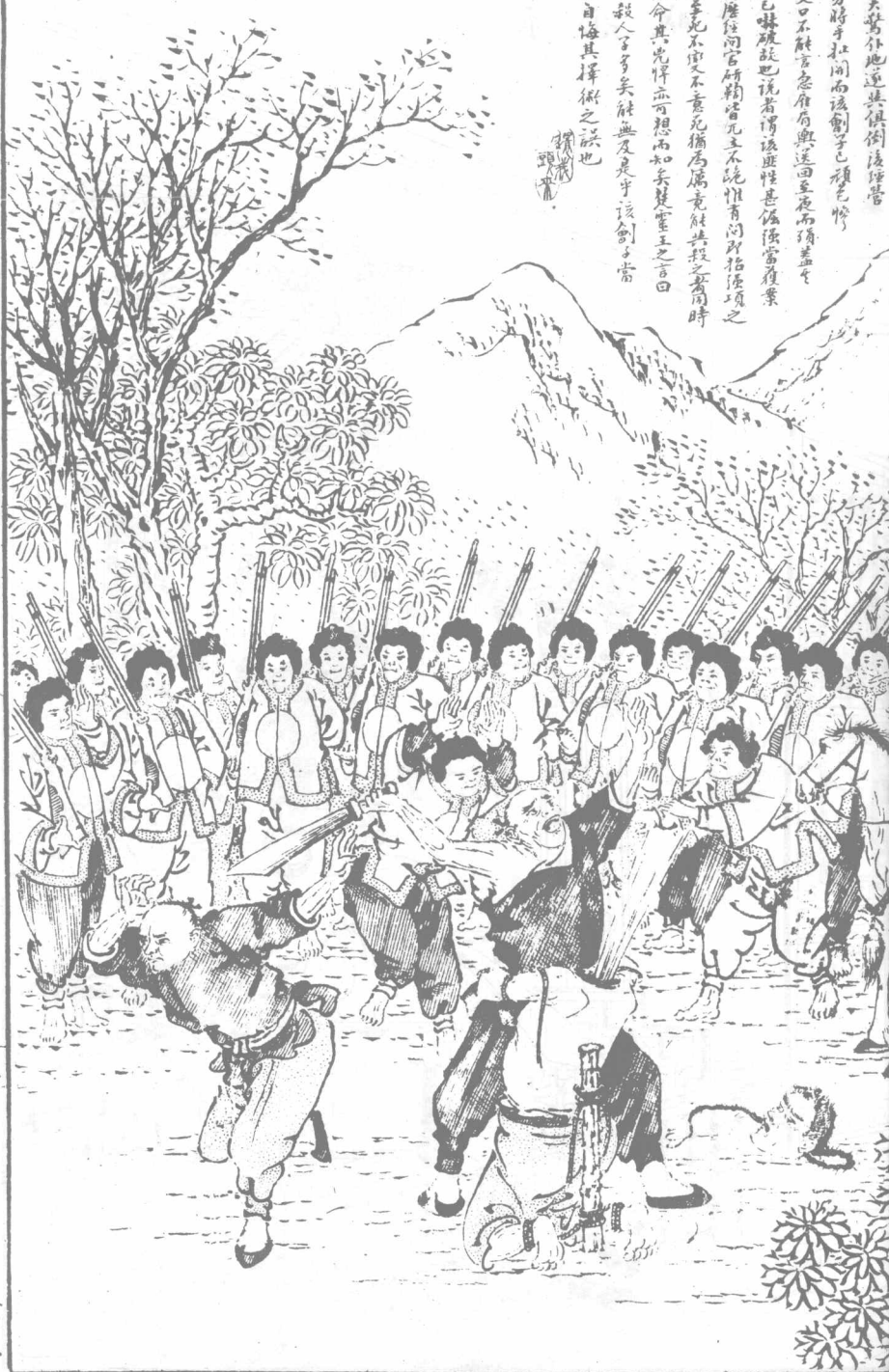
不設防護此頭墮落地也

能翻身緣起得創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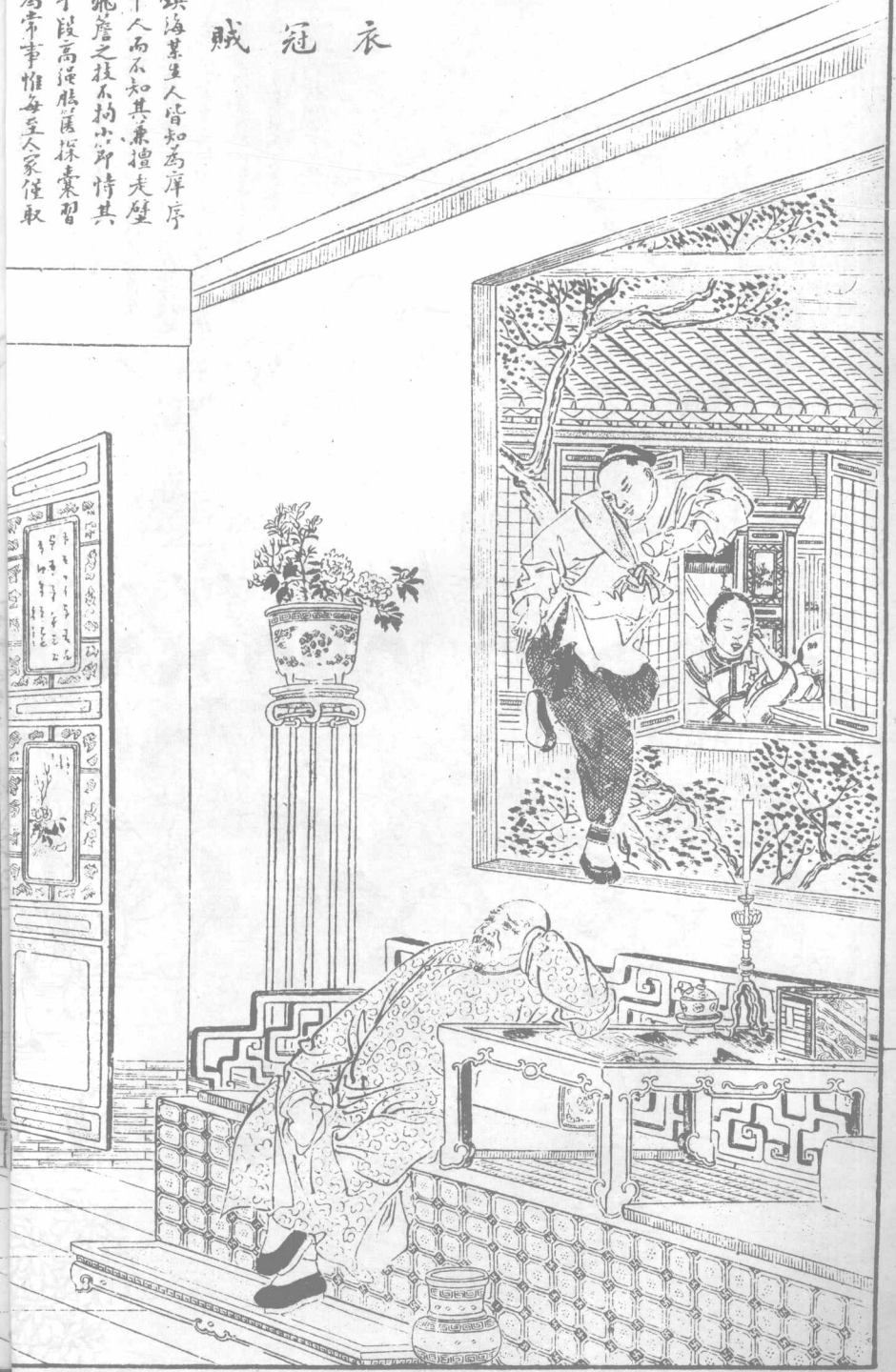
子夫驚仆地遂其俱倒後陣營
 勇將手壯而後劍子已頽已慘
 復口不能言急肩有與送回至夜而猶蓋
 胆已嚇破故也說者謂該匪性甚強當獲業
 時歷任兩官所轄皆元不脫惟有兩所招匪項之
 刑幸死不復不意死猶為厲竟能共殺之若同時
 併命其光輝亦可想而知矣楚軍王之言曰
 予殺人言多矣能無及是乎該劍子當
 亦自悔其擇樹之誤也

據
 說
 者



衣冠賊

鎮海某生人皆知為庠序中人而不知其兼擅走壁飛檐之技不拘小節恃其手段高絕匪徒探囊習為常事惟每至人家僅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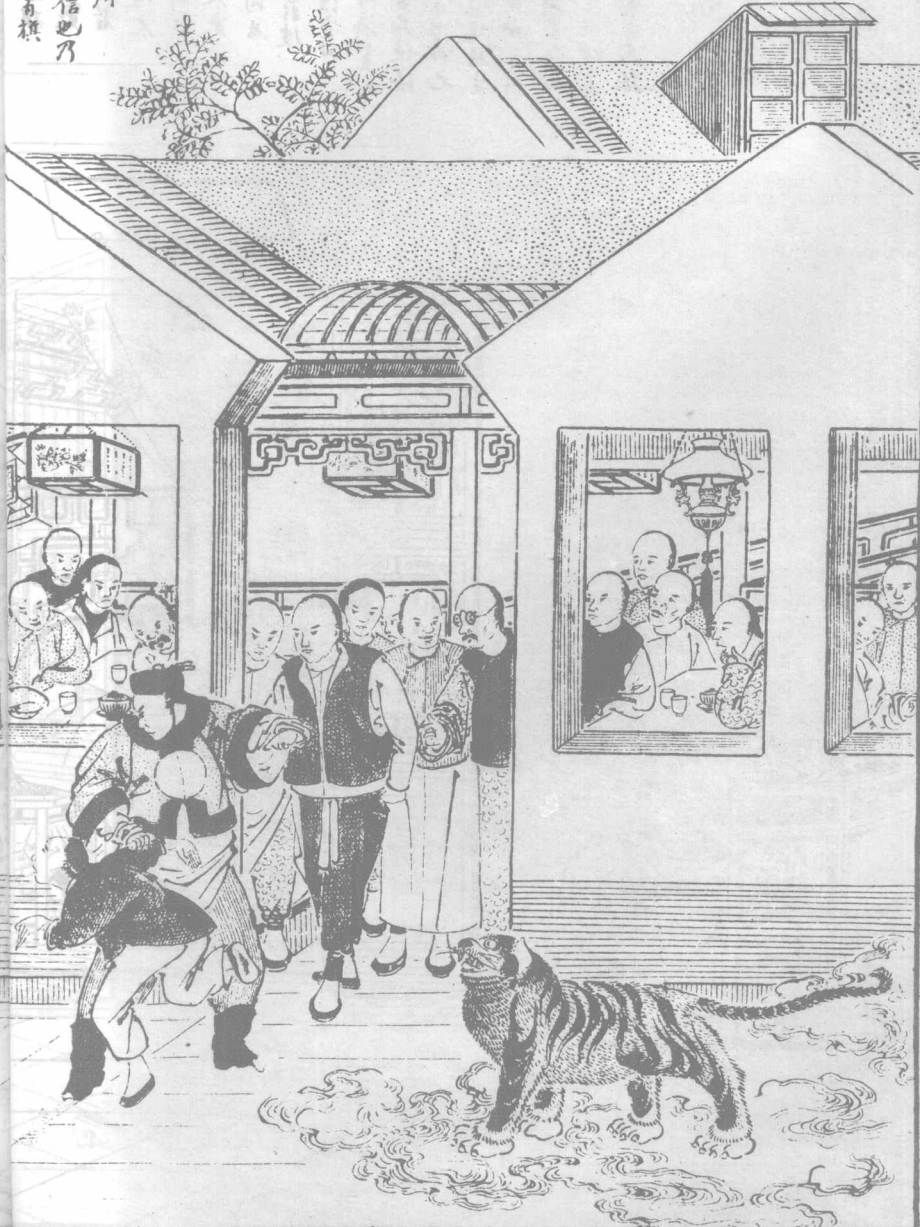
金銀粟麥之物概不取積
 故捕役雖職其面未得賤
 澄亦付之無可如何日者
 陳家莊某官遊後暗未
 毫囊頗裕被生偵知即於
 漏下三商時踰垣而入先
 燃點燭乘使家中人均為
 醉夢無一清醒趁法窮搜
 冥室挾質內遁臨行謂官曰
 汝多不義財姑分半以濟貧乏
 吾衣冠人也汝若控告必使汝
 身首異家無貽後悔宜心憾之
 而諱其事竟不控迨噫嘻為生
 者真文人之敗類也其母之巧
 取豪奪賤削民膏為國家之蠹
 賊者獨非衣冠中人乎以視生
 之擇肥而噬不畏懼懲不敢孤
 負稱為彼苦於此云

今
 坤



迷途未遠

拍展迷人之事向得
 諸野老傳聞有能
 道其畧者謂此輩
 係白蓮教一流善
 用幻術迷引童男
 童女或戕其性命
 或帶其身軀初
 被迷者大半神
 眩目清一似猛
 虎逐於後大河
 阻於前百股窘
 急斜首狹徑不
 得不奔趨逃命及至
 僻靜處所然後任其所
 為云云高余始未敢深信也乃
 日者京都西四牌樓北首樓



兵某若於日晡至某軒啜茶
 忽見其子直趨而南情形可怪
 某兵疾呼問話詎子略不回頭
 若罔聞知某兵情急遽前掖位
 間之不答某兵疑甚有旁觀
 者告以恐被
 拍花妖人所
 迷可
 急取
 涼水
 灌之
 從之始
 醒然則
 亦救惑人
 言果非虛保赤者
 可不慎哉



剝衣亭

冠履之辨自古
 甚嚴貴賤尊
 卑皆有一定服
 色就可混淆也
 自近必奢華日
 甚遂開僭褻
 之端無論富
 商大賈妾侍
 銅臭必飾
 鮮華以為
 觀美即工
 人執士之
 徒僕隸與
 臺之賤遇
 有事故亦
 無不品頂短
 執序索冠裳



之懷也... 憂也
 至今其高堪究
 詰乎不知陽世
 雖置諸不問而
 冥法仍辨之維
 廉嘗有再生客自述
 所見言冥間竟有所謂
 剝衣亭者凡人死之後
 殮裝服色猶有備極冥
 王見之必付剝衣亭脫有
 呼挽哀痛稱為主孫所惡者有
 生前修釋至此而亦發其罪者史
 有強留時焚化華服致受暴殄天
 物之誅者見之實可寒心然則昔
 人詩云夜半剝衣亭主上何人看
 去不分明治真有其事耶乃世
 人譁幸增華不顧
 名分不問是非者
 仿論禮僭用一切
 自以為得計曾不
 知其適貽身誣之累也觀
 剝衣亭能無凜然

剝衣亭
 具載



嗜賭喪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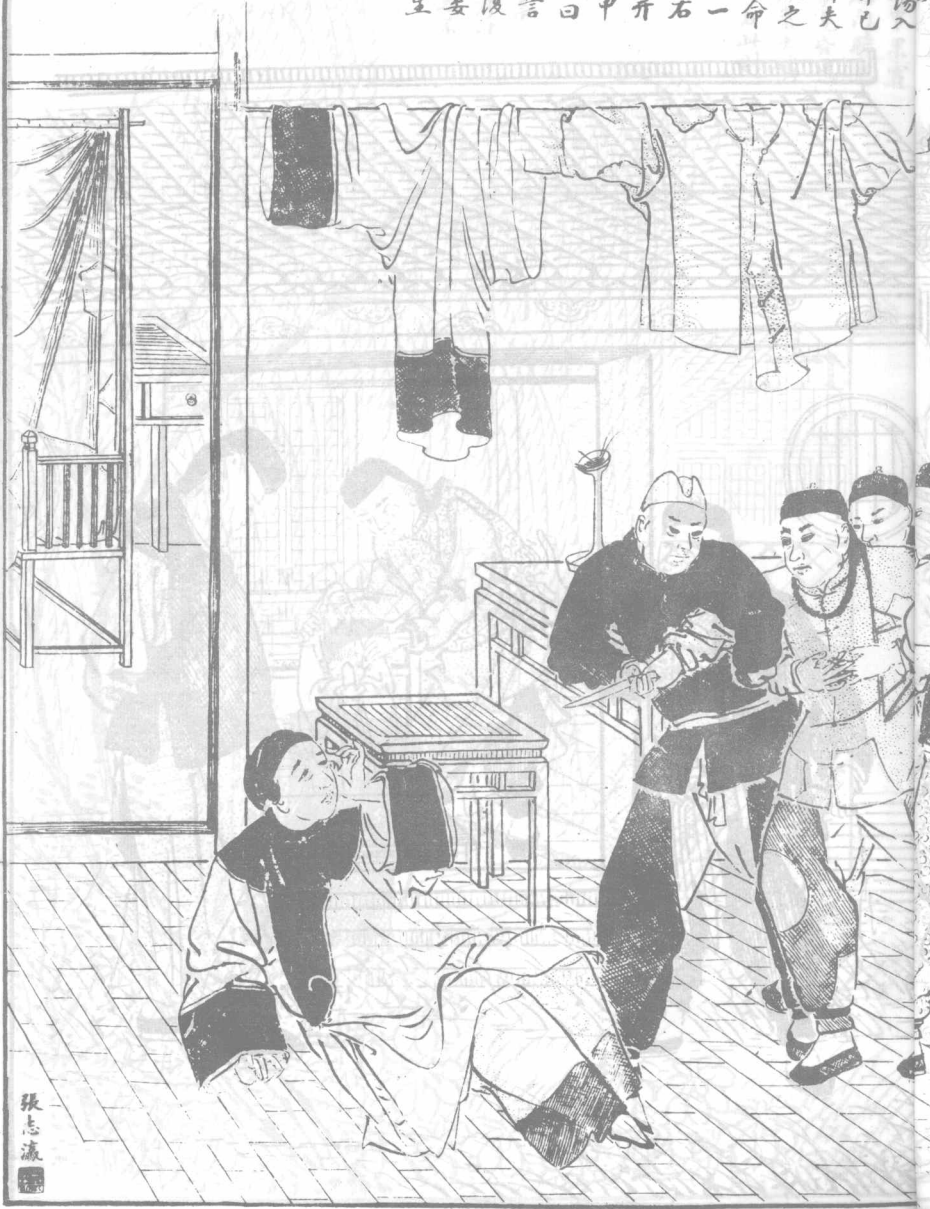
男子嗜賭已甚
受害若以婦女
而嗜之則害益
烈矣某日武昌
平湖門內某甲

妻因夫出外賭博
幸徒觸素好遊
友作葉子戲夜
其幼女代領子
其幼女代領子



及三吏後夫曰姑各散場入
 房登榻乳子更知其子早已
 為姊壓斃婦驚哭失聲夫
 聞大怒碎婦髮而痛捷之
 編解流血適婦使僕兒命
 順手將室內器物搗毀一
 空又執厨刀欲殺婦鄰石
 闖家弄視奪去其刀并
 聲責其出外赴賭之罪甲
 乃塔焉若喪徧指諸鄰曰
 吾念而後知賭之害人誓
 不再犯且子雖死可以復
 生不敢作殺妻想矣其妻
 聞言連投柱而應曰必生
 必生眾鄰咸大笑而散

兩相



石佛為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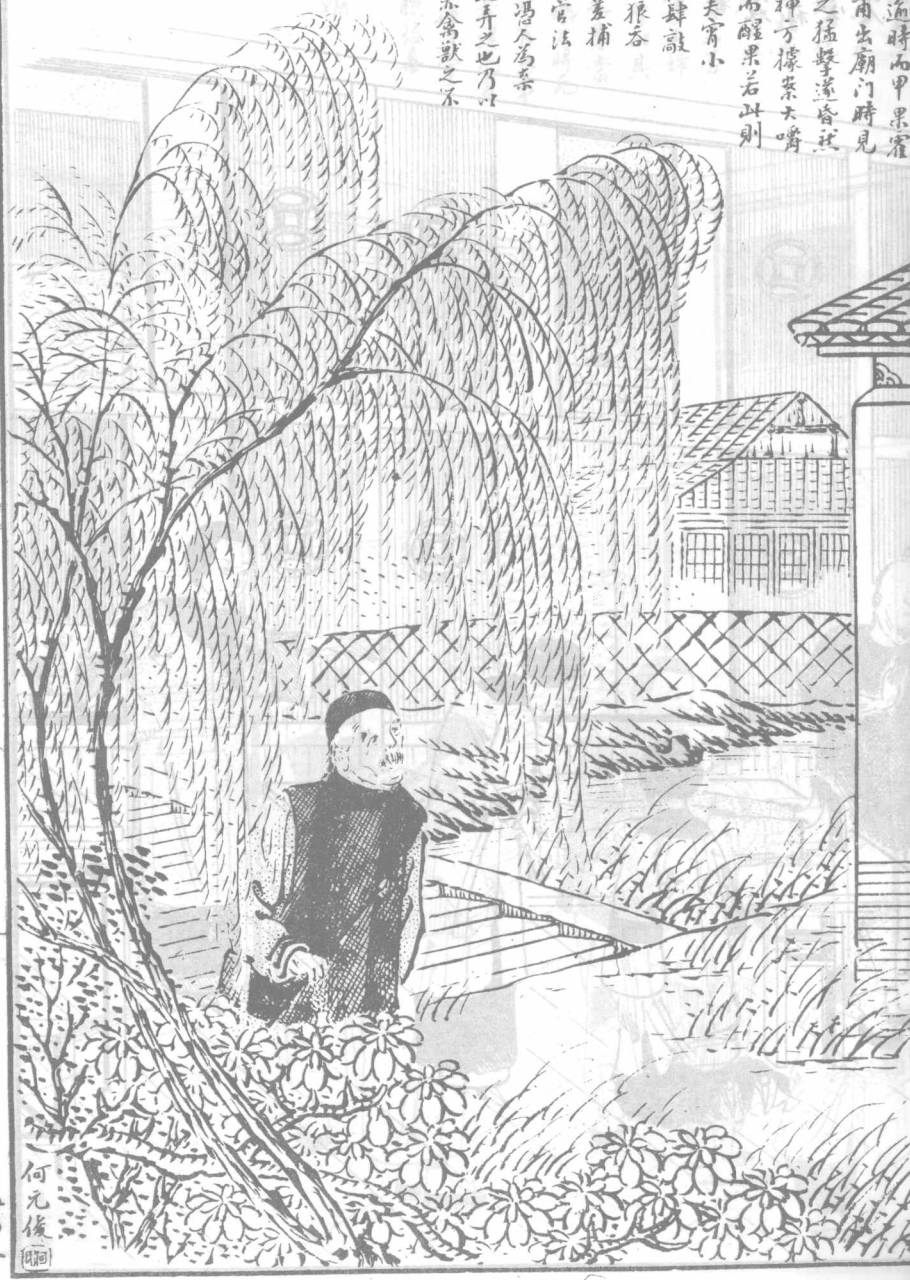
蘇城有甲乙丙三人年
皆不過二十相約登虎
邱嬉遊行過古廟見階
前有石像一尊模臥叢
草間甲奉若神明立為
扶起置之殿上未幾即
去証行不數武忽仆於
地口吐白沫眼睜圓睜
問之亦不答執頗危險
乙丙不知所措適一老
者經過問乙曰尔等得
毋冒犯石老翁乎此神
素著靈應其性甚烈
人或忤之必不寬貸惟
素好酒食尔試急以酒
脯祀之庶免於厄云云



其言尚稱精說不通時而甲果霍
 然已聞其鼓甲言甫出廟門時見
 一人怒目執鞭向之猛擊遂昏死
 倒地不知人幸今神方據案大嚼
 叱予速歸始遽然而醒果若此則
 神真無賴之尤矣夫宵小
 拆稍違過鄉愚輒肆敲
 詐徒飲酒食肉唯狼吞
 虎咽之是圖其一飽差捕
 訪問猶必拘獲以待官法
 德薄何物頑石猶能馮人為系
 耶且甲之供置死玩弄之也乃以
 惡報德指歸要求亦禽獸之不
 若矣呼及甲者可為
 任佛者作一



烟鑿



七

何元俊
 書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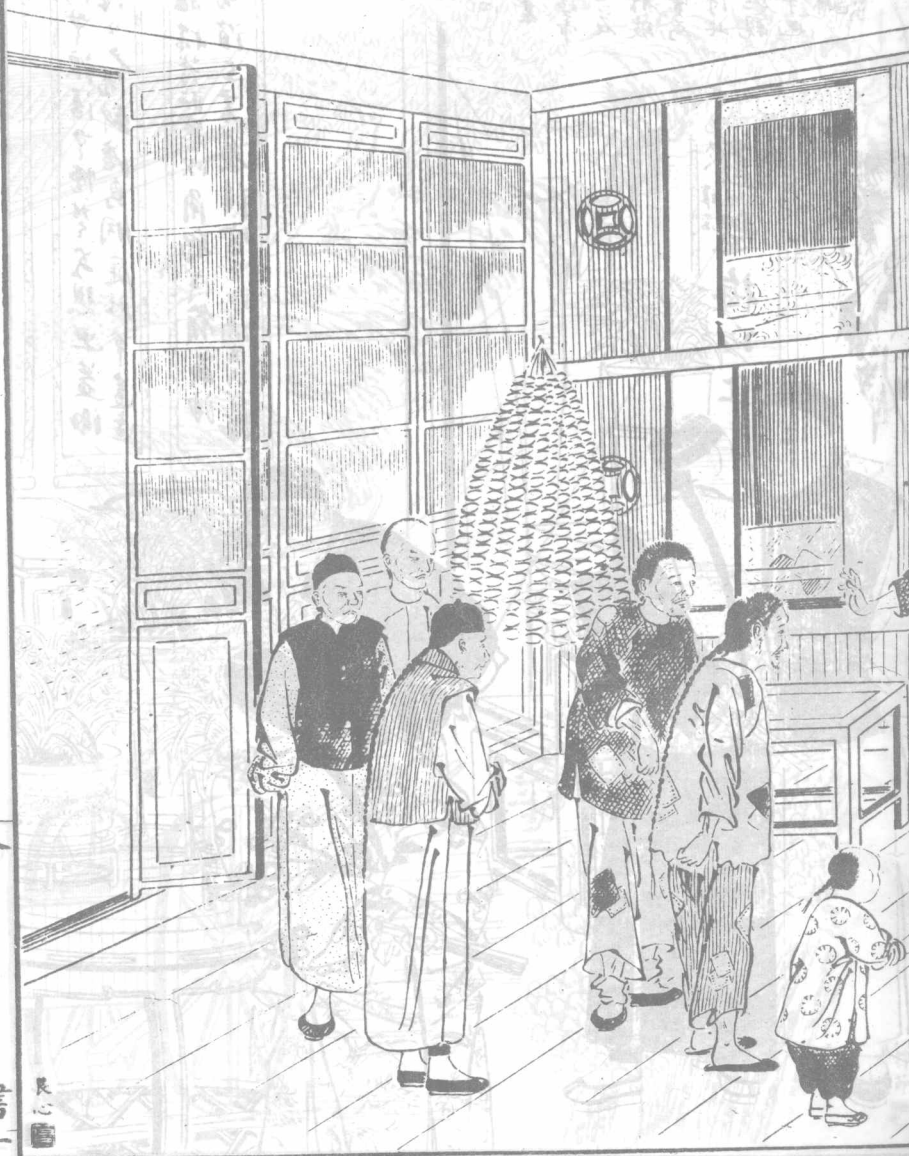
屍手毆人

無錫人陸某居海幢
 中江久而無過室可
 跡於法界鄭家木
 橋南首某氏婦所
 開小室高積欠寓
 資不能歸楚富主
 婦屢索回應念而
 學其類三下陸臂
 不能久居遂徙他處
 憂憤之下漸成痼疾或
 謂之曰類為婦掌不祥
 莫大焉蓋向理論心害
 前恥陸遂其說主借人
 并往該官婦口之評談



以閉門長久不聞聲息
 疑而啟視見陸已魂歸泉
 府大驚失色恚情鄰右代
 為調處願為死者備棺成
 殮事為危安及姊所聞與
 師問罪謂棺殮之費不勞
 越俎惟死者因被寓主婦
 掌類致喪錢生則所以其
 人之道還活其人之身當
 令寓主婦跪伏於地亦將死
 者之手掌類三下方肯息事
 婦無奈送之有見者謂死者
 怒目圓睜而手緊握追送于
 畢奉始伸而目亦瞑慈毒
 之於人誠甚矣哉

卷之四
 信



香 生 九 晚

金陵自入春以來街市間
擔售蘭蕙者甚多賤而蕭

艾都人士貪其價廉莫不購

致數盈以備其富清玩其中間

有佳品亦不過有瓣蠟解及素心

諸類以外誠不多觀日前青溪某

寓公偶購得三蘭數盆含葩結蒂

似與凡品不同比及盛開果就一及

九瓣共開心蓮甚管並蒂花瓣作玻

璃色花心作淡紫色幽香馥郁實為

絕無僅有之物主人獲無意中得此

佳種欣喜莫名遂沽酒饋徧邀親

友相共賞香葩是亦一時盛事也

汀洲中浪濤中憶昔交想思益渺
然澤以陽斜渡鳥洞庭於草遠遠

天福橋前臨寒以角粉成嶺黃沙
地芳道去書屢洋室主沙滴吉去公始

直超梅以上



試

雷邀賞

袁祖禮不知何許人

昔年曾歷戎行

係有都司職銜

精熟鼓學令

春入京晉謁恭

邸其之言見其

學有專源遂加

收錄文神機營

試造地雷三月杪

造成由神機營西南

苑演放先埋地雷於土中插旗

其上以為標識令人於一里外以

長索牽車執行車徑其家

雷自轟發後身震並履谷而車已

粉碎恭邸大喜立予保加二品

頂戴人之不可無技也此詩

不知此次御後時何以所說

地雷均歸無用也意甚



贊

成和局

日人無禮擾我中立幸有李傅相大度已容重中和

議乃猶多方要挾賠費而外

兼索割地泰西各國聞而不平逆

於四月十四日中日換約之期各派兵

艦赴煙觀看迨日使伊藤美久治

坐八重山兵船費約至煙海關道

劉舍芳觀察及中國所派伍

倫兩觀察率兵數十名至江

干迎迨其時烟臺口內泊有

俄國大小兵船十二艘德

法英美諸國亦有兵船數

艘泊於口外因李傅相所主之和約

有須重行更改者遂地加費等

事即行政定方可簽字時至下午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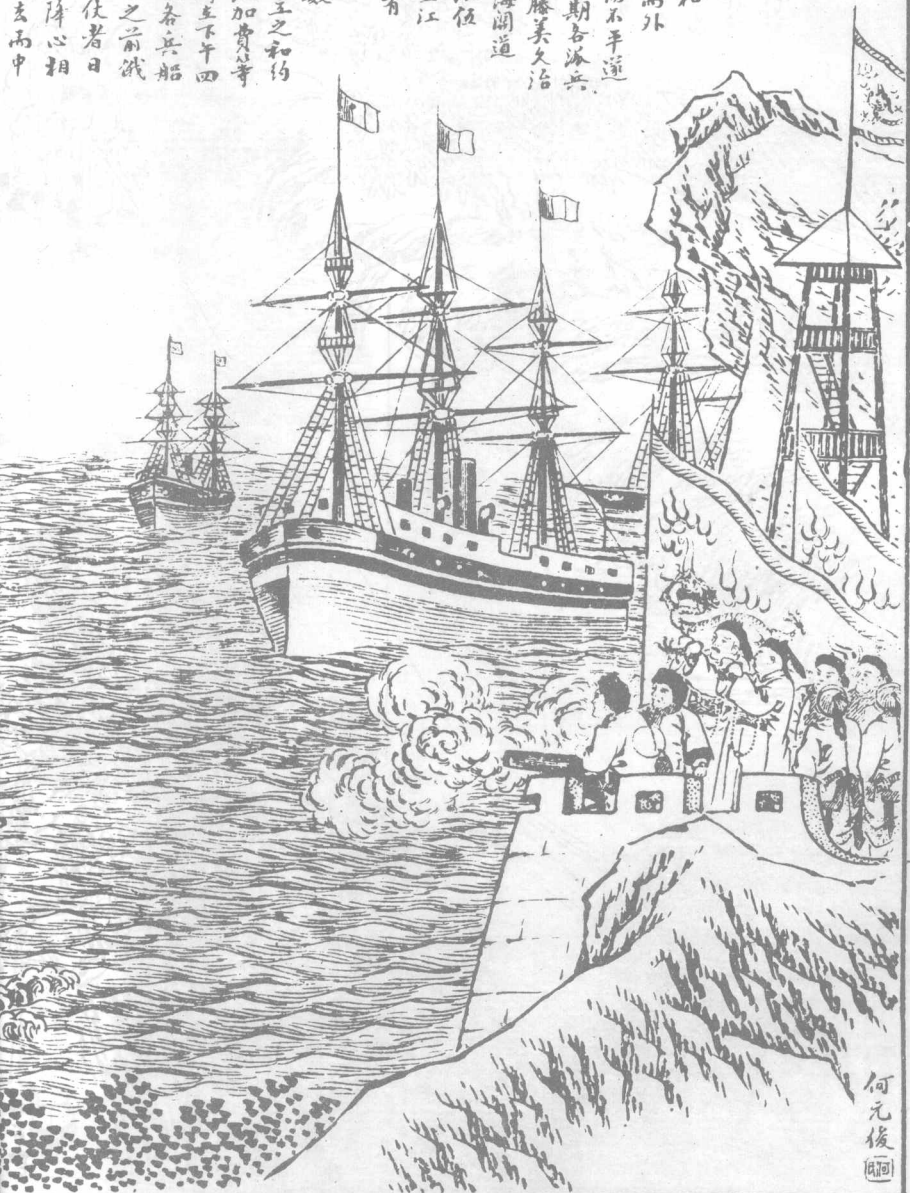
點鐘砲臺及泊在港面之各兵船

均放砲為禮當未簽字之前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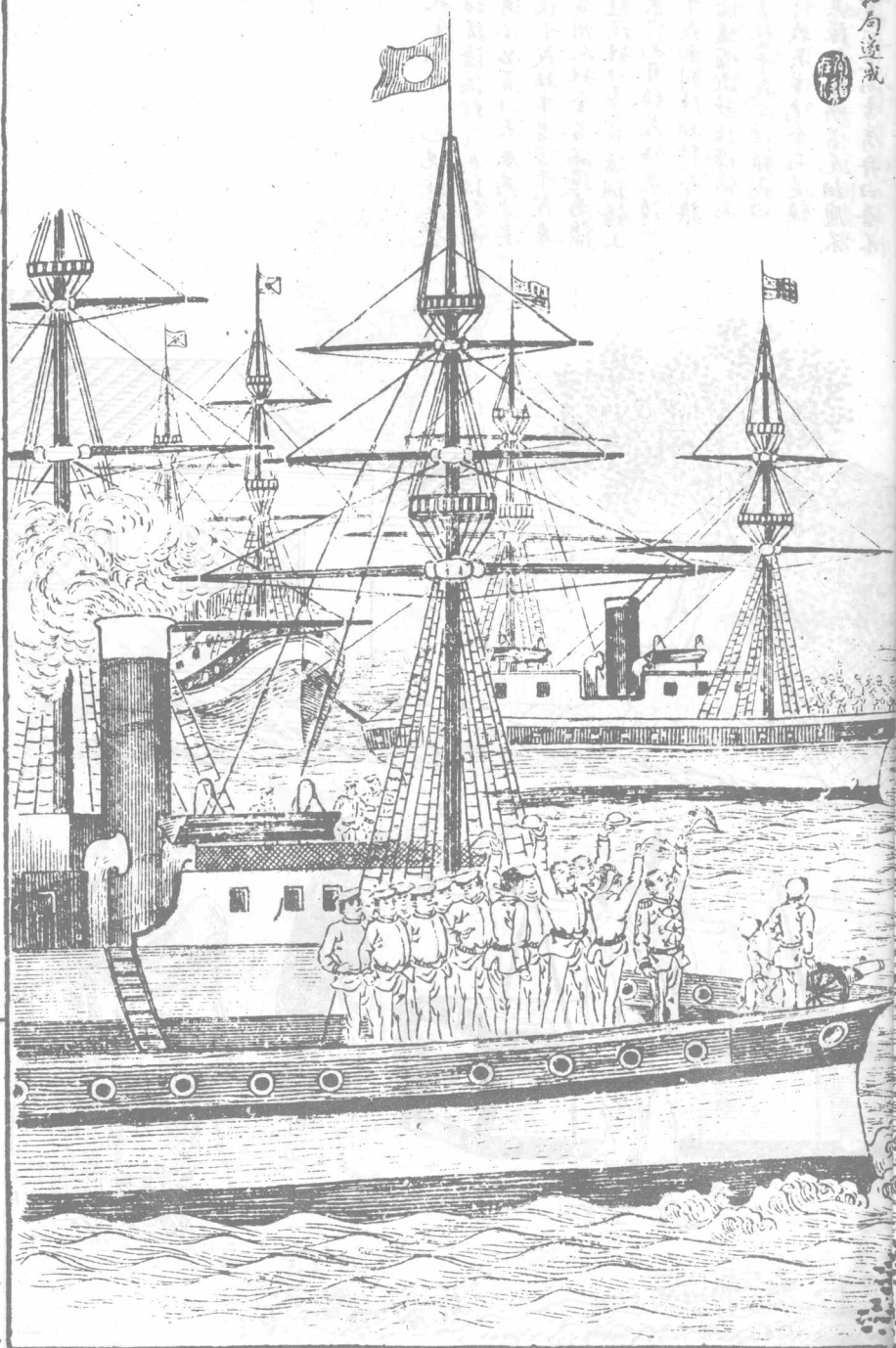
兵船嚴陣以待似將開仗者日

使知眾怒難犯不得不降心相

議乃於夜分時換約而去而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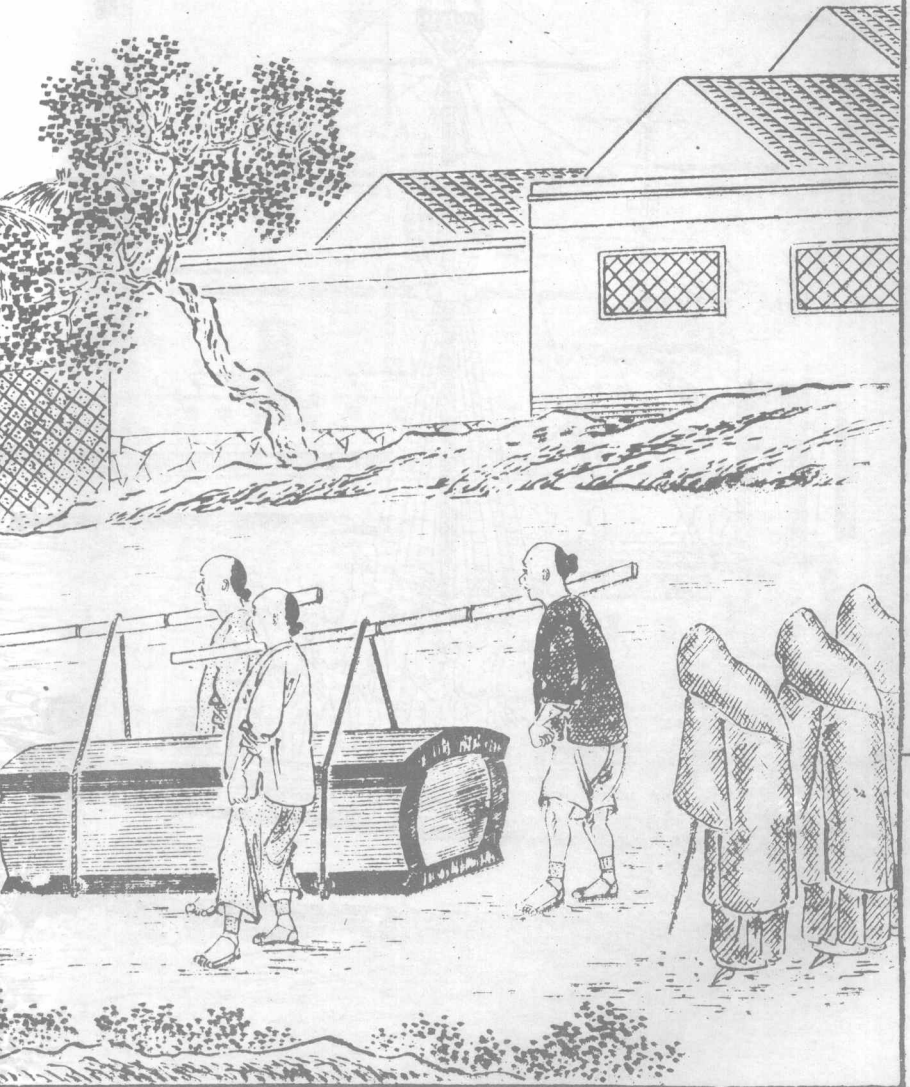


日之和局遊視



奇人軼事上

王于我全滿奇人也現任江督
張者帥拔諸偏裨授為統領非
常知選度必百以天辰其才矣
客有談于我軼事者言于我奔
浙之台州人姓全名滿追為豫
林渠魁改姓曰王嘗其踏銅錘山
之為巢穴也貝缺我錦泉領兵
往剿于我亦列陣相待令旗
高挂諸嘍囉咸聽指揮俄而
渠彈盡于我笑謂缺我曰
吾欲停戰矣遂鳴金而退鎮
我見其隊伍整齊首尾相應不
敢緊逼亦退而告屠弁曰吾不



如也一日千戎隻身為官軍所
 圍是地貧黎有素受其艱濟甚
 欲為出拒于戎阻之曰汝輩不
 知戰法徒致血肉飛耳不
 必令我臥於舊榻汝輩痛衣
 泣送猶以出困貧黎送之

男導於前婦哭於後
 官軍未如其計

逆為所瞞及

翌日此戶查

搜竟不可得

不知千戎已

逃至三百里

外之某島也

增
 明
 意



奇人轶事下



造後官軍
竭力進勦而

千戎亦執窮

刑嚴逼困海濱

有雲數人皆為之仰

天號泣曰大兵逼於前

巨川阻於後吾等其同書於

此字千戎曰事急矣海濱數十

里惟我尚可勉力涸遁為命之計

不若時君等先傳於樹偽官軍

逼近者大呼援命而號告之曰我等

俱為王業所傳蓋原已由西路竄去恐

洩其踪証故被倒懸在此官軍信之急

釋其縛勒兵而西不知千戎實匿跡於

東已與厥室逆客過去其計之妙類也

是然千戎雖使俠氣為此却富濟貧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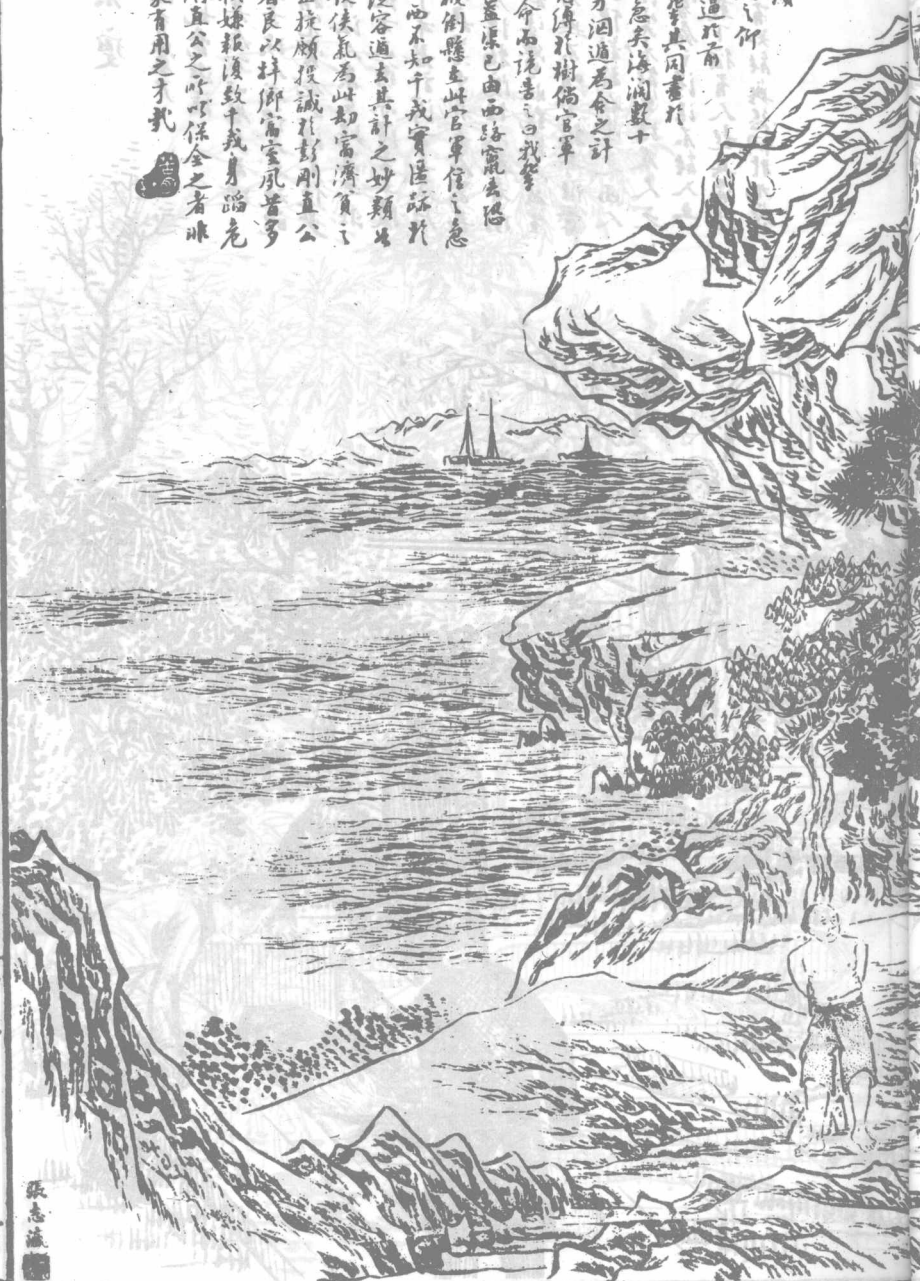
舉而有心峰正旋願投誠於封剛直公

約定不官潮省民以拜御富室夙昔多

遭蹂躪恐其扶嫌報復致千戎身蹈危

楛故也嗚呼剛直公之所可保全之者非

以千戎為國家有用之才哉



保尸不變

埃及國古時尚有保尸之法凡王公后妃薨逝後即用香料塗其屍可以歷久不壞狀貌如生蓋上古埃及人咸謂人之魂魄常附遺體故精究保屍之法不使少有損壞也近有法人某至埃及之北洋河斯古都地方山內尋得古王陵塚已葬三十四年若計深古王及后妃等棺三十六具墓中并有石器甚多悉携至埃及博物院任人觀看聞各屍皆以香料塗保狀貌宛然如生西人之好古者無不嘖嘖稱奇惟保屍之法今已失傳精於化學之西人雖曾思出新法究未能出埃及人之上然埃及人以保屍之法不能入土為要至於千載下猶有人起其冢而暴露之鬼而有知能與惡恫於九原也



善 造 刻

昔髮匪之亂擾及各省其時庵
 觀寺院凡塑有泥木偶像者無
 不遭其蹂躪說者謂其慢神害
 甚神弗之福此冠盜之所以也
 縣法承平日久神廟與溪居民
 供奉香火必恭必恪以為是堂
 皇者固未可輕犯也間有
 無知鄉愚偶馬相觸則謫
 罰立加一若赫濯聲靈
 固示人以不測者乃何以湘省
 善化縣城隍廟中於三月二十
 四夜竟有人將大小諸神用
 刀斧砍傷並將財神之首去
 入真誠中且於於壁上題
 有俚句語多荒誕不值
 一笑而平昔之所謂神



靈頭應者至此亦竟一
與所施是豈廟中之神
過作威福者有此劫
數欺折亦畏其鬼錄
致被摧殘而無可洩
忿歎或曰此不逞
之徒藉以詭嚇愚民
作此疑鬼疑神之
舉亦可知也

謝靈運

靈空與新



線與空返

浦東張家橋人
金慧之自幼許

與鄰村鄰姓子為室

迎未男女均已長

成鄰特央媒送信

擇吉成親迨吉

期時屆女逸

席捲而逃

金領驛四出

踪影杳然及期影與到門金計與

所施萬分焦急冰人等候良久見

金夫婦面面相覷誤謂索加門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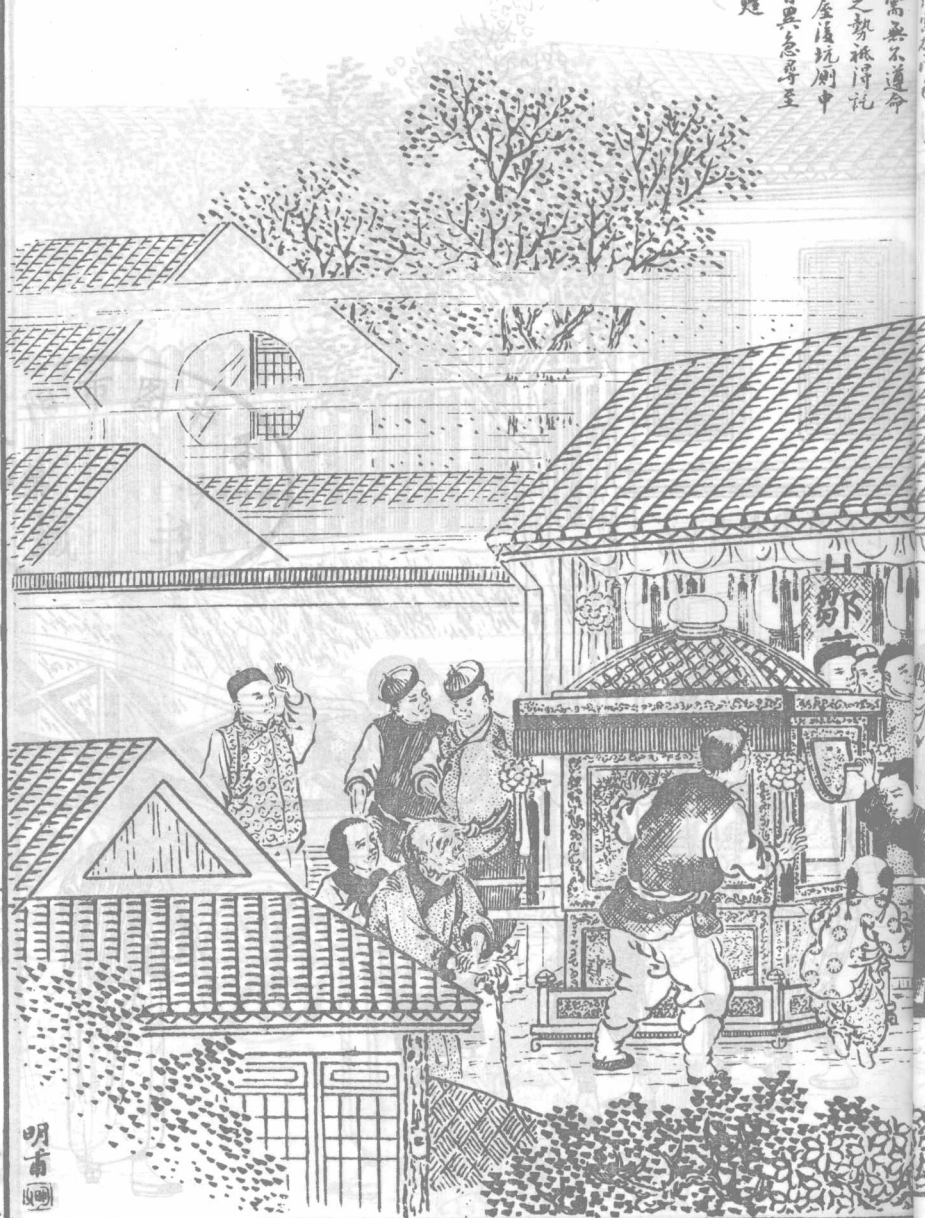


一項違害之口知有所需無不遵命
 金至是竟有難以回答之勢祇得託
 言稍待勸女出閣旋入屋後玩廁中
 解帶自溢家人心知有異急尋至

廁將金款下半晌始覺
 金知此事實難隱瞞
 當向冰人查明原委
 迎視諸人一聞是語
 無不垂頭喪氣而返
 對此空輿不知新耶
 將何以為情也

陳 燕 夫 高

蘇東遊由之說
 蘇東遊由之說
 蘇東遊由之說



馬夫惡刺

英大馬路迤而沉
 城橋一帶為馬車
 往來必由之路時

有無賴擊成

羣結隊互彼

駐立此見來

徑馬車中坐者

婦女若擊則拋磚擲

石拍掌歡呼此等惡

作劇受其害者不可

勝計前日傍晚時有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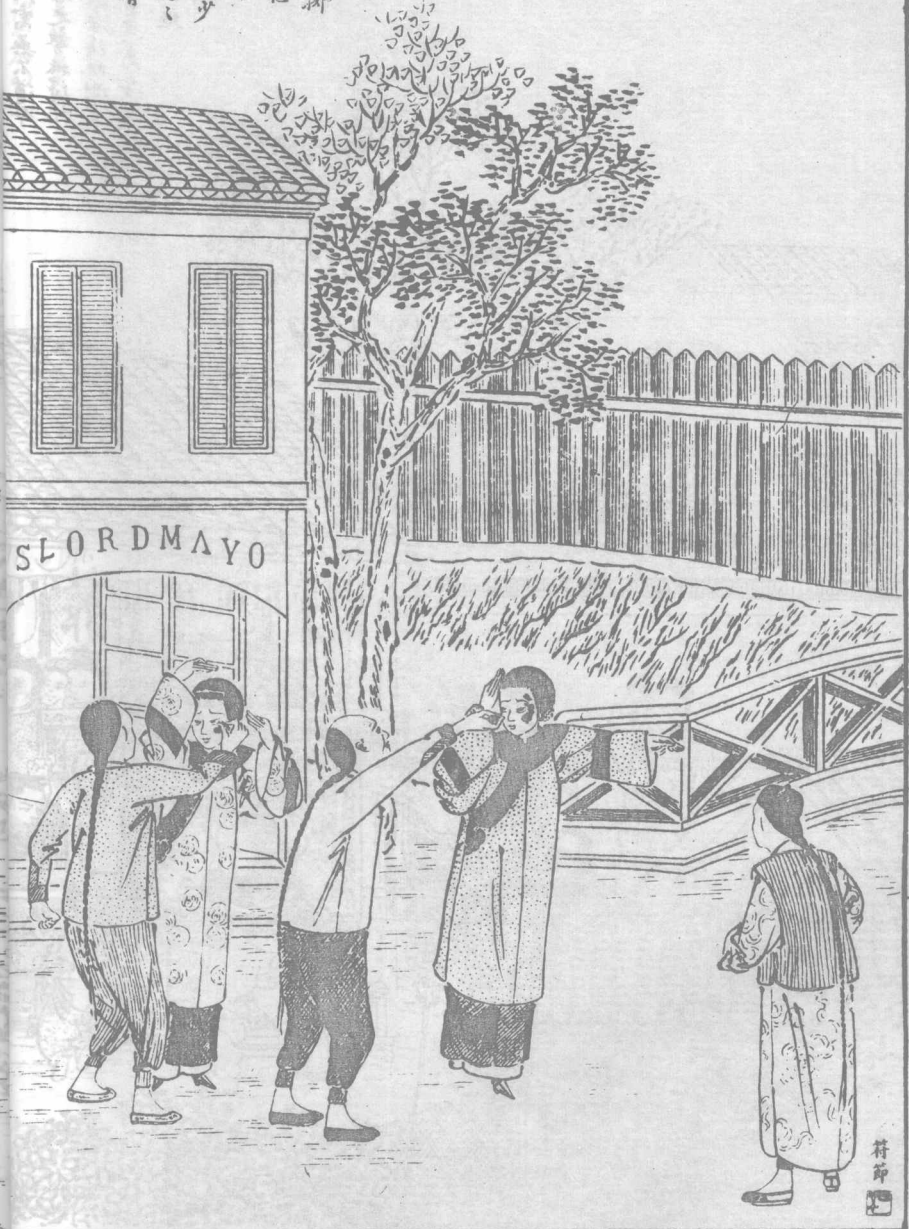
婦二人徑往是處嬉

嬉蓮步輕移突有

馬夫流涎名明春者

偕同其黨小江北欄

住調為適法電三互



老 命

該 盡

青浦縣東鄉小陳

村人陳甲年逾六

旬猶農為業生有二

子均傭於某石匠家

內一日其次子向張某

二孩賤得鷄鷄數頭

短付百文的期歸楚店

時往索陳子無以應潛匿

窰中不敢出張等二孩索益急且

作女媀申之累事為陳甲所聞不

責其子之罪反出而大罵呵喝二孩年

幼性頑暴不畏懼甲大怒遂欲極二孩

至其父家理論詎因年高力弱偶一歇

側遽仆倒地地時須命報領地方官

送驗無傷情二孩之幼難無知即予

開釋君子謂甲不度德不量力欲欺

童子反喪其生實咎由自取云



紫

燕

御珠

紫燕一物秋去春

來確有定候來

則巢於梁上者即

有雛性甚馴伏處

城東南橋梁村左

近某甲家室歲新

築堂樓數楹舍春

有雙燕來巢不以爲異日而

甲偶登樓頭見兩燕連翩入

巢口中者銜一物光甚明淨疑即飛

去甲疑甚取祥升視則見巢內有明珠

二顆探手取下其物既圓且潔瑣

瑳異常的是新光珍品嗣經

識者估看約值洋四十元有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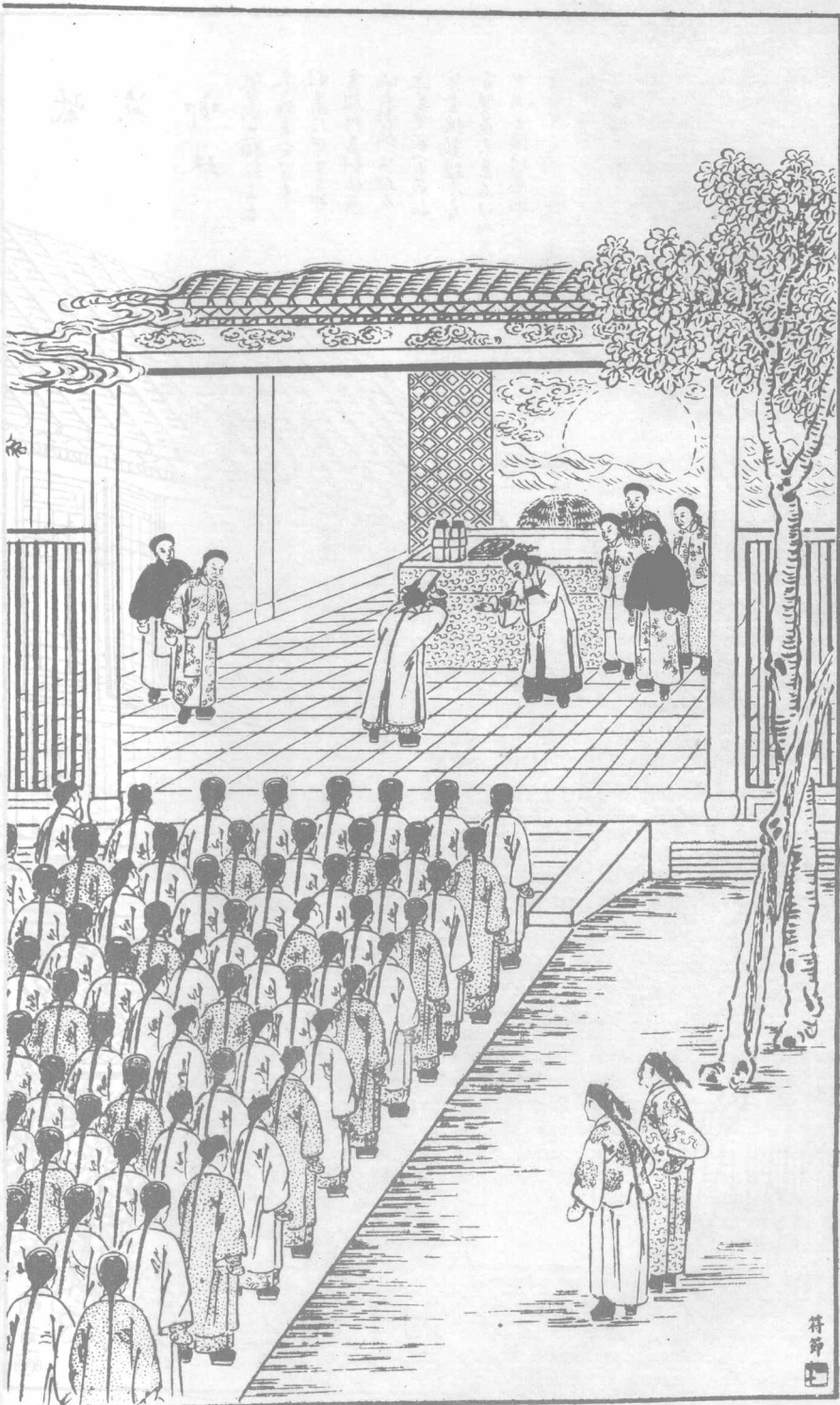
甲珍同拱歷什襲藏之而但

燕出入依然別無他異嘗不

知珠之所自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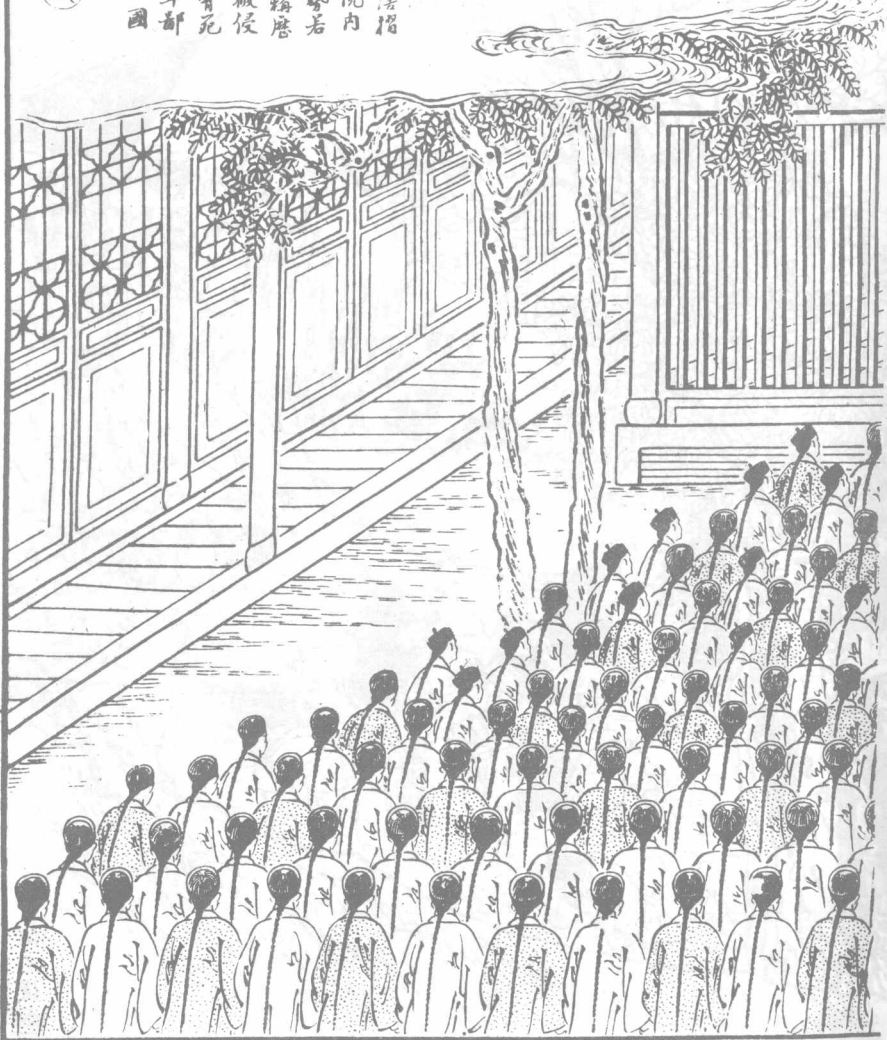
（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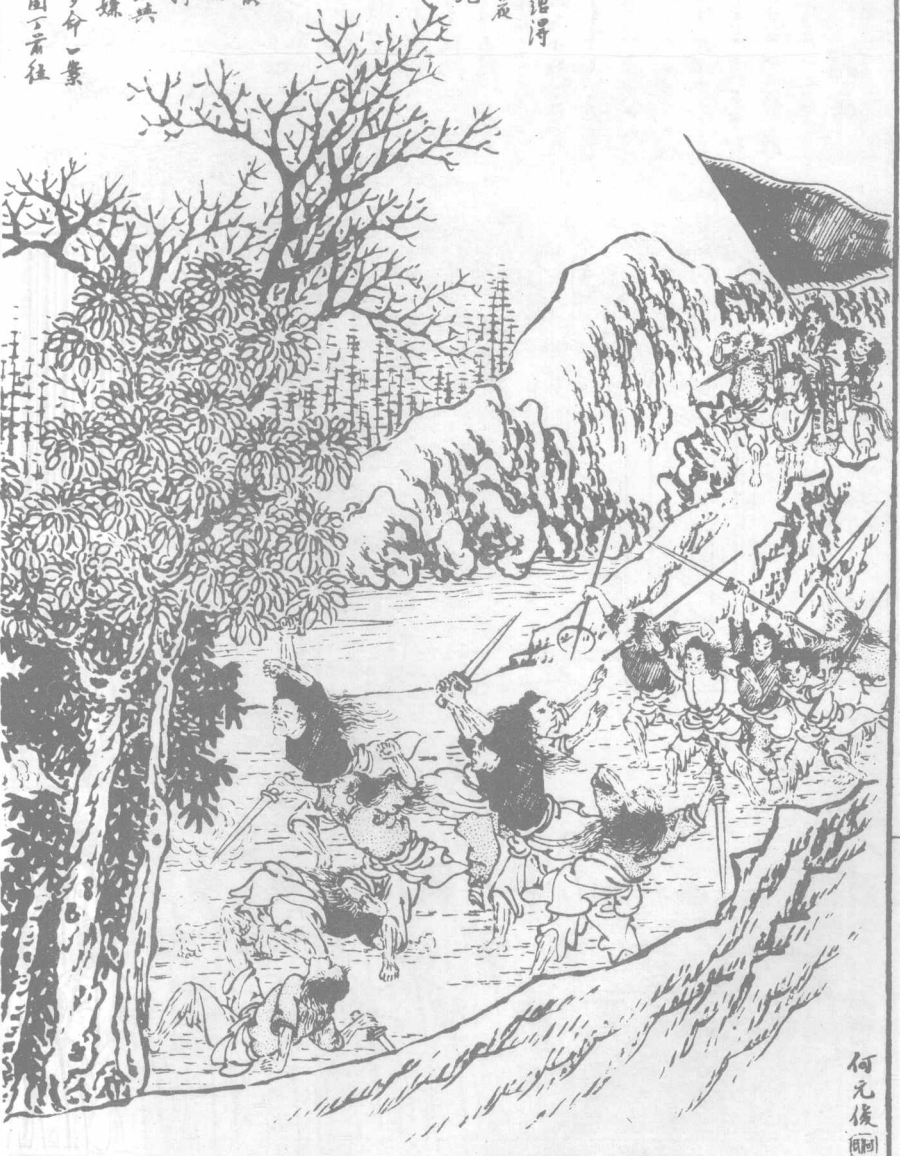
伏闕陳書

臺灣為南洋門戶自經
 李傅相與倭訂約先將金
 省拱手讓之金臺人士義憤填
 膺余願自備軍餉姓倭投鞭為
 國刺徐任秀其間有諸孝廉之在京
 會試者會同京官商民德就呈詞洋
 洋數千言赴都察院陳情繼而浙江
 廣東湖北奉天山東山西河南湖南廣
 西四川江西等十省及陝甘雲貴江蘇
 安徽直隸七省老孝廉聯名呈請代
 奏京口一詞皆謂此地萬不可讓已據
 都察院於四月初四日將先後所呈各情彙摺
 具奏未幾發抄是以初六初八兩日都察院內
 各省孝廉又聚至千餘名之多終上疏論勢若
 開堂族師京畿道前往評歷諸孝廉聲稱歷
 朝有事文死於諫武死於戰今我 國家被侵
 受辱至於此極而文不閉言死諫者武未見有死
 倭者三百年養士之恩所成金若固如是卑鄙
 無恥耶一唱百和院憲等皆莫可如何哉 國
 家士氣人心為此堅固彼倭虜其知之否



教 匪 拒 捕

四川秀山縣有姚復乾姚紹得父子世居插屏山嶺素習經辰教交結匪類每年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等日會集拜鏗上表有巫師毛老司者與之交好常至其家演習法術以符水飲人能令瘋癩笑舞狂醉神附體能避槍炮受其愚者終日登巖男女雜沓唱歌跳舞持械喊殺習以為常後因姚共謝明春田萬芳二人積有嫌隙率眾報復致有燒殺多命一案迨縣官會督帶領兵勇圍丁前往



兜拿姚等竟車瘋顛男婦多人
 執持刁械手凶足跳直撲下嶺被
 官兵拖放槍炮轟斃野匪數名姚
 等見法術不靈退回嶺上拒守官兵
 乃分路進逼槍斃匪毛老司等二
 十餘名焚其巢穴捉得姚等擒獲正
 法按此事已見前抄因歎奸狡惡人
 理無不敗錄之以為愚民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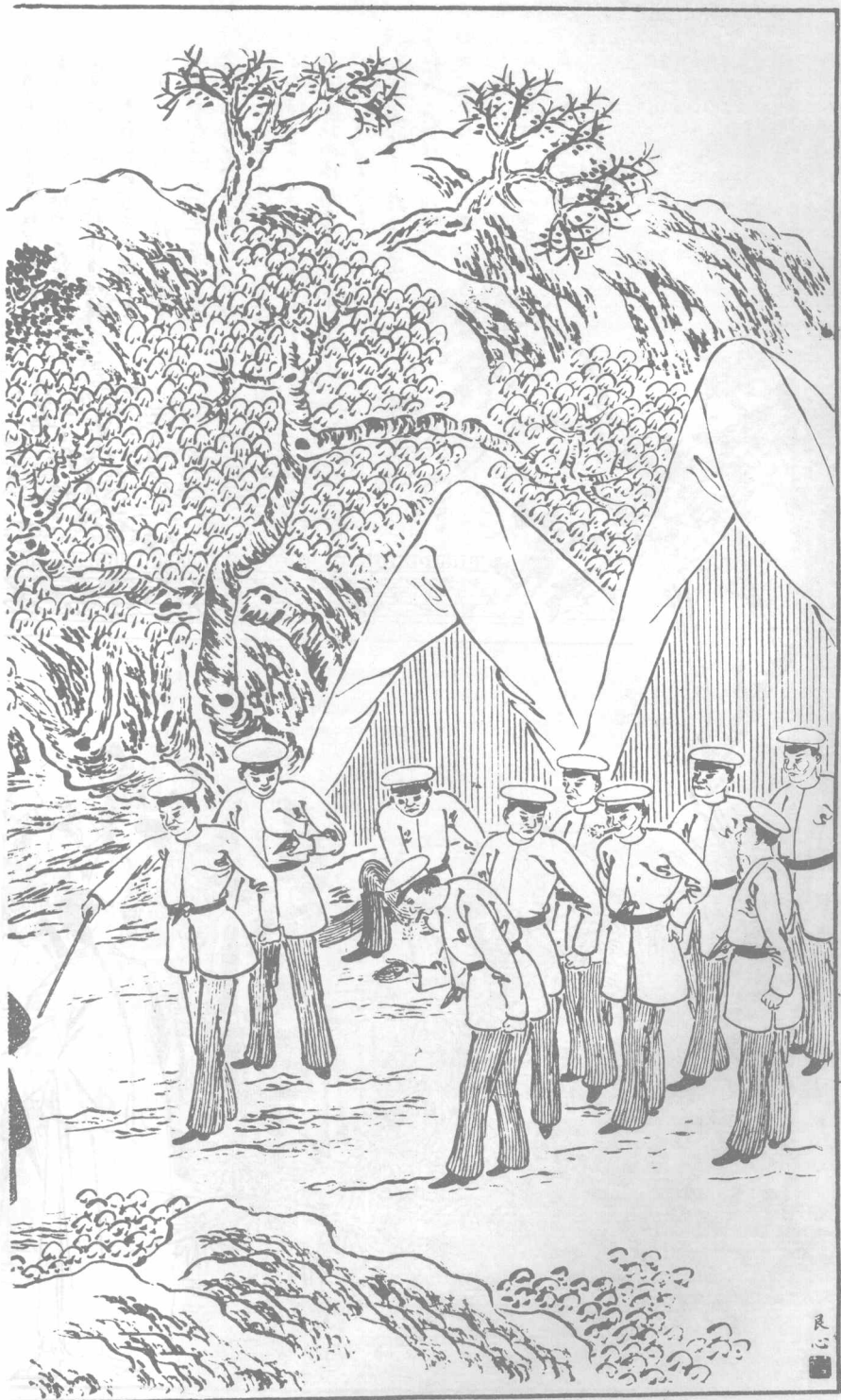


姓內堂供奉令差役早晚焚
 香膜拜焚化冥鏰兩壁懸挂
 紙帛恒無間隙一時街道哄傳
 遠近來觀莫無容足地潘子老
 生年已弱冠以父主鎮江飛函告
 知想須到堂質訊也官有知其事
 者謂潘實為潘德張盛漢所誣初潘與張
 為莫逆交前年中秋夜張虧空潘項銀數
 百兩賴潘借給由單抵銀了事嗣五年底
 新貢史鉅向潘商出潘仁壽奉錢期票
 一紙計洋七百五十元交入潘項內
 事得彌縫遂令縣主以票
 銀無着待張訊問張
 却過於潘說稱此案
 係潘磨年所欠致王
 大令有此一舉亦不可
 見人心之古若此

潘子老
 張盛漢



金桂



蓮

辦

罹殃

蓮之風威行於中國於無地
 不感推其禍播遠作之苦肉糜骨
 折於磨實著始克有此全蓮之瘦
 刺鎗者人心若莫不憐之憫之是以
 泰西士女有博物院中設蓮天足會繪
 圖演說勸戒華人莫得從此遂其天真
 不致備受折磨之慘也而執意倭子竟全
 無人心犯惟不加憐憫反從而凌虐之嗚呼
 此尚得以人類目之哉寄者自年壯未者謂該
 處自被倭子侵佔以來百姓遭難甚慘而最足
 令人髮指者則倭子每選民間婦女之蓮步娉
 娉者勒令解下深帶跪豆工作而將繡鞋懸於襟
 間以作雪茄煙袋一時雪膚玉骨不長於行類皆
 徘徊歧路甚有被倭子之鞭笞者雖俄人亦為
 之下淚無怪俄德法諸國皆為之仗義而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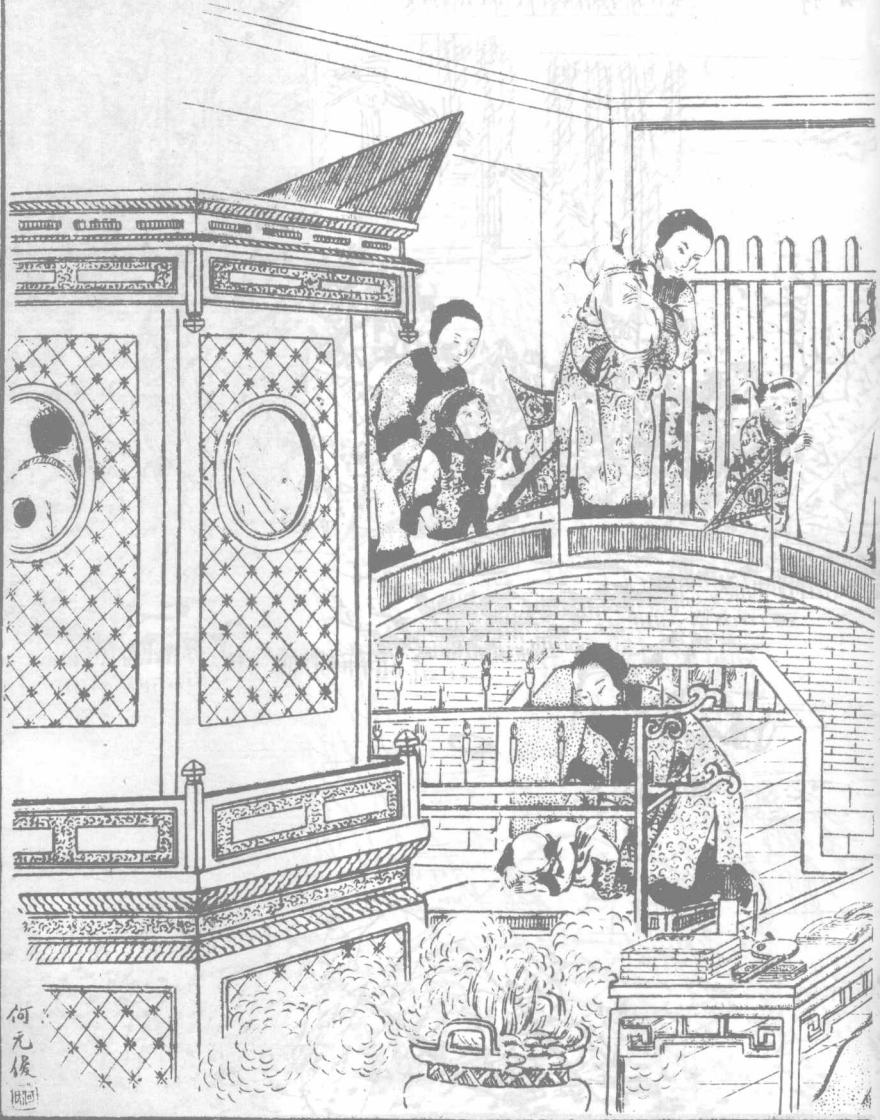


嬰孩過關

四月十八日俗傳為星主誕辰
 凡家有寶馨者必於是日
 抱至右廟焚香頂禮名曰
 過關先是羽衣翩翩之輩
 摩坐佛殿以竹竿製成關
 橋一座週圍插五色小旗
 上置關煞關通四字以鐵
 線絡之待日之方中關關
 弱質滿關名妹或乘魚軒
 或携鴉婢衣香髮影若抱
 小嬌至將關而至羽士始
 將鐵線放開俾襁褓者繞
 走一週以為此關已過從
 此關煞關通可以平安無
 事也嘗有身經此地者見



貝湖珠官香煙縷繞綺軒
 郎一顰一笑名率天真而
 婦女之保抱猶持元氣誠
 恬備至一若神靈赫濯真
 能保其掌珍者不察目笑
 存之夫聰明正直之謂神
 降殃降祥自有主宰豈禱
 祀所能求哉以益僧道歛
 錢之法巧至名目以愚婦
 孺也



何元俊

以身殉

高

紙鷂之製由來舊矣世
俗以兒童翹首仰放可
洩內熱故往往不加禁阻
不意竟有因此戕生者

金陵某姓之子年甫十
有三齡生性酷嗜嘔風

爹父母每嚴禁之兩年
莫之能改今歲初春積

得陰夕神成鏡千餘文
倩工製一大雁高五

尺餘備畫精緻逐日携
之四野迎風施放已非一日

某日又至城北太平門外甫
當離離翔翔之際忽遇大

風雁力極平昔數倍某姓
子力漸不支而不思割舍

遂被狂颶連人飄至某空
及至風平落於光武湖中

其家見子不歸四出尋覓次日方得

其子溺斃手仍穿握紙鷂遂雇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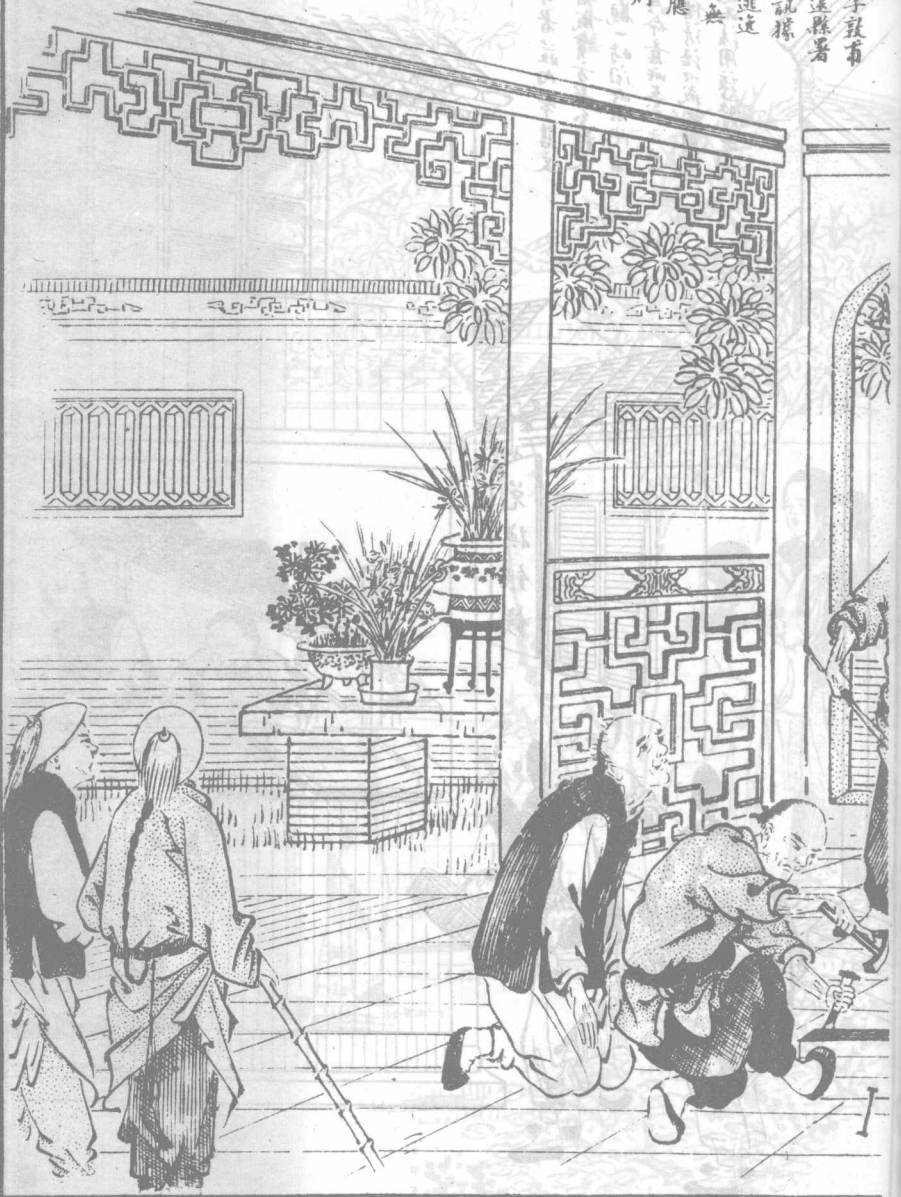
逃 婦 械 足

木匠李敦甫當波產也下屋裏
 西華里娶妻蕭氏年剛及信稱其
 李婆在鄰居婦備度日近日不知
 何故急喚回家其家婦年氏將
 蕭氏百般凌虐並用毒而大木一
 根徑開鑽成兩孔合於蕭氏足上
 更用鐵釘穿兩面釘住致蕭氏寸
 步難移呼痛之聲達於戶外歷
 三日猶未釋放鄰人奪抱不平
 報由捕房解經英公堂由案道
 利升庭提訊見蕭氏遍體鱗傷
 足帶巨木遂飭官媒驗視傷痕
 據稱所釘巨木甚繁雙足又腫
 週身有青腫痕係毛竹打傷首
 上首洋刀刻傷痕通刺刺述主
 傳去區令將巨木擊開証所釘



甚堅不毫不動通判以李致甫
 死刑在妻罪不容恕移送縣署
 以便重懲縣尊黃大令視獄
 李致甫供妻蕭氏時常逃遁
 故用木扣釘住其足似此無
 回惟有其官放妻子不應
 以此酷虐令具不再執刑
 切結從寬一併釋放

出解



豆腐莊

甯波江莊岸天

主營豆腐新設

錢莊為青錢數

萬其母往子未此國市

肆之常不足為怪所尋者莊內帶售豆

腐陳列櫃上但覺圓者成貫方若格格入

門一望真有循規蹈矩之觀一時聞所未聞者

皆欲見所未見而終不知其命意何至或云昔

有揮毫於上者其家人嘗借語以戒之曰得

錢無多應送豆腐上櫃之兩法用滾水之別

開其治深博斯

意者故諫之也

指一笑



倭兵奇裝

山東文登縣某孝廉嘗言去年冬倭
兵臨萊城時有別股賊兵三名
各持軍械闖至其家時孝
廉眷屬皆驚避不遑
倭兵云尔等不必驚慌
吾能飛而躍伏者不信
盍視吾乳言畢坦胸示之且
注求留匪孝廉以仇我扶類
鹿之使去蓋倭自與兵構怨以
來國中男子半多洋盜故倭主
迫令婦人改裝當兵臨陣恃恨我
軍誌然不悟以致望風而靡耳嗚
呼失機不戰伊誰之責歟

丙午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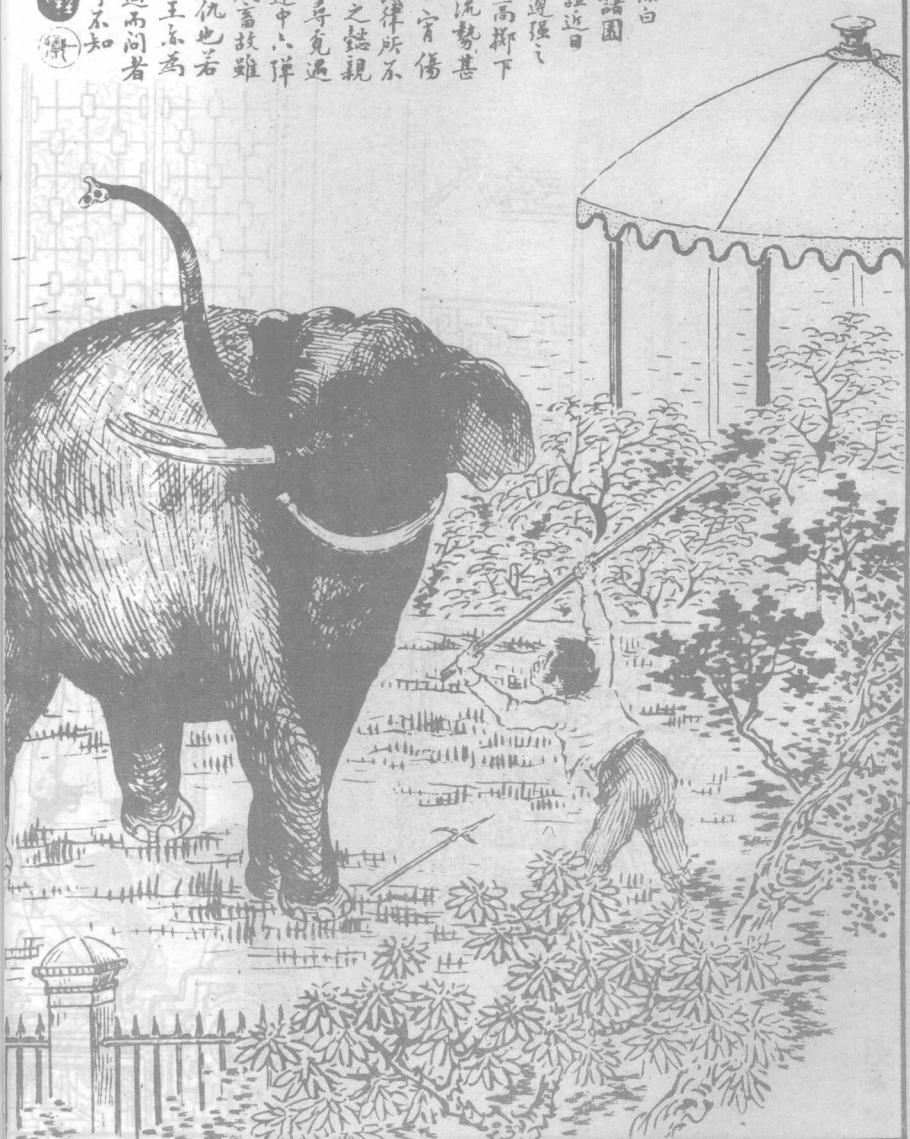
索門生帖

天津直報云軍機大臣孫
 某山大司馬府第至順治門
 外繩匠胡同四月二十二三日等
 日有山東湖南兩省京官及
 新舊各科門生多人因中日
 鈞款諸多不便特詣大司馬
 第請見以為老師既掌樞密
 任極人臣當致主憂且辱主
 辱臣死之秋此種鈞款何以
 不能極諫阻止若使門生輩
 到者所地步必然可以死相爭
 大司馬婉為開導不意大司
 諸門生之意主刻索還門
 生帖不願再到門牆大司
 馬無可如何答以執筆者



象怒殺人

柔佛國前得一灰袍象係白
蠟蘇丹所贈國王命夫役餉諸園
園善為養養久之野性漸馴詎近日
夫役驅象入園象忽抗不肯遵強
再三象怒以鼻撲起空中遂高擲下
且以牙刺入夫役之目睛出血流勢甚
度乃送入醫院調治僅逾一月傷
重而亡象似知傷斃人命為法律所不
容也者破園遁出竄入內山王之謁親
名加主者善獵隨用洋槍入山尋覓過
諸山麓之賽馬場短槍擊之連中六彈
方始倒地斃命蓋柔佛貴人賤畜故雖
夫役之微亦必有親王為之復仇也若
如暹羅國人奉象如祖甚至國王亦為
象持服吾恐象雖殺人誰敢過而問者
國俗之不同如此采風者不可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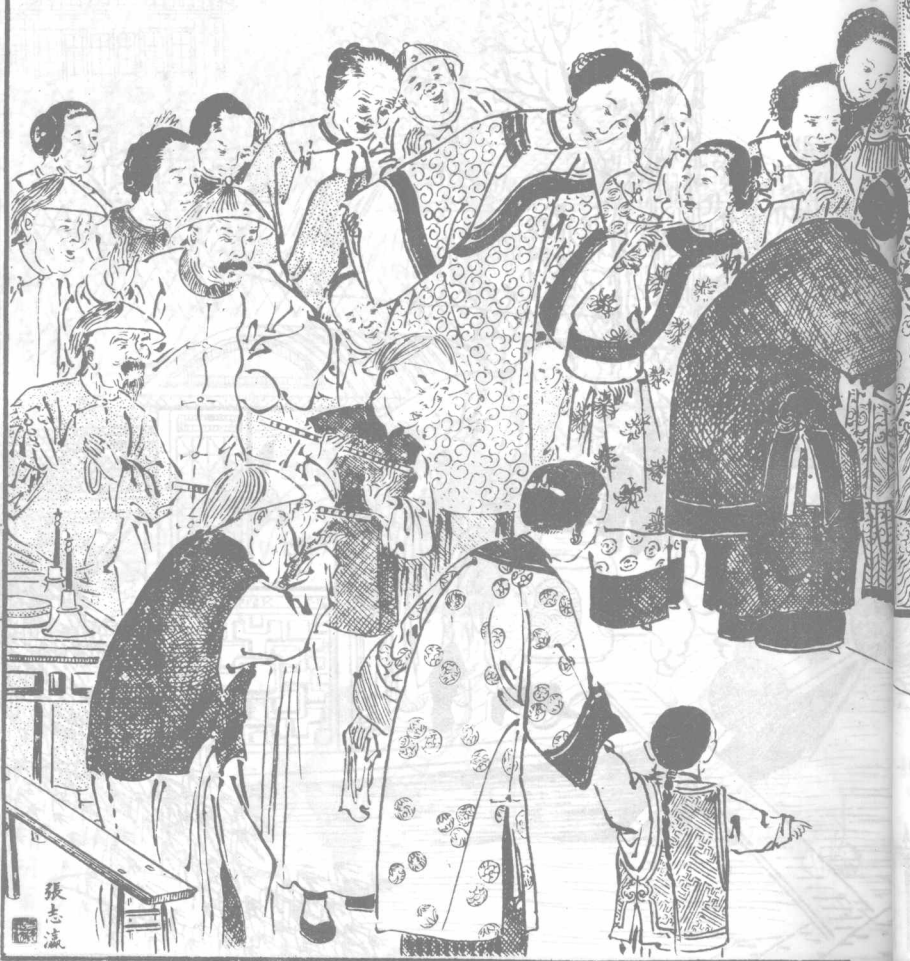
樂





化吉為山

海門林史年近知命寫信雙斷能寧
 猶空屏一鰥居頗以伯道為慮親友知
 其意德惠膠膠業由冰人說合將定陳
 氏女為繼室林探知女年纔笄信貌美
 足職不覺眉飛色舞樂不可支近以中
 饋不可久虛選擇吉期俾早遂倡隨之
 樂迨彩輿一至夜燭雙輝老夫少婦並
 肩而立饋相高聲贊禮甫行交拜詎林
 竟前前不起眾亟趨視則已聲息歸然
 急用穿茸灌救亦不見效蓋魂靈先早
 已飛上極樂世界矣於是賀客變為弔
 客合室喧嚷莫知所措最可憐者青年
 潤秀作歌燕爾遠慨寓離此後光陰不
 知若何處置也嗚呼紅顏薄命自古已
 然為問月老得毋錯配此一段姻緣耶



女 公 子

女公子不知何許人詔
年玉貌聚若神仙日

前息易巾幗而為鬚眉

沈扇輕衫烏靴索雁坐

大梳官舫行至金山縣房

張塘鎮帶有長隨二名傭婦一

人起居服物卓然大家固嗣

濁世佳公子也後因公子出艙

眺望偶不留神脫

落一靴露出蓮鈎

瘦不盈握以致觀

者大詳振由勇

拘送至局稟經

某委員升座訊

究公子而不改

色席地盤膝

而坐問其姓氏

不答但求楮墨就地直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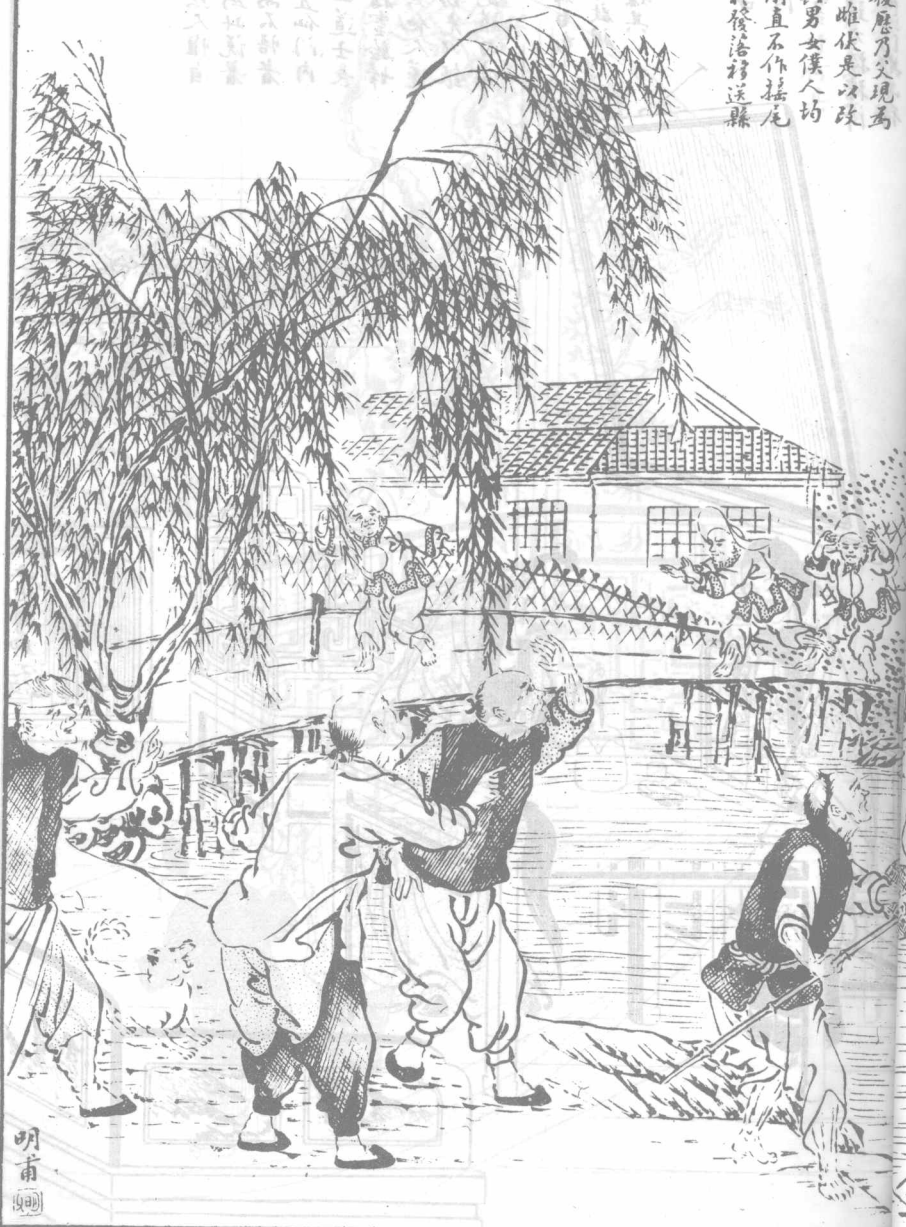


頃刻千餘言自叙復歷乃父現為
金陵顯宦伊因不甘雌伏是以改
裝出遊別無他意其男女僕人均
係途中自在語頗剛直不作搖尾
乞憐之態妻員難於發落移送縣
署未知縣尊如何
核辦也跡其所
為誠令母之奇
女子也惜世人
少見多怪致
有此風波耳

一
○

此曲其言五言古詩一或士
夫年賦者為秋實武五吟
詞其共賦言引其湖山不計
卷其會之二古詩上張北對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新
雜
文



種銀受

騙

銀可種乎不可種也然人惟自
 惑於貪之一念於是為此說者
 得售其欺有濟其術而不悟者
 矣羊城某氏婦家居五仙門內
 九曲巷嘗五門前見一道士長
 袍潤袖手搖卦筒自稱靈驗婦
 呼入問卦道士見室無他人遂
 惑以種銀之說婦心動先以銀
 一員試之道士納諸瓦罐內喃
 喃作咒畢置於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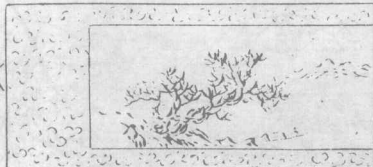
神座側跪而祝之戒婦勿動
 約俟次日作法後方可啟視
 試之得銀三員道士嫌其
 利微請再試之仍為
 前法蓋以符錄盟日

啟雖得銀九員道士曰
 財氣雖不旺然以一得

二尚為便宜倘投以多

金富可漸致也婦喜竭力拚播得

銀百餘兩道士又如前法約期而行



一去香蓮蓮以黃鶴塔疑而視
 之紫米提已峰鳥有不覺大
 懶尋以積憂成病而亡吁其
 愚也



李怪

草木之妖類能為厲，況
 未有此天津李怪之甚。
 者，聞該家某姓富甲天下，建有大庭
 園一所，其中有李樹一株，大可數圍，
 高逾百尺，數百年物也。去秋忽有一
 叟，縹袍紗帽，鬚髮蒼然，高立樹
 巔，臨風望月，家奴不知其為神也。
 拾石擲之，神怒，日夜作祟，或以疾
 病相侵，或則衣物自碎，擾擾紛紛。
 迨無靈醫，主人患之，焚香頂禮，
 曾不稍戢，乃逃僧道，誦解并延法師驅除，
 証此怪神通廣大，勢詭薰天，終不畏懼，且
 自此更添一怪，猴形人體，常立樹上，時
 隱時見，恐高擲石見者，神搖雖眾目叢觀，
 亦不稍却，一若相助為虐也。若而某姓家
 資因此折耗，已不堪俚指，計何物妖魔猖
 狂，若此安得伏魔去帝，早為國家除
 此巨孽也。



頭 上 生 頭

英界長發棧令

春宮有某氏婦口

孫山左首之曾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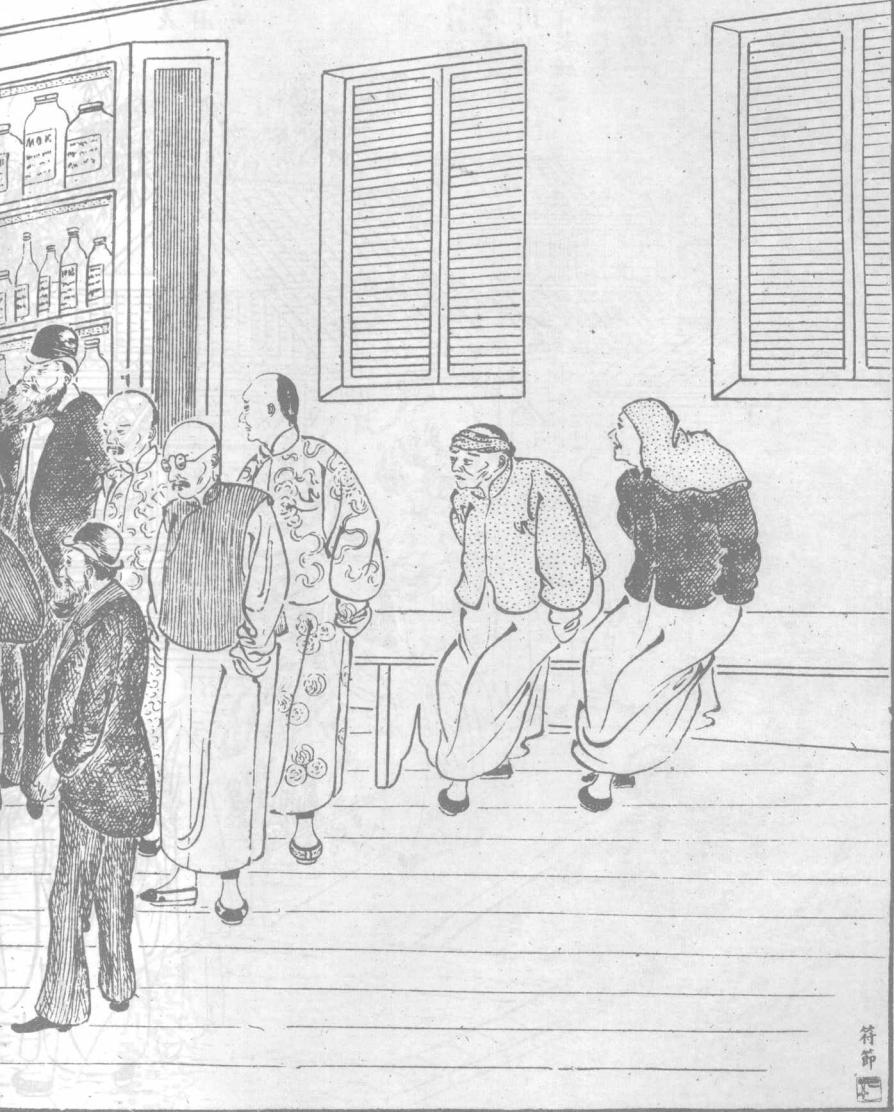
一孩頗具異相人

初不之知也日之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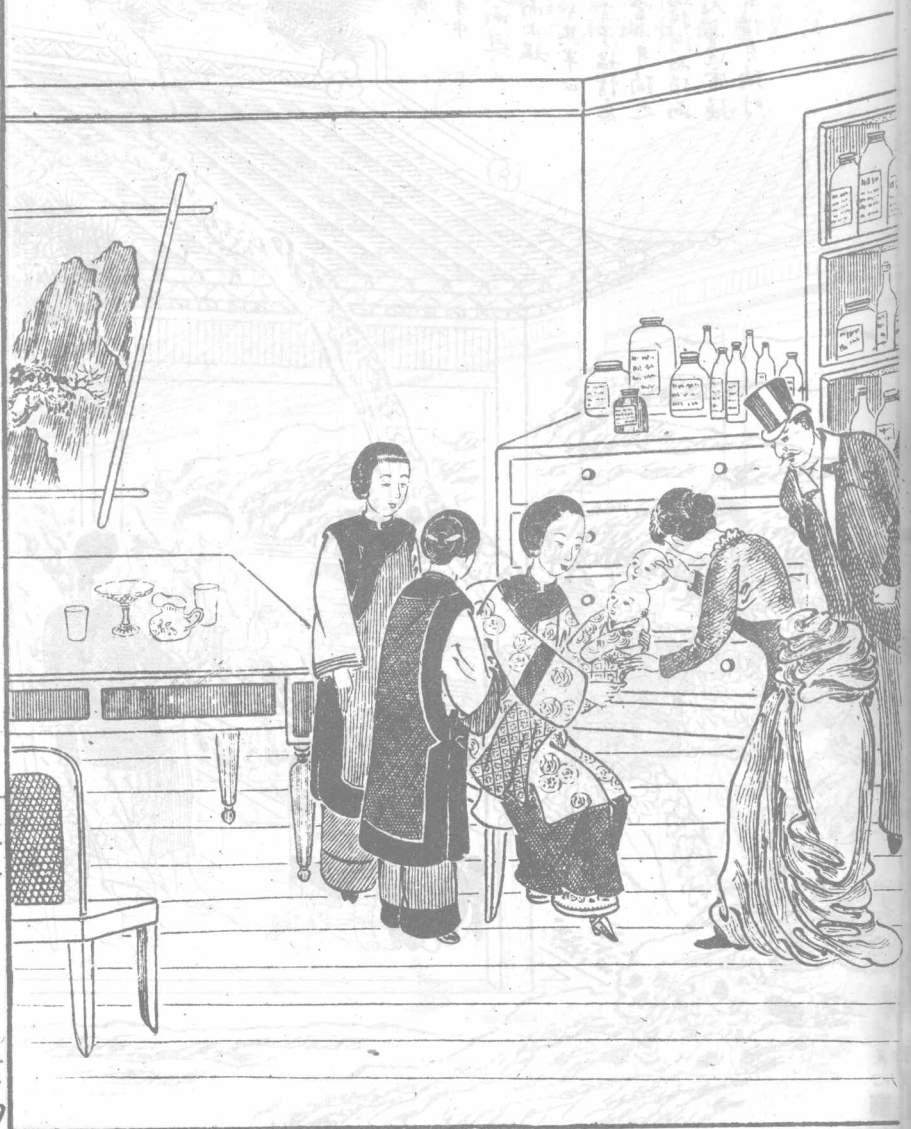
美界同仁醫院之西

醫生擅扁盧術能視

奇疾逆藥肩輿抱孩



往診先由女醫驗視見
 該孩五舌異惟首上
 有首二首層叠若葫蘆
 然上一首雖不能吮乳而
 耳目鼻無異常兒差告
 知院主文醫士邀集主院
 中西諸名醫到院商議
 婦請將孩之上首用刀割去
 諸醫以孩生甫彌月氣力過
 的一經奏刀恐不免有性命
 之慮請俟稍長始可設法割
 治婦無奈快而回按前者
 跪上米一兩頭孩係前後背
 生兩面皆能飲食一時傳為
 異事今乃頭上加頭斯真可
 謂出人頭地矣



視錢如命

鄧縣東鄉某甲之前

因需用情鄰媪持衣赴質權濟

燈眉鄰媪質得青蚨四百異心手中

色裏忽以兩峰行至中途值天雨避

於涼亭有二販夫相隨亦至迨而止媪

先起行忌取其包而販拾之各分其半心

快幸聞媪回尋覓而販斯不肯予媪情急

涕泣叩頭謂若不還與顏見人當以身殉之

耳而販不為稍動媪不得已遂投河而頭而

販亦不敢挾資還去至夜分二人急遣富強

持錢贖媪于涼亭中已亡之數不惜身殉吁

可哀也已

陽春



相士賈福

朱子譽著自稱係唐朱子衡之流也足跡半天下或稱江西人或言楚北籍據據所至不憚大書特書以愚天下希榮慕執之徒矣則古上生後無他諱巧耳若莽曾主滬上高張乾懺者鼓終修設休咎計亦可以糊口不知何以不自推算忽赴京都自取咎戾致有奉旨查拿押解回籍之事或謂朱主京師前門外琉璃廠來北園廟帝廟內藉其徽衛交結內侍曾赴內廷講說子平得銀五十兩過李括括司官會獲解交刑部訊明僅予驅逐奉奉不足異所異者該相士既具神術何不能趨吉避凶從違皆準耶或曰是所謂工於謀人而拙於謀己也善



海外扶餘

臺灣自入版圖經營締造二百餘年
今被倭人與瑞索割全臺人士
義憤填膺屢次叩闕求予克割



何元俊

未蒙允准於是羣情迫切思自奮發公議
自主為民主之國以臺撫唐葆帥智略過
人民心愛戴爰循西例推為總統尊之曰
伯理璽天德主持一切軍國政事公同刊刻
印信文曰臺灣民主國總統之印換用國旗
藍地黃虎於五月初二日由紳士率眾送至撫
署葆帥見眾情難拂權行收受其電奏

中朝云臺灣士民我不臣

侯願為良國永戴 聖清則

其奉正朔而作屏藩其維繫

之切已不可沒矣今

雖時事多變成敗

利鈍尚難逆料而臺

地伸民食七踐土忠君愛國

亦足以伸士氣而壯國威至

葆帥處此危尚佈置艱難

共對淵亭軍門雍容坐鎮

屹若長城迥非甘心媚敵儻

首事仇者所可同日語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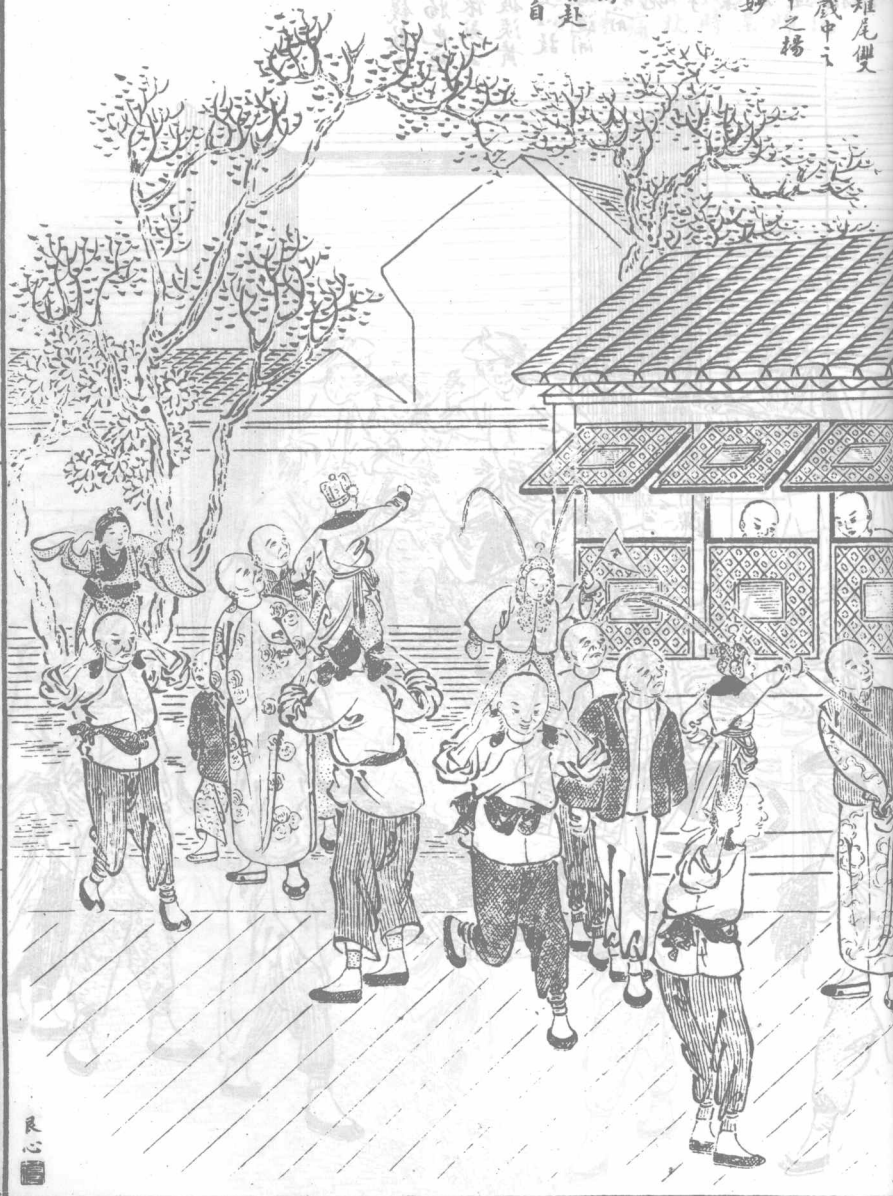
站 却 肩 疾

迎神賽會
 嘗有幼童
 於作罷祀
 站主人肩
 游行市上
 大都係食
 力之家或酬
 神願或助豪情
 江浙皆有之惟賽會之外
 無聞焉乃武漢風俗每屆
 端陽佳節各將小婦並壯
 來一新得於塗脂搗如玉樹



或戴紗帽着綢袍或雉尾雙
 起戎裝嚴肅或效京戲中
 楊四郎或作水滸傳中之楊
 雄石秀等態極妍惟妙
 惟肖各壯夫肩荷而
 行其有筋力強固者
 直立如山屹然不動其
 次亦必高踞雙肩顧盼
 自得自徧遊座市者有赴
 親戚家者名曰站肩消自
 此可見一夏疾風雖世
 家巨族與不奉行是
 豈積習之難返乎抑
 指權親賄乎蓋父母
 之望子也唯疾是憂
 而少時為尤甚可
 以免子之疾者雖冒
 不韙而不辭不然該
 家不乏通人何竟奉
 國若狂也

赤
 誠



錢神守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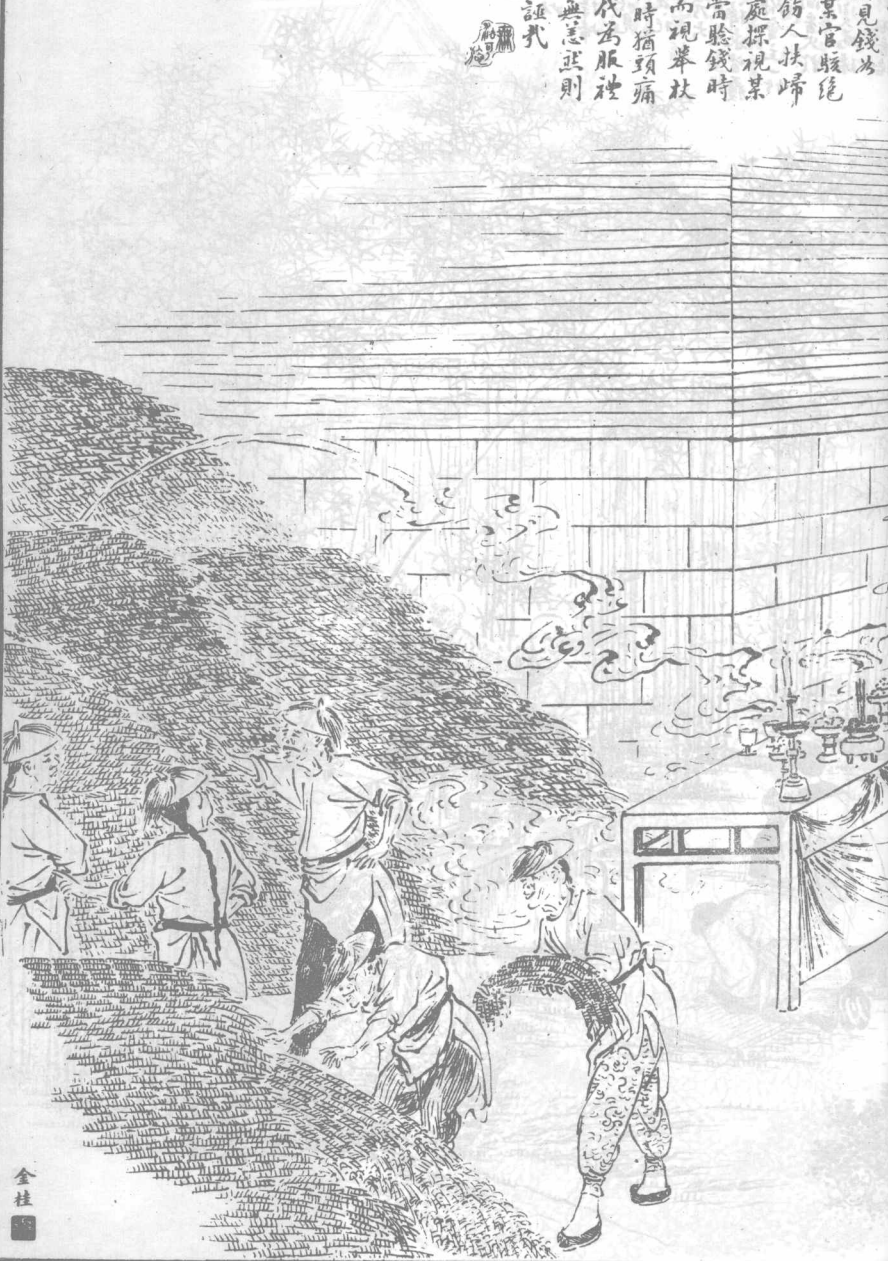
內務府東庫向儲制錢數十萬串皆雍正乾隆時物也歷年既久竟為神所憑依或云見有老人鬚眉垂白披淡黃袍手持竹杖跌坐錢上以故此項制錢不敢動用每逢開庫收放銀錢時必於其前燃供香燭庫官行一跪三叩禮庶僅沿為故事本年四月下濬庫官某履新之始斥其妄堅不允行迨庫丁將錢搬運見繩索日久霉爛錢猶費串且臭手可熱庫丁



官方欲取視潛見錢為
 蛇行盤旋不已某官駭絕
 仆地當經同寅飭人扶歸
 并將錢仍置原處探視某
 官方已甦醒云嘗驗錢時
 見一老人怒目而視舉杖
 痛擊因而暈仆時猶頭痛
 如裂乃倩同寅代為服神
 竭誠禱祀果獲無恙則
 錢神之說豈虛誣哉



入官亦當取視之外
 則其神固已甚矣
 去歲某縣外圍
 其狀甚奇其狀
 其狀甚奇其狀



竹妖

黃岡之地古稱多竹
雖六朝盛饒而年

然成林依然茂茂

去歲業姓竹園

忽傳竹中有神能

治異疾初因某姓家

人有疾需用竹如使

人入園磨刮有經動

手瞥見一古衣冠更

探懷出竹其甚之曰以

此治法王法當主愈持婦

試之果占勿藥乃述所見

咸信其神遂以香花祀

謝之而竹中之神名乃大

著村童郭雙偶有禱求皆覆

奇效如事者遂為附會主一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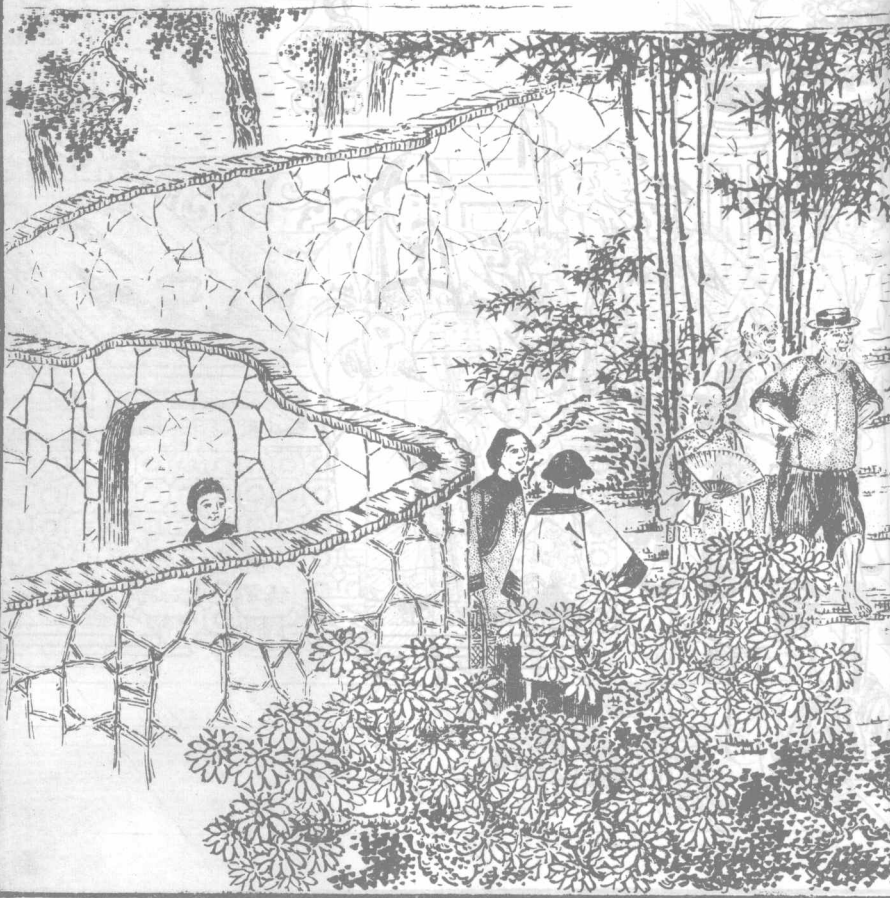
夫人之位享受人間香火

是淺草平林之側復為珠

宮蘭若之場疑有影衣香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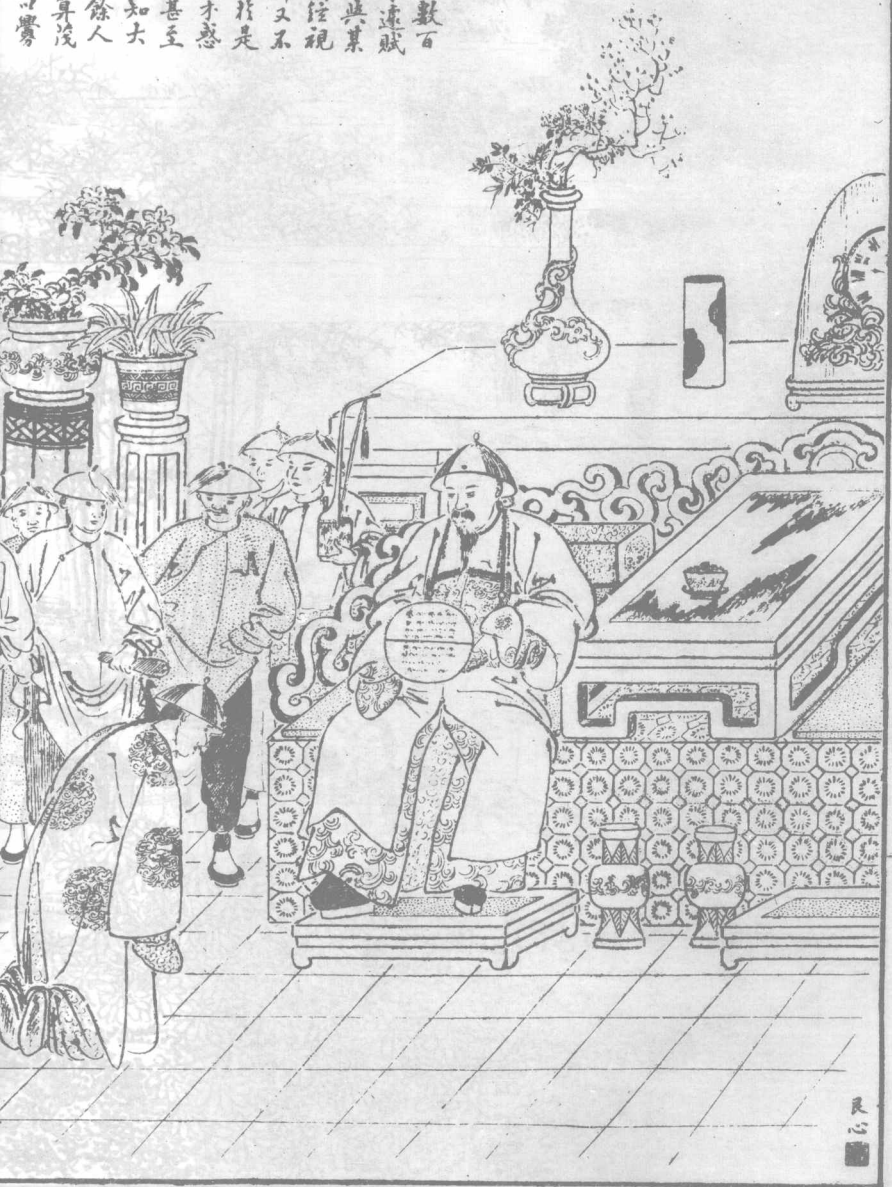


得此繼當其深、膜拜叩
 禱响、時一若普翠最
 中真有神明直上為人驅
 疾降福也者自此業姓者
 皆所入日以計其家道致
 小康矣豈修竹省靈故
 顯神通以酬主人培植
 之恩歟要亦不過故物
 為案耳然以輕諸
 前報此記李怪一
 則迥乎不同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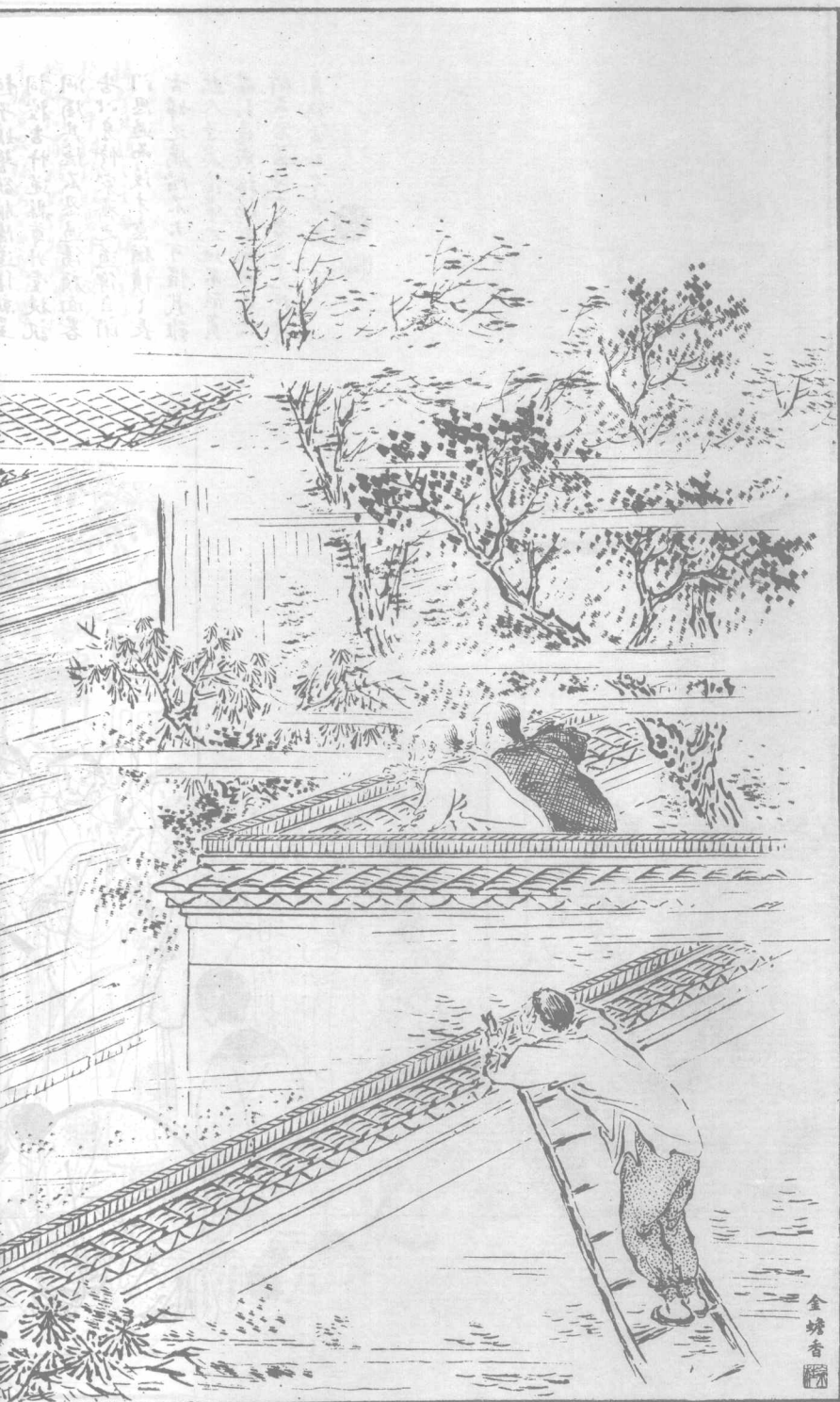
常倫起釁

蘇城某茂才家權良田數百畝生一子已娶媳而茂才連賦悼亡嗣以疎沈窮寧海與某藩婦結露水債的為法注視子婦若眼中釘子若婦又不能曲體親心仰承眉睫於是詬誶之聲時達戶外茂才惑於牀第之言時為左袒甚至林擊其媳之父母族間知大抱不平糾約壯男子十餘人與阡陌眾被毀什物無算茂才痛定思痛為定惡黨以釁



起子堪華欲驅陰遂屠就王
 詞控吉竹逆縣尊升堂提訊
 洞燭其隱不忍過傷顏面畧
 告以身修家齊之道俾自閉
 門思過而茂才意猶憤長
 古婦之腐階不大可懼我雖
 然人子處倫常之地不能負
 罪引憾感格隱微亦為正論
 所不容若茂才者蓋先於修
 身齊家加之意哉





卓偶顯靈

尚偶送瑣寶華古人拘葬之意而不足值藏者一笑未聞有出而為厲者乃觀津門梁氏之事可異已前年梁氏營造墓田極奢侈宇建房舍亦宏壯事過境遠人不為意是村有富戶某姓每當秋穫積粟盈倉往之虧短歷年皆然莫知其故異而察之殊無盜踪疑其僕所為謂責之僕舍完莫白欲言其跡至夜潛伺之瞥見二巨人頭去如金身高丈餘金鎧輝煌手持畫戟踰垣而過直至倉廩門自啟鞠躬入俯拾麥飽飯而去月光之下未踪去跡歷曆分明僕遙尾之入梁氏殯宮而沒心知其為祟也次早白諸主人集眾往搜見有送葬尚靈方術方相二草偶酷似夜間所見破其腹得救麥數十斛火之怪遂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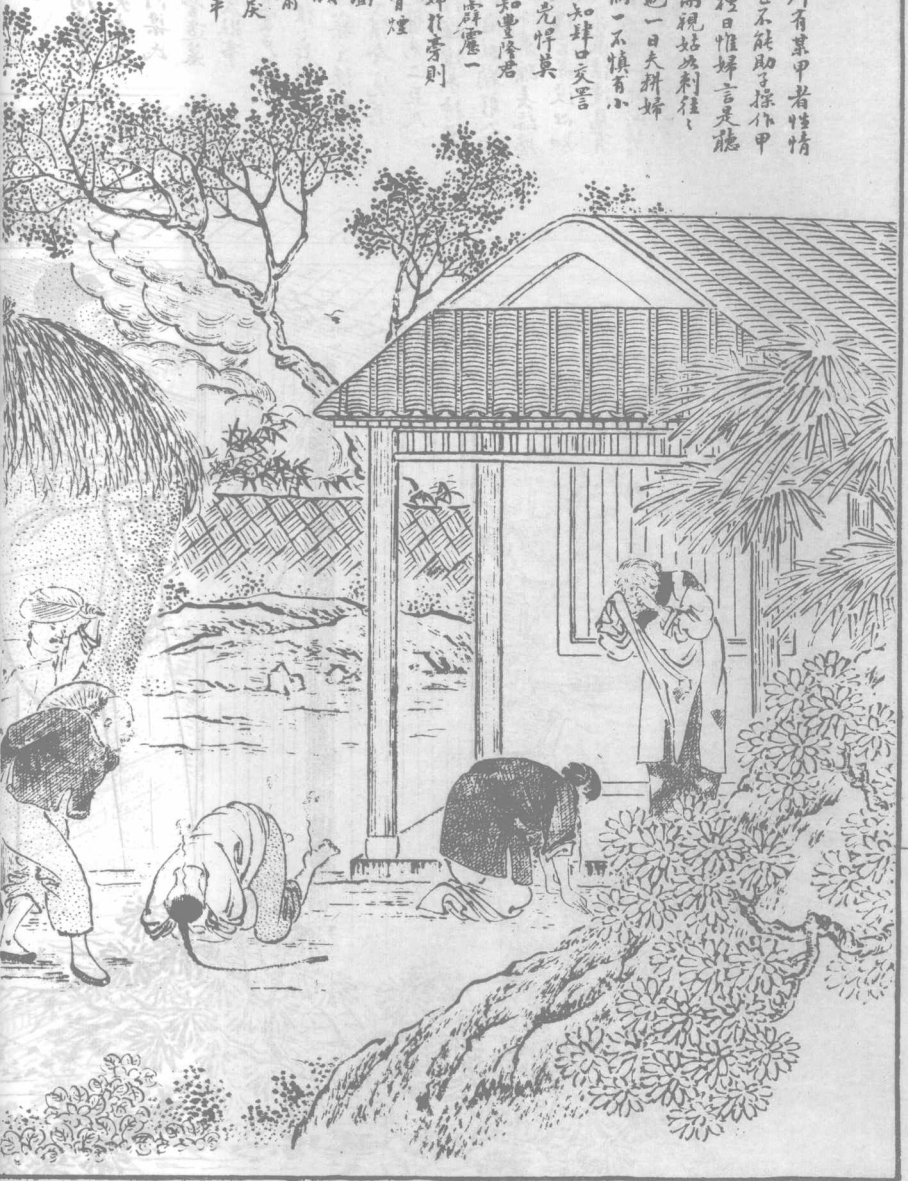
喜異狀

世



天誅逆子

距金陵城數十里東莊鄉有某甲者性情
 悖謬家有老母龍鍾甚不能助子操作甲
 惡其徒托故棄事之不禮日惟婦言是聽
 婦則蓬頭澗足頗耐服勞而視姑如刺往
 助甲為虐姑老弱無為何也一日夫耕婦
 值正午間姬看守門戶偶一不慎有小
 竊攫其茶盃而去子婦查知肆口交言
 繼竟將姬推仆鄰人畏其兇悍莫
 敢其間方謂天道無知而不知豐隆君
 業已查悉安時大發雷霆震辟屋一
 聲已徑甲於階下而跪其婦於旁則
 見甲腦後足跟各一小孔者煙
 燼之有硫磺氣兩日突出面
 焦及兇婦則逾時始醒四顧
 見姬皆暗隅即前伏請其前
 叩頭以謝自陳鍾、羅辰
 願從此革面洗心姬滿於平
 昔之威猶覓倉皇無措
 反問甲胡為乎泥中
 甲曰死則又呼兇者
 再嚶一吸注觀者
 膚集為之慘甚蓋



母之愛子以此而子之逆
母如彼宜為天所不容
也嗚呼決甲者
真死者餘

辛亥



靈姑術破

漢鎮某姬自言室姑附體為人開
 已問卜精博資財一日橫堤某氏
 婦因葉姑久出選姬祈問姬坐甫
 定即閉腹中嘶之有聲人皆驚異
 旋即愕然作色云尔夫客邸別有
 所歎但予我者資千十為尔作法
 問其情好庶得回心婦皇婦慈其
 言以家貧求減誠尚未安夫先某
 甲適自外歸知其事笑婦受惡
 揮姬令去姬不服以咒詛要之
 甲乃命妾婦二人搜其身時
 得叫子二木偶人一蓋先
 時之嘶之者即叫子也旁
 人頓悟其奸姬亦自知以
 露沾抱頭風威而去必之好
 為關卜問卜者其知之

研香歸字

敲牕瘦入詩



密訪桃源

前此洋場之緝德捕華生禁運
娼妓雷厲風行一時鴉皆斃羽施
盡縮頭熟閉之場茲變而為清涼
之果而一種村娃賣俏香葉暗菜
者仍不免陽奉陰違華生聞知密
喚某巡捕授以計令依言而行巡
捕乃輕衫圓扇於作書室至某私
寓門首徘徊不去果見一婦視妝
華服芙蓉承迎低聲邀入巡捕
欣然從之婦殷勤獻茗數言未
畢便欲攜手促登陽臺巡捕從
容解衣漸露腕袖婦去驚求
方便不許被拘判罰始獲
釋婦德捕辦事認真不
於此見其一斑也



不納倭款

臺民不幸同家覆載之中不能
 為 聖朝之赤子至以版圖戶口
 隸歸倭猶入不幸而擇一總統
 宏謨遠畧不能保守嚴疆反以
 雄兵利器助敵自攻乘間出此未
 手無米致有基隆臺北之失已矣
 我天實為之民復何望乎
 惟劉湖亭軍門一人而已耳
 埠各商家接濟臺信言軍門鎮
 守臺南軍容嚴肅望而知為不制
 之師倭人屢欲進犯亦憚其餘威
 不敢發卒乃遠懷下健兒齋一室



函投入劉軍兵士率見軍門
 則函中有願納款百萬請將
 臺南讓出之語軍門令執其使
 而呵之曰爾國以我為可賣耶我
 受朝廷厚恩家臺民推戴願
 滅狂虜不敢有違初志今尔主
 憤以賣國罪榮教人尔受指使
 罪亦難逃王命推出斬之未幾獻
 首階下臺民間之額手慶曰劉軍
 門真屹若長城矣各僑無日揮主
 不若不送臺北天險何至糜
 爛至此也



西
士規釋

釋氏以清淨為歸誠為宗

無父無君不事生業惟持梵

官員守為藏身之固而耕

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千百年來

流毒天下固有能淨而難起

如所謂人其人夫其居持心論

心則邪教者乎嗚呼吾不信而見之矣

英國教士手扶摩太君博學能文著名泥上日前



因帆是女作大白之游返持角江下欄柱教子圖斐
 迪君展服則借往延慶寺贖禮通方丈和尚他
 適由副方丈迎入禪堂名譚良文和尚高談雄辨
 詞。甚自誇教者謂身教各比此誠守佛戒是以
 居蒙 聖清尊崇幸君聞而生鄙善以教之興衰
 隨乎國運合

大舍多變

貴教難羅

夫持不若

去究既實

離非

師正

使等

共發

道居也和尚

聞言以展鐘磬鼓而致

頑石之點頭幸君等遂

興解而出噫

同一教也而

以教規教

獨出謹論

李君誠知人

一等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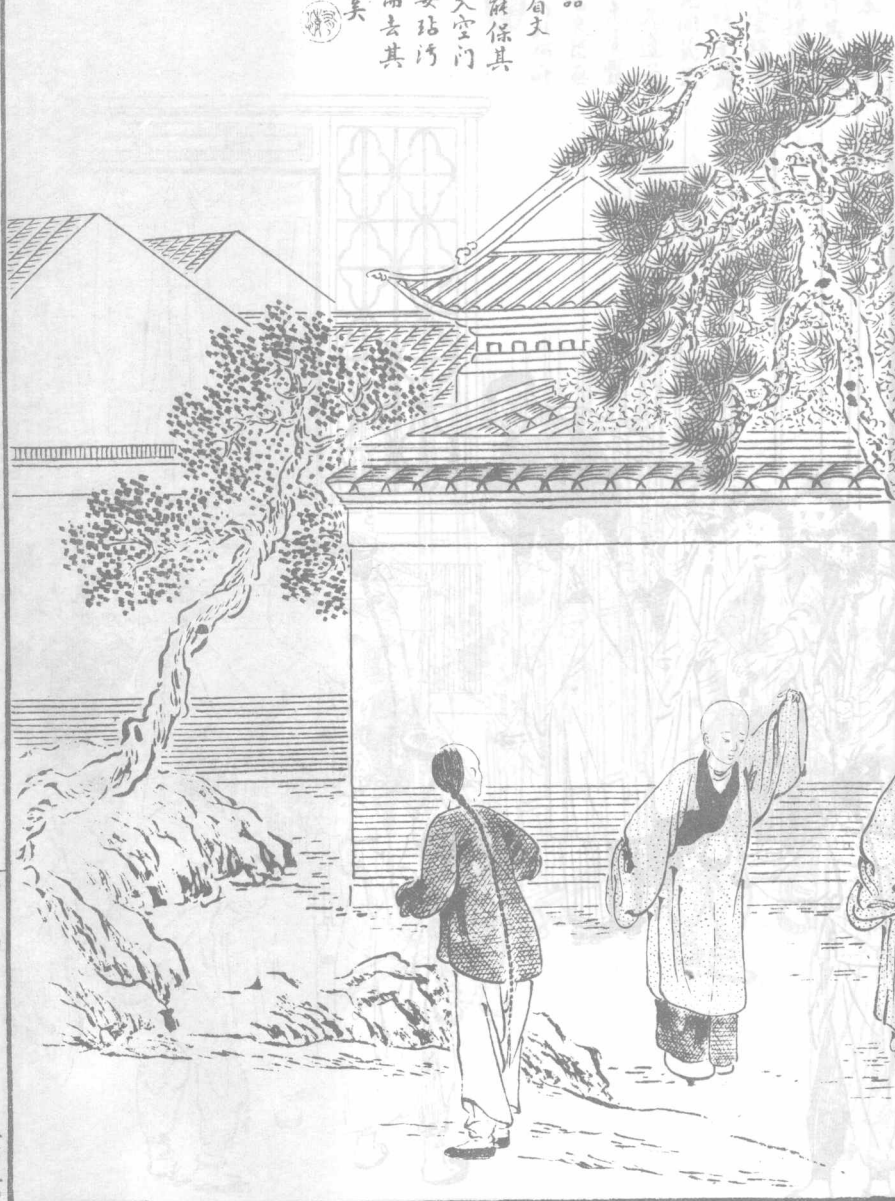


非母尋妻

抗城皮市巷趙甲夫
 婦生有一子年已逾
 冠已於去春為之納
 婦姑某氏兇悍異常
 待媳甚虐媳以母
 族之人無可伸訴
 吞穀飲泣已死一
 日姑欺其柔弱凌逼
 益甚媳怨憤之餘自嗟薄
 命遂取并州快剪削去八千
 根煩惱絲遁入比鄰某尼
 庵長齋禮佛姑亦置之
 不問其子無力挽回時往
 庵中勸慰又為其母所
 責不准重其見面其



子痛妻無罪見逐意
 良不忍乃於前晚乘
 間啟後門擬由庵側
 廢園踰牆而入適
 某已在牆外遠夫
 見其形狀慌張疑為
 穿窬報知老尼老尼大
 驚急平道姑佛婆四圍
 捕捕遂將甲子獲住詰
 知夫意老尼責其鬚眉夫
 夫上不能悟其親下不能保其
 婦以致青年弱質適入空門
 尚不知愧敢以痴男蠢女玷污
 清淨之區那中抱慚而去其
 事可笑而其心亦可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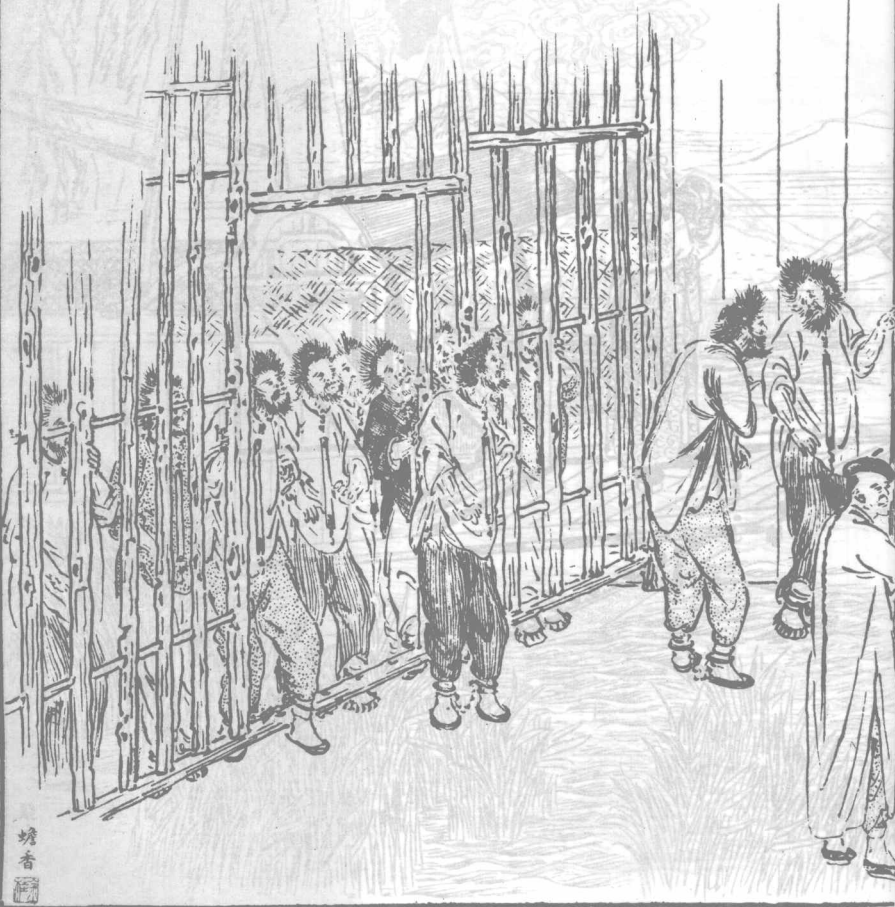
監 犯 娶 親

大夫並而願為有室女
子步而願為有家情理
之常無足異也未聞有
身羈犴獄樂賦鴛鴦以
此因縲紲之區為花燭
圓圓之地者有之自徐
州宿遷縣高某始高某
不知所犯何事拘繫獄
中已歷年所近以年已
不惑積有盈餘頓思嫁
况之堪惡願訂鴛盟以
偕共矣請有力者稟商
縣尊縣尊念不孝有三
無後為大該犯雖獲罪



庚不應遠斷嗣優運本
 王道不外人情之意計其並監
 成禮高未論大喜忘倩媒始以
 生履古說合某姓女為室擇吉
 四月初旬行合禮一時笙簫
 連奏儂相歡迎喜慶延闈莫不
 知人世有困圍之苦而凡達首
 垢面相對款款者結不免生艱
 羨次心羨里彈琴聲聲若史隱無
 此樂境也將不知洞房作於何
 歡會能有幾時耳

幸而
 八
 日



郡神迎路

某刺史浙人也歷任湖北要缺卓著政教為
 上游所器重前年將赴某州任載其流春鼓
 掉而前時入境天忽晝暝飛沙走石對面不
 辨人舟子急艤舟停岸刺史出至船頭仰天
 眺望俄聞空中有鳴鶴數與送其威中擁絳
 袍紗帽為世所望咸惶神者嗣遂止其刺
 史拱手為禮謂愚弟守土於茲愧無治化久
 聞使君名傾慕良殷今聞榮臨是邦親化有



日...之餘特奉...逆刺史谷...
 謙遜神始辭去未幾天...
 覺疑信參半迨接...
 望之神果如舟次...
 為新其廟法亦無他...
 友某君雲間人也...
 因誌之



紉牌狗葬

瑞英國之亞酒
地方有某富翁

生平酷嗜葉子

戲以壯歲經營不

能專心致志迨暮景

顏唐始向林泉息影得

與二三故舊日復事於紙

牌意良得也遂以老病日深

自知不起因從國例邀請某狀

師至家為立遺囑其囑書之語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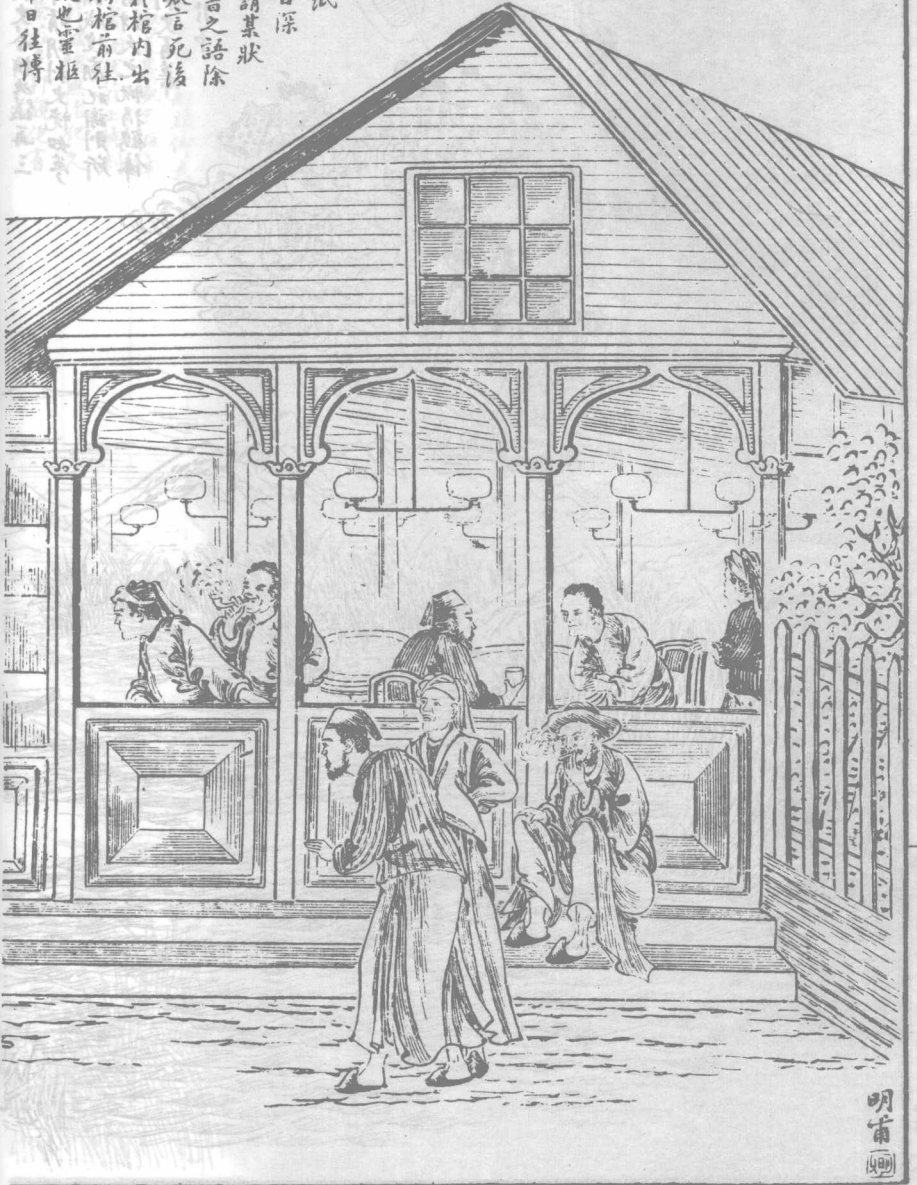
將家財分撥外另有一款言死後

須購精緻紙牌一包置於棺內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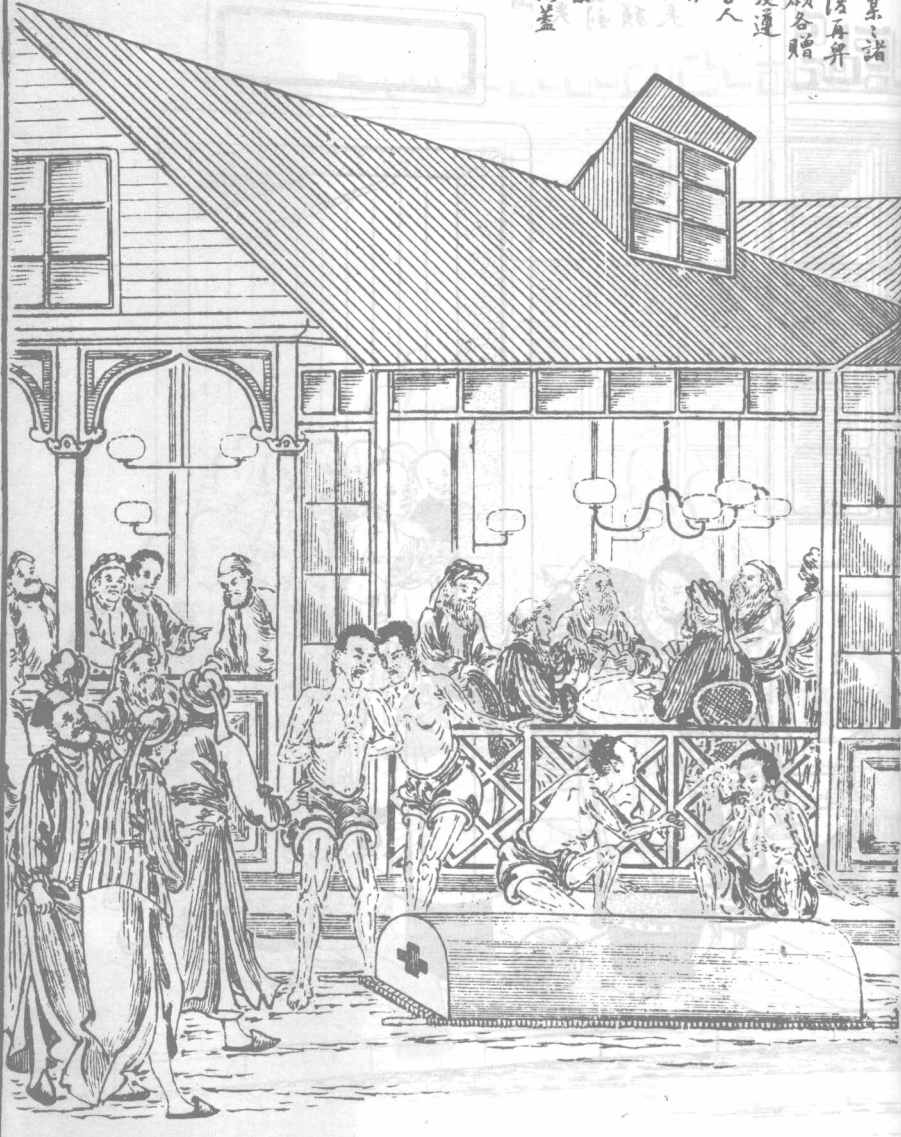
殯之日即請某諸君荷棺前往

某日即平日其博之良友也靈柩

必由某茶館經過蓋即平日往博



之所推門首即請暫停某之諸
君可入館中儘情一博之後再昇
棺至殯所諸君能遵斯言願各贈
資若干云云未幾翁亡其友遵
言而行聞者莫不捧腹按古人
於所愛之物多有以之殉葬
者如晉陵之壺次君之箏此
類甚多良以生平所愛不
思遺於死後故以殉之也某
翁所愛在於紙牌以此為殉蓋
深得古人遺意矣



雄 爭 妓 雄

野鴉妓女編播
洋場而尤莫盛

於四馬路胡家

宅一帶翔翔街

市招引游蜂年少且偶

為所惑流連忘返以致墮名失

業者時或有之蓋此等妓女利

慾薰心既不自知廉恥不顧

人廉恥也有某甲者擅賣夫夫

射雄技常至大

興海奔等里

設酒張羅誦

官聖時式時式

之句亦晚正過某

妓由大興里出



于同行笑談自得適為
 梅春里所卷之妓瞥見
 不覺醋罐頓翻一陣酸
 風直撲至甲塞甲恐貽
 行路羞風窺而去於是
 二妓唇槍舌劍各不相
 下燈亮以娘子軍旗鼓
 相當鏖戰良久始各分
 散見者皆嗤之以鼻幸
 未逢巡捕得充羈押然
 此心幸雄技何至強身
 忘害若此視狎集之雄
 雖妓能充名不副實之
 謂乎

聊
 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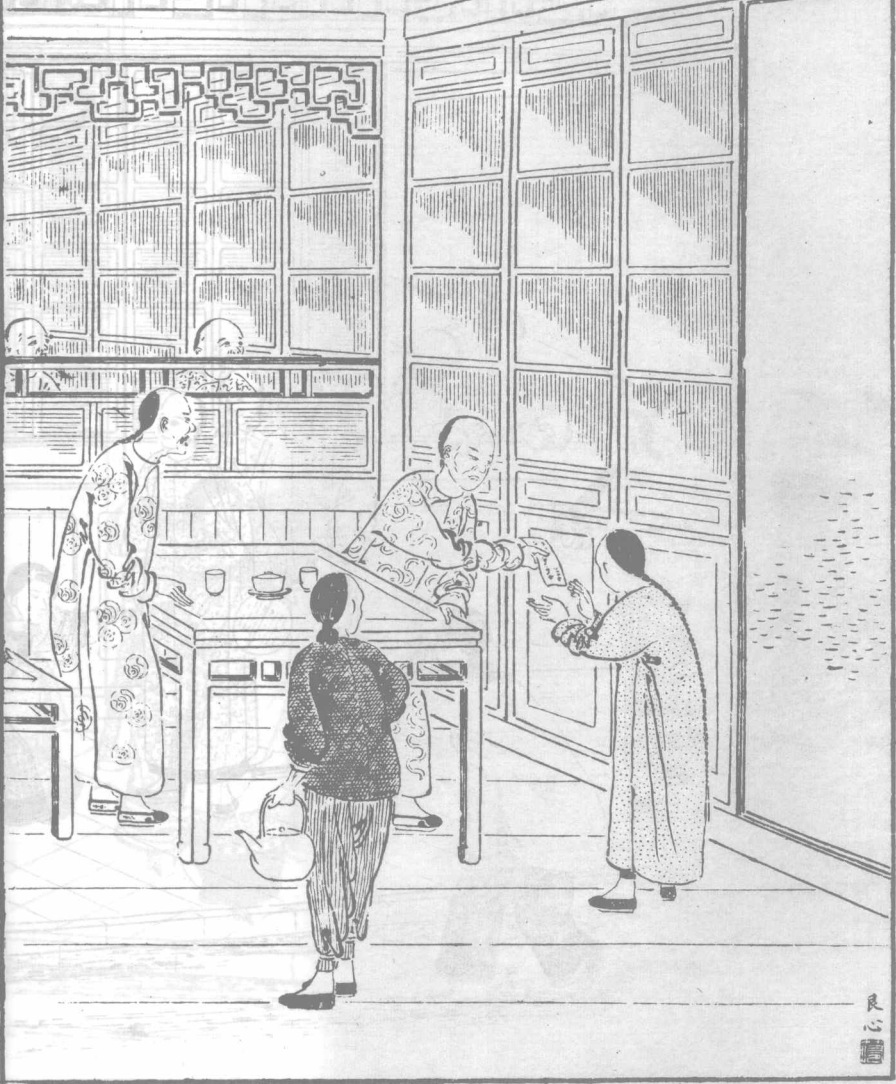


還

金愈疾

拾金不昧陰德昭彰從未有如蘇人某甲獲致之神且速者緣甲與某乙同居閩門鼻橋地方嘗偕至鶴陽樓品茗甫入門拾得一紙包啟視之五百金券也乙意必必分不覺大喜甲告之曰予素有膈症朝不保夕安用此為爾亦貿易中人得此未必即能致富不得此亦未必終窮若此鉅款失者恐有性命憂不如待其人而還之乙許諾未幾見一學徒垂涕而來回顧失色甲詢其故并及券上號數果相符合遂勸乙還之詎自此一念之誠已感天意迨甲回家頓覺目眩心驚移時吐出痰塊堅如牛皮而膈症遂愈

（曹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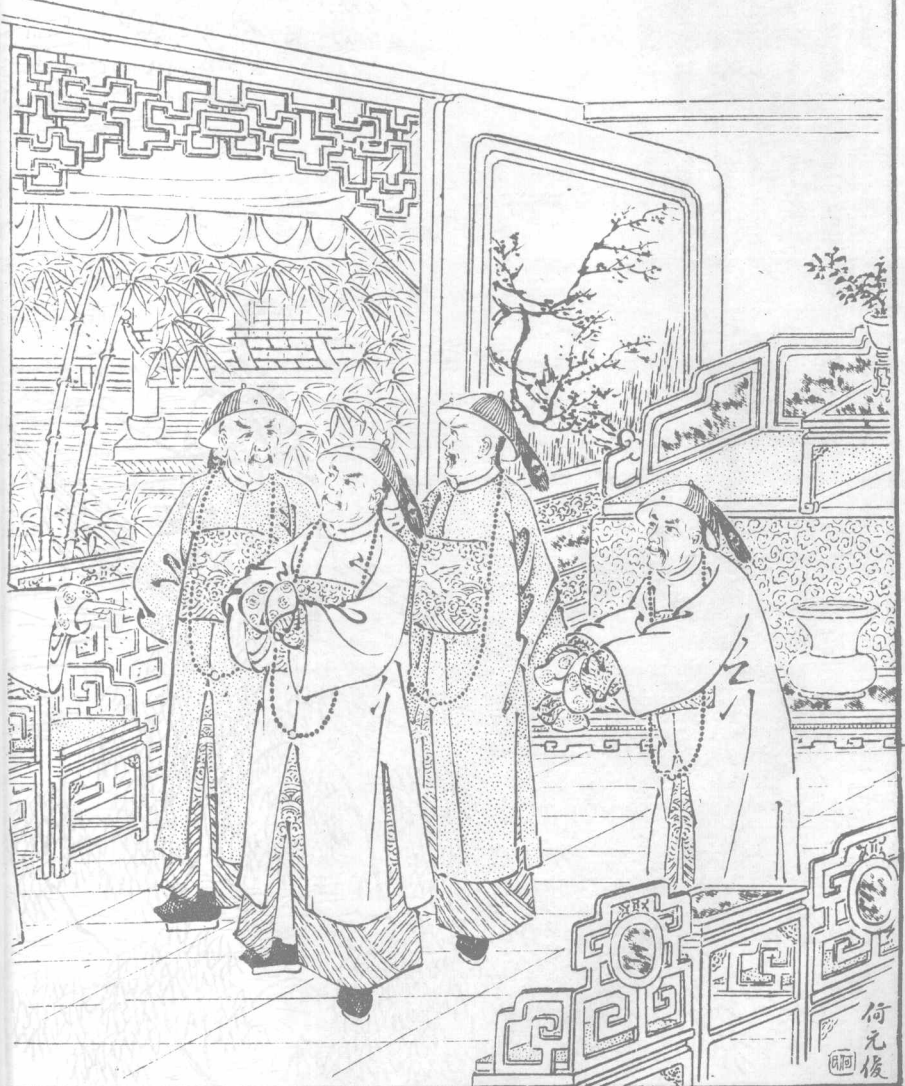
喜 蕪湖吳知子妓院有校書名玉，敗者來日，不月，作四條，徑室。
 渡者，於二香，月，冊，然，不，工，翻，雁，獨，具，出，塵，之，想，鴛，身，雖，利，譎，判，駁，後，名，為，所。
從 勅，日，前，竟，鼓，婦，城，弄，月，故，李，潤，之，出，門，至，江，干，官，碼，頭，一，停，舟，渡，登，彼，岸，過。
 見，舟，子，手，猶，弱，冠，貌，而，溫，文，既，抵，岸，舟，子，促，登，玉，趾，謝，半，晌，即，自，陳，泛，良，之，志。
天 舟，子，謂，我，雖，未，授，室，而，家，業，飄，零，且，山，居，在，湖，北，之，大，冶，縣，如，昔，倉，卒，恐。
 非，汝，願，乃，玉，聽，之，坑，願，以，舟，自，任，且，出，銀，餅，數，枚，贖，濟，省，急，舟，子。
降 遂，載，美，以，歸，標，其，目，曰，喜，後，天，降，何，章，如，之。
劉，福



張志流

示 人 不 測

劉圖言軍門勇敢善戰前年越南之役所部不過二三千人每能出奇制勝特門無前多為中外欽服此次鎮守臺南雅屛間臺北警信而此軍仍屹立不動倭奴屢圖進犯登遭挫敗威播四海傾心於是省某英人寓居臺北雅慕其名前經臺南鄭節帥自述來意謂願一見顏色非有他求麾下士許之引至大堂來偏夫書房內揭簾而入其中陳設極為精雅中有五人鶴主而侯迺視之則皆紅其頂而後其銅珠補褂款式一律細瞻廬山真面目皆依稀彷彿毫無區別異而詢之則又皆劉其姓而



何元俊

永福其名也某吳人以身入山陰
 道上五辰八門莫辨真偽為
 舌橋不下者久之不數語即
 與辭而出歸臺北後逢人
 便言尚覺疑不止云

蘇軾



倭

兵中計

本軍各日報接得壹友來

信言劉大將軍購運糧

木滿裝火藥花彈託詞

民人受疫而免送往山頭

各要隘潛埋安貼外復於沙頭

一帶預設地阱內以棺木盛火

藥煤油等物上覆土種植豈仔

蕃薯等雜糧這間倭人造一

兵船在鳳山縣後游弋大將軍

知其詭計必賄通奸民引

路乃將計就計令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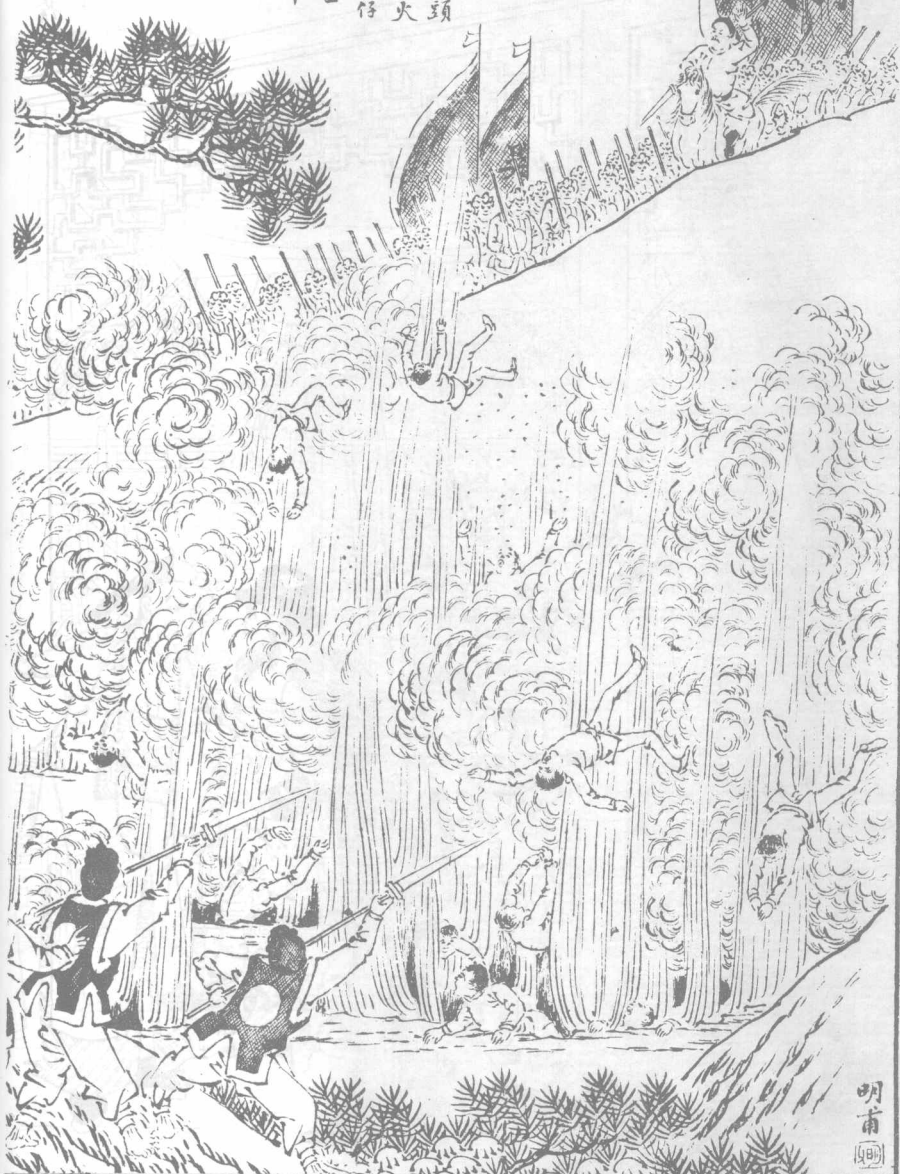
兵勇數百人以一二百人

偽為沿海漁民駕駛漁

船私受其賄潛將倭兵

八九百人接引由沙頭

地方登岸及倭人至此



徑過猝不及防陷入阱
 中官兵即燃火以焚之
 倭兵八九百人竟無一生還
 而通敵之勇亦死傷二三十人
 倭兵艦即展輪他往夫將軍
 奇謀勝算真不減十年前
 與法人在越力戰時也

新編
 海國圖志
 卷之六

第六十三回
 倭兵八九百人竟無一生還
 而通敵之勇亦死傷二三十人
 倭兵艦即展輪他往夫將軍
 奇謀勝算真不減十年前
 與法人在越力戰時也



臺軍大捷

日人既得臺北進犯新竹縣境
 境內林蔭堂觀察督率兵勇並招募番數
 千人出奇制勝敗之於桃仔園旋又調兵三百餘名
 往攻中力被觀察四面兜剿悉數殲滅無一生還計
 日兵在桃仔園共打大仗七次竟無一仗不敗者日人
 心有不甘又調大隊三千人駕格林砲
 四十尊馬兵數十區復攻中力平
 不得進五月底及閏五月初二等
 日兩軍交戰又被客兵我兵以
 大劍斬截二千數百人死扶偏
 野血流成渠格林砲忘書為臺
 軍所得僅存馬兵三四區戰
 兵二三百名並已身受重傷
 狼狽不堪相繼奔逃去日人
 無奈急將殘兵退出桃仔
 園仍回臺北駐紮以待添兵援
 救此臺中近日大勝之情形也
 雖由將士用命折亦惡費滿盈
 自百天急存乎其間耳想兼此戰威規
 漢基泥直指願聞事請拭目以俟之

新報
 中華民國六年五月廿五日



扣 餉 養 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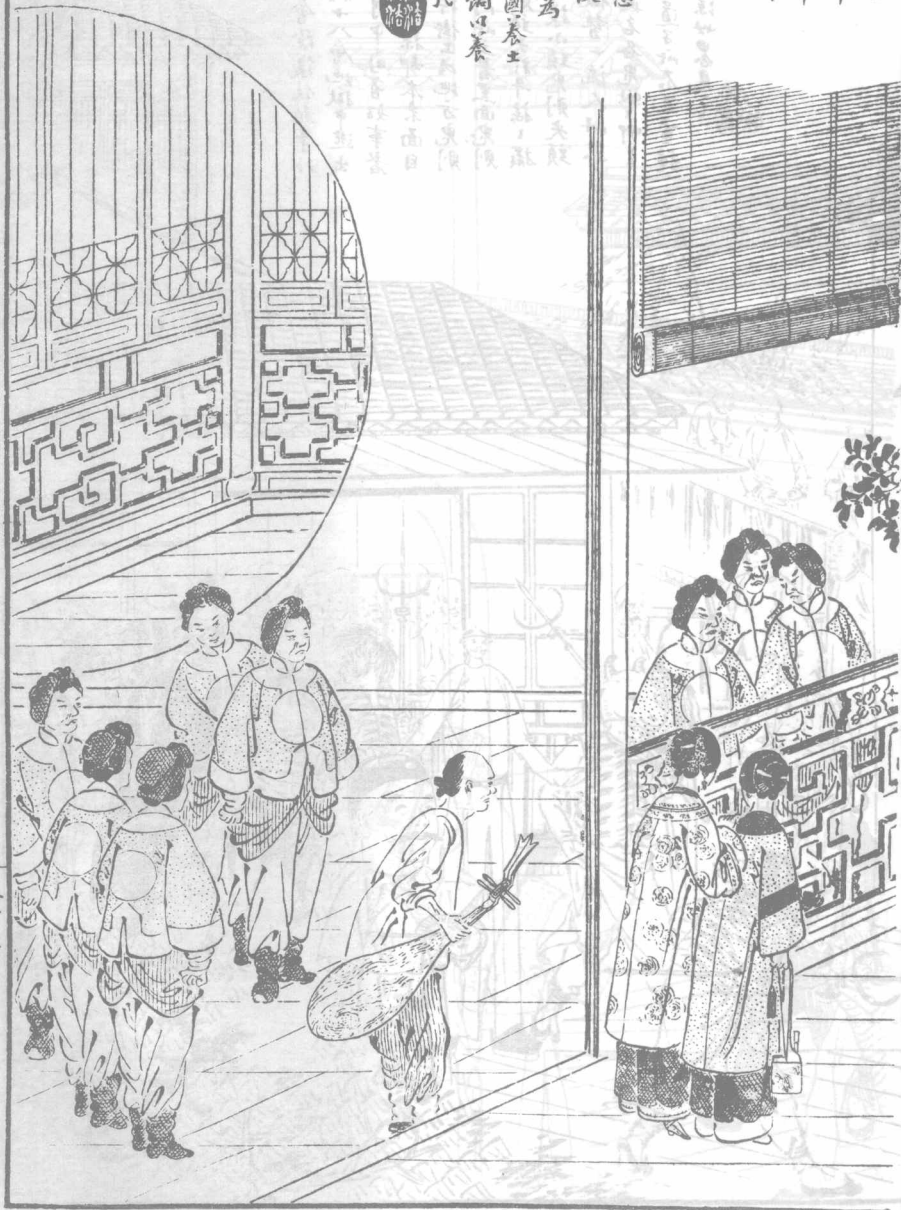
營官起扣軍餉習
 為故事以致軍心
 離散水陸各軍遇
 敵先逃望風輒潰
 至倭人乘勝安插
 我朝有割地賠費
 之舉皆此輩營官職
 之咎也臺灣事起凡
 稍有志氣者皆願敵
 愾同仇以維危局而
 其間不肯之官往往
 以為利如統領基隆
 滬尾兩口管哨兵官尤
 亟以聚斂私財為避地
 計甚有前充統領營官
 諸人邀其賓客以扣餘



之餉作買笑之資大都各人均擁資三五萬有某軍門者至臺灣南北十數年積資百萬凡隸膝下者即哨官亦有數千金之多此

日
月
年
月
日

次暫寓福陞客館每日夜必呼流娼攜子班土妓歌妓彈絲品管以解悶愁吁 國家不惜爵祿使統領各官訓練士卒而為之統領者乃不能報 國養士統帥苛刻為敵和兵之餉以養妓女時事如此尚可問哉



鬼會

牛鬼蛇神本屬無徵
 之李兩世之任神信鬼
 者得、好為附會遇神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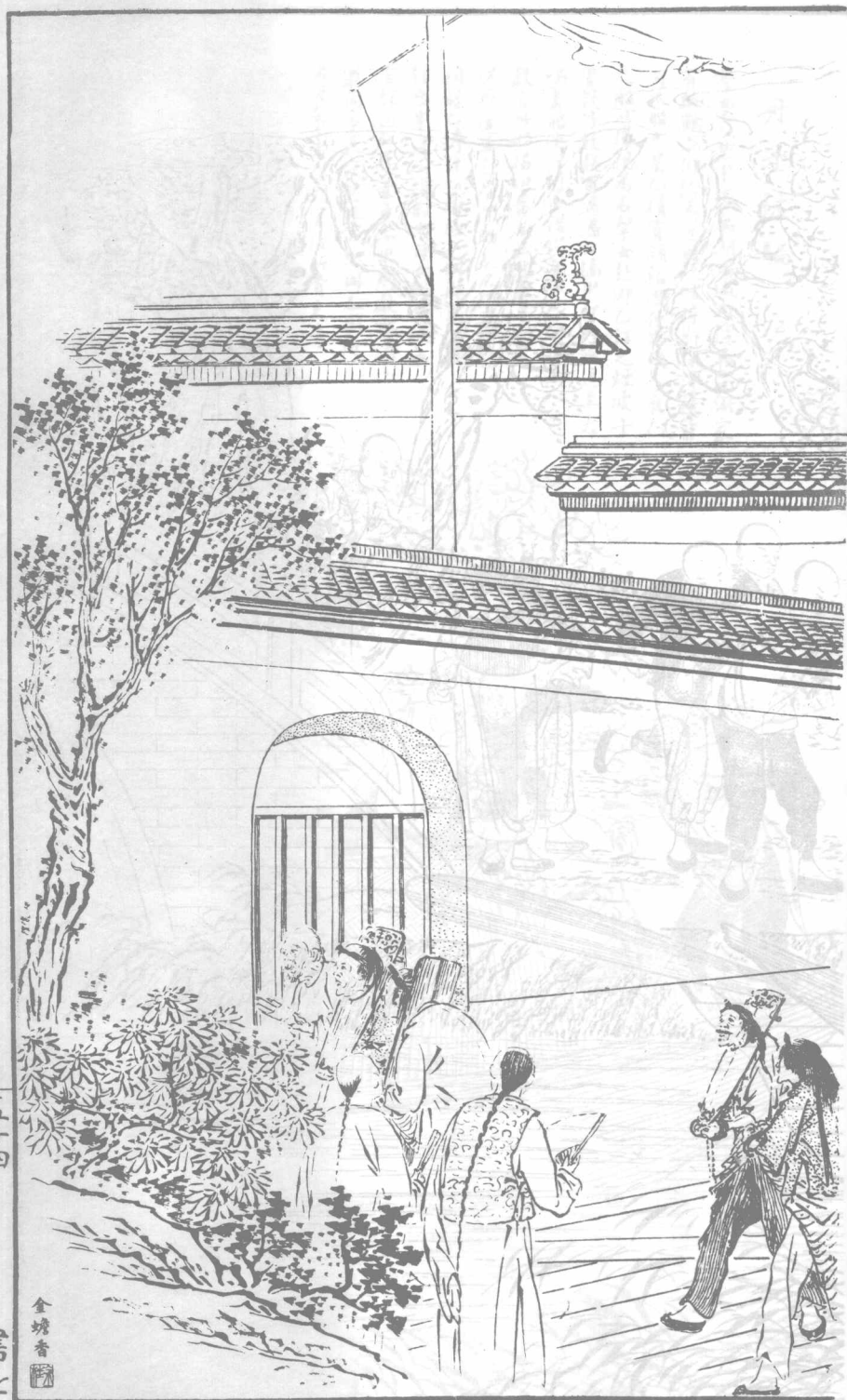
說以齊聽聞近時各官會除儀仗執事外
 每裝於各鬼形刑書相儼似十八層地獄中逃出
 者不知何所取義英湖於上月中旬有好事者
 不樂人生雅慕鬼極榮譽一會抹却未面目
 裝出鬼頭鬼腦顧盼自如游行街上以地方鬼則
 白衣長身面壁於窗臺死於山門所主者黑面鬼則
 面黑漆按牙吐舌大頭鬼則頭大於手搖一撮
 鬚鬚眉宛然頗有大老官模樣小頭鬼則尖頭
 把戲扭一扭、不免似裝腔做勢一流人此外
 五猖鬼俯飯鬼摸壁鬼以及無名各鬼嗽、嘶、
 成聲語隊更態萬端為異道子所不及書鍾
 進士所不能捉者不圍於清涼世界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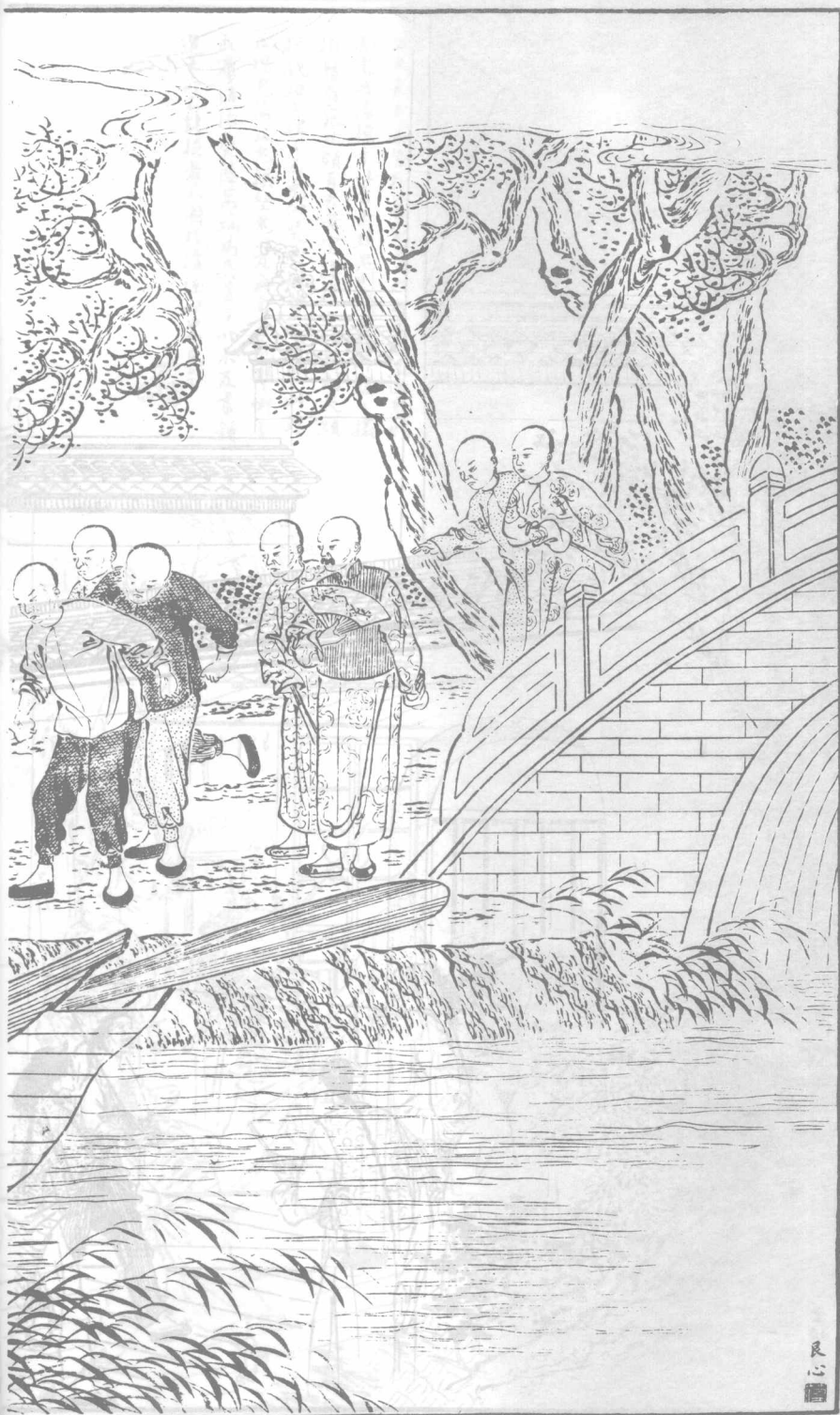
戲



牛鬼蛇神本屬無徵
 之李兩世之任神信鬼
 者得、好為附會遇神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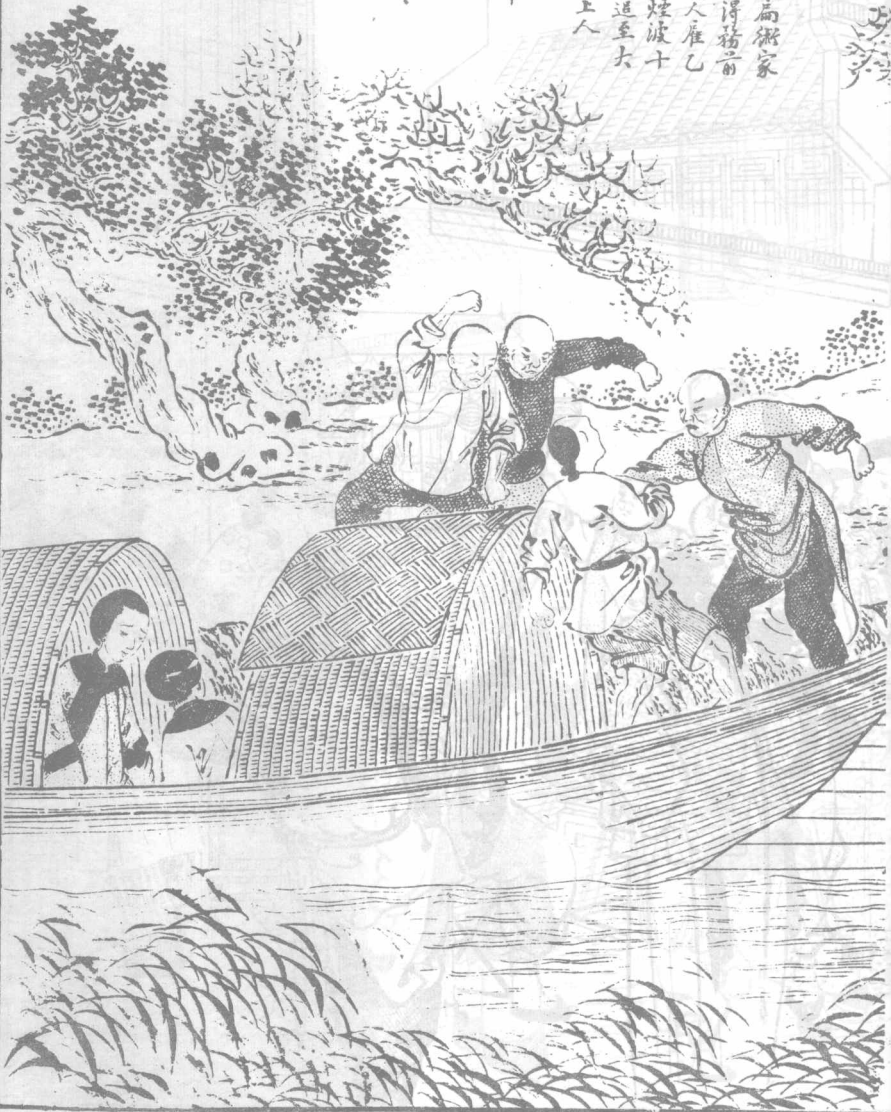
戲





舟子被騙

孝里人某甲寓廣州城內撞馬扁術家
 有海鶴成何路為近因跌煙將斯探得務前
 河下船戶某乙積資頗裕潛使床頭人在乙
 之船以探視為名甲女赴鄉乙信之煙波十
 里談乃數教甫過潘公橋甲即及跳迨至大
 喝著船快停乙已錯愕問甲已向岸上人
 教言此船揚伊眷屬私逃幸早知覺
 得即追及乙眾臂助成不知其計幫
 同將乙縛住乙雖極力剖辨眾終疑
 信奈半追問諸船中母女則含淚無
 言頗似私奔景象而甲則殷懇洵
 避同字長定欲遂言德辨乙固師
 愚畏事者恐到官後所費更屬
 不贖於是吞殺飲注任憑字長
 議罰番佛數十尊以了其事
 甲逆笑迎顏開妻女揚長
 而去



鼠子演戲

游戲之季日出不能除優伶
 概演故事及木偶登場外所
 物類之微每多通靈學作
 種戲法近為西國馬戲
 跳舞呈解高下合為久為
 中外所稱道而我華江湖
 宵解者流則藉糊絲練
 虛加以欺誑俾奏所長
 博人歡笑以取資財然
 未聞有畫伏魔現之物



重動此人亦能作梨園

子弟者山東人某甲

素以戲法謀生而

尤能別洞生面而

立蘇州元妙觀中

高約七八尺以兩蓋之

木架一安插地上架內

懸挂圓圈及各種搶刀

要物之類而以頑泥十餘

頭處其中能聽錘敲以為遊

遜以演各劇為子三娘挑水孫

悟空開天宮等類皆惟妙惟肖

并能以竹刀木槍用爪抓佳盤旋

而弄見者皆歎得未曾有胤亦

靈巧矣哉



男丐喬裝

甫地某乞婦雖一身襤褸而鬢螺
 高挽以竹釵襯下圍膚寸寸盡裹
 作尖荀刑惟鬚健如戟數日一割不
 使脫頰而出人之不知者咸以雖伏
 目之而其實則雄飛者也該乞婦雅
 慕齊人風致一妻一妾同居
 某地伉儷甚諧惟自思男丐
 易遭人厭於是易冠而弁
 蓄髮改作女妝沿門托鉢
 果得酒肉醉飽像諸女
 苦讓見是女丐無不各解
 慨囊也然而橫胡蓬離其僻
 豈堪設想上有良有司宜據
 男於女妝之律以治之

葉
 祥
 繪



將星誌

異

劉淵亭軍門大將才也嘗而有奇智善馭士卒每戰輒捷有周亞夫岳武穆風節而年越南之役卓著戰功久為中外所欽服中日和局既成臺灣事起軍門鎮守臺南屹然不動倭人屢圍進犯卒為所挫喪兵折將不可數計蓋軍門之力也論者乃過神其說謂軍門係趙元灑所騎黑虎星降生每當目眈初交帳下健兒常見黑虎徘徊左右及醒而沒語雖無稽傳者噴噴皆樂道其事云

繪



計沉倭艦

倭人既得臺北

圍踞臺南又

憚劉淵亭軍

門之威不敢輕進屢

願納款誘令軍門歸

降軍門峻詞拒之至

末第五次改稱以臺南

仍踞所處鎮守軍門

始九一面密令中軍官

督率諸軍分投埋伏

約俟日兵艦齊集開

砲為號日人不知歛

得計驟將兵艦十八

艘一齊駛入中軍

官見之恐未勢太

猛一時未易當降



甫過十般即行開砲
 伏兵齊出槍砲俱鳴
 將兵十艘悉數奔沉
 尚有八艘得被免脫
 劉軍門聞之頓足痛
 恨以中軍官違令致
 強敵未絕眾賊反傷
 壹兵多名王正軍法
 然聞者已為之大快
 矣事見十二日新聞
 報



狗陣破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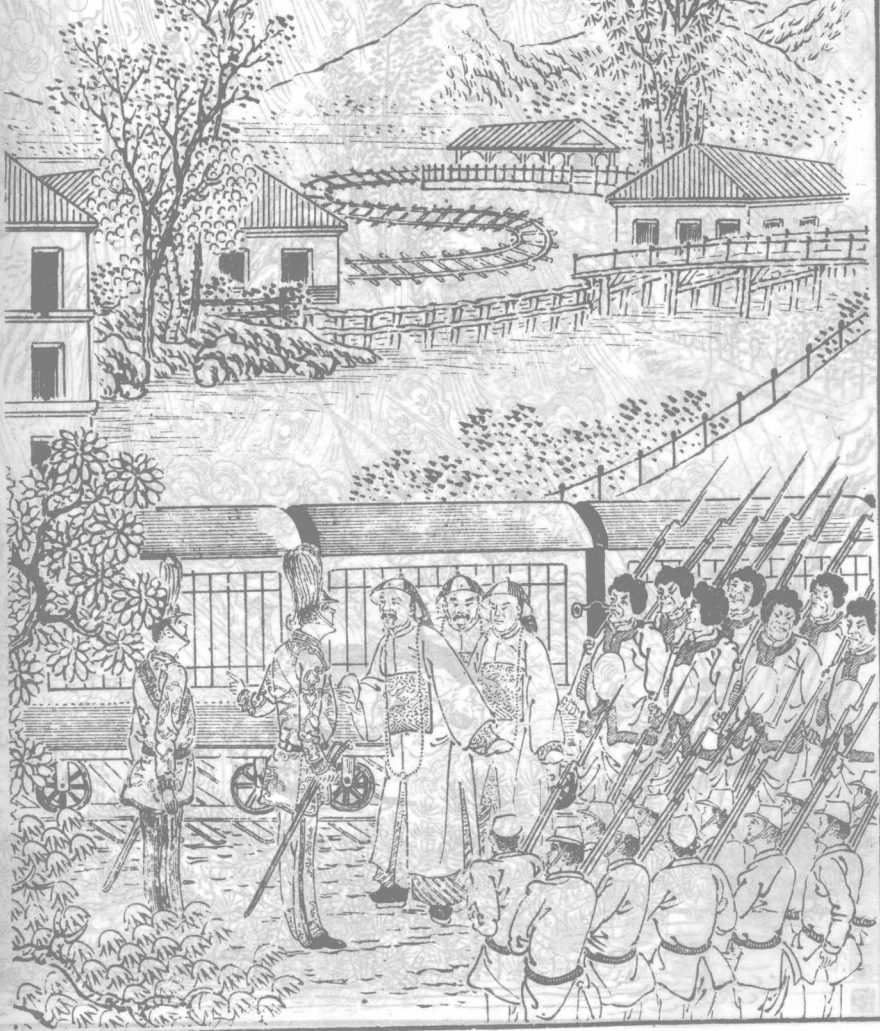
昔田單滅牛尾以衝敵陣
千古許為奇謀未聞者不用
牛而用犬者有之自劉大將軍
始劉大將軍之鎮守臺南也
聞倭人佔踞臺非警信營侍
既立如故且故令臺警營以賊
追連失營盤五六度法後說
砲一發突出臺兵數萬將所失營盤圍
圍住又有戰狗數百頭分為五陣羣起
而攻每狗頭戴火藥一色衝入倭寇
所佔營內倭寇見羣狗湧至開砲使
擊狗聞砲散奔奔而竄頭上所戴火
藥觸處皆燃且營內先有火藥藏在
地坑迨至火坑沖天迫近無路臺兵乘
勢殺入無一得脫以致全軍覆沒謂非
天心厭亂而假手於我劉大將軍歟



皇華生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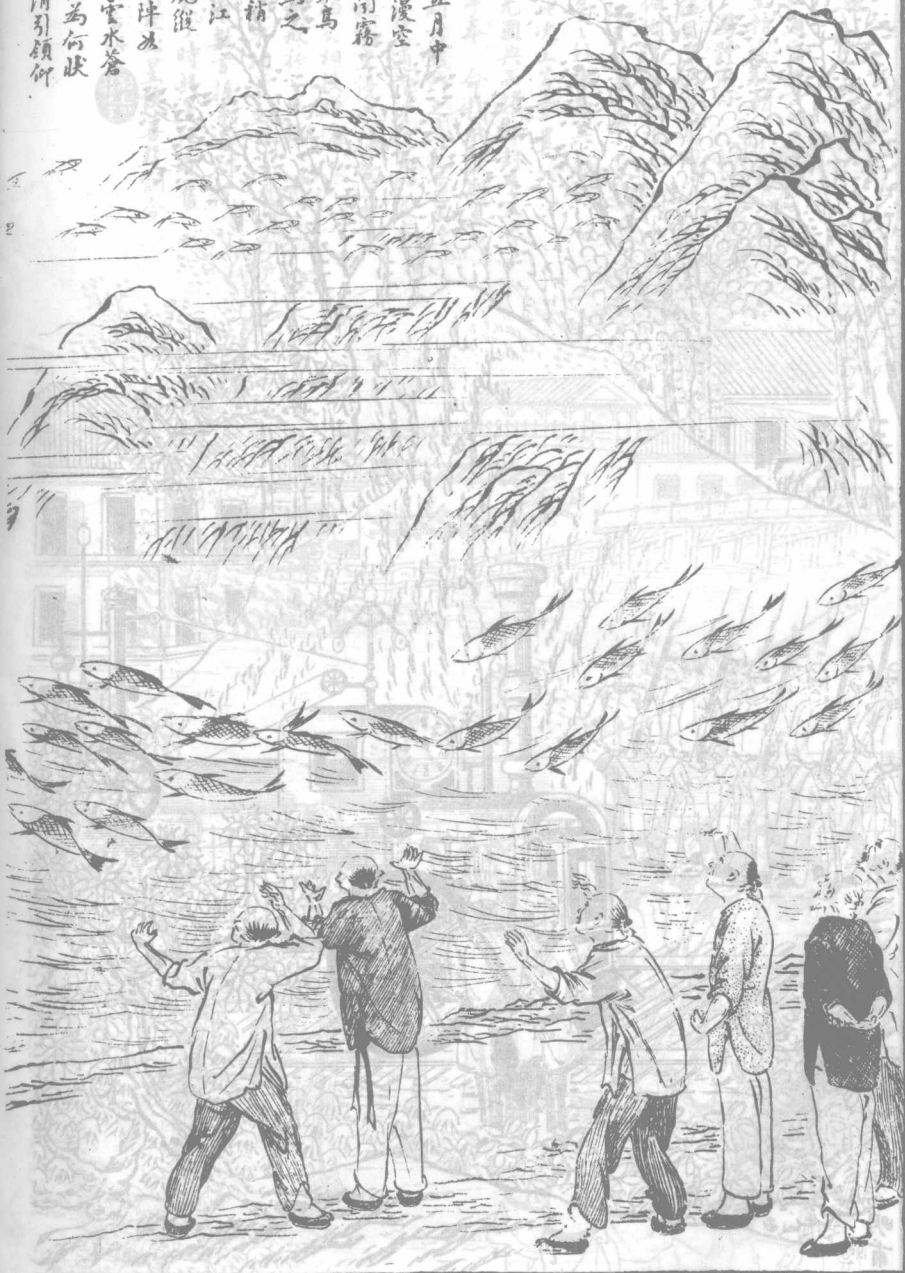
我朝自英泰西通商遼瀋使目分往各國星軺遠駐朝時有時用以彰國體用以因邦交典至重任至專也及其回國也地方有司循例送行保護出境亦率以常儀未有皇華迢遞孔郊迎延見之外重勞其君之遠送者若此次王守崇星使至俄時不誠光國典而耀鄰封乎王守崇星使之春去年奉命赴俄羅斯蓋希省君之喪且賀新君踐阼之喜也當星使至俄時俄君自投策通館禮貌有加及事畢言旋辭別俄廷俄皇優予犒勞迨出守常廷臣亦以珍物交相投贈臨行將歡以舊相識戒行之日俄皇親出官門乘火車相送至四百里之遙始珍重數言握手而別說者謂俄皇當為太子時與星使有舊故此次有加禮焉然此星使善於詞令情誼交孚安能若此

皇華



江上飛魚

揚子江頭於五月中
旬某日曉霧漫空
咫尺莫辨惟聞霧
中有聲不殊飛鳥
飛翔江水亦為之
壁立迨霧亂稍
欽則見有物由江
面出飛向山麓復
撲迅疾如鴻作陣如
鷺就羣惟時空水蒼
茫尚不能測其為何狀
既而濃霧全消引領仰



視始知運隊入山者皆魚
 也按歷代五行志本載有
 飛魚之異然究在何巨鱗
 千百同時不異而飛是誠
 莫識其朕兆矣又據野老
 云鯉魚能隨霧飛起入
 水則仍為魚入山則化穿
 山甲以此論之則魚之羣
 飛入山亦必雀之入水為
 始化機而鼓不足異焉

龍鱗
 龍鱗

一五六
 龍鱗
 龍鱗



歸馬如飛

本年己未科新

狀元路殿撰成

驥以海內無雙

之士作蓬瀛茅

一之人射策才高

侍臚首唱固已名馳

日下摩馬羨之矣

近聞殿撰授職後以

謝 恩 謁 聖 謁 師 諸

禮均已畢幸逆詣本院請假回籍

省親詎意五月二十六日奉裝起程

由通乘舟至津晉謁各當道小駐

元旌再行附輪適回四川珂里並

閬川省已閱多年未獲鰲頭之

選念殿撰大魁獨占是以合者

紳士公議捐置狀元回若千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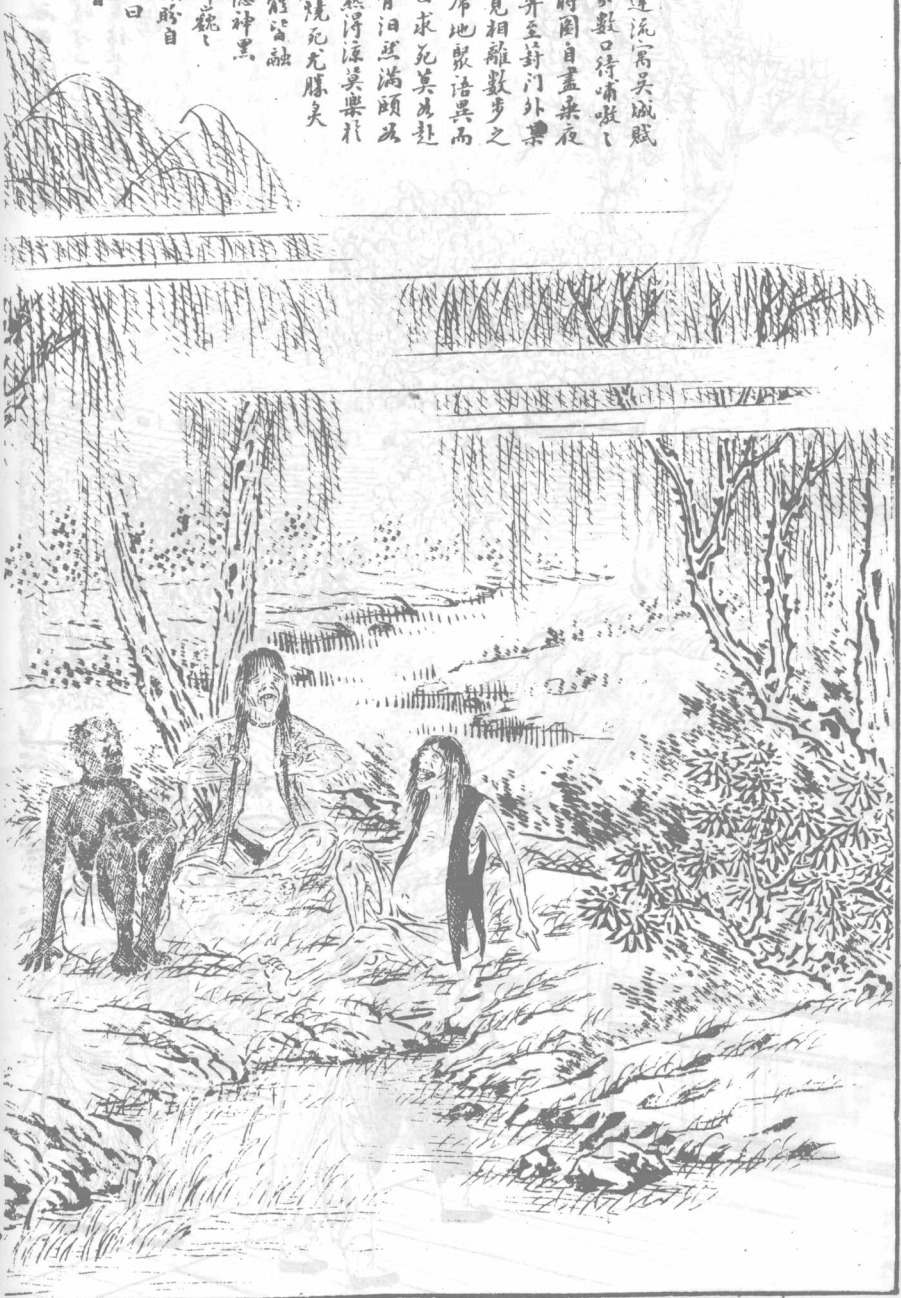
宋提若十兩日後文呈展止彼
 却人士且將以一見顏色為榮
 讀韓魏公書錦堂記殿棋何多
 謙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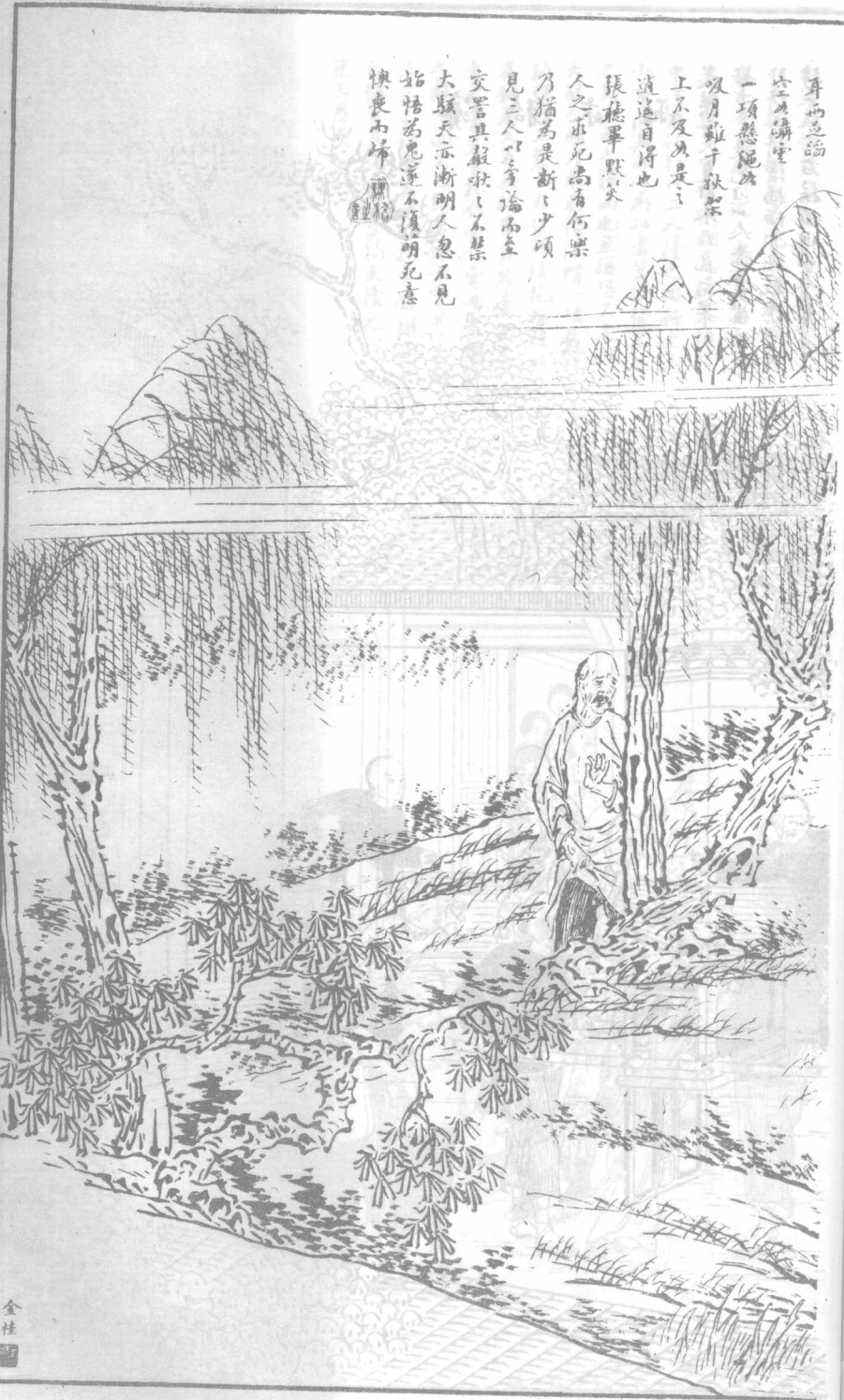
鬼話

豫人張元遠流寓吳城賦
閑日久一家數口待哺噉
無可為計將園自蓋乘夜
啟扉潛出奔至封門外藥
姓墳旁瞥見相離數步之
遙有三人席地聚語吳而
聽之一人曰求死莫如赴
水冷然沁骨汨然滿頭以
渴得漿以熱得涼莫樂於
此也一人曰燒死尤勝矣
手可執著體皆融

赤面及福德神黑
面及元壇神貌
頭赫不亦願盼自
雄牙末一人曰
二君之言皆
非也死莫
妙於自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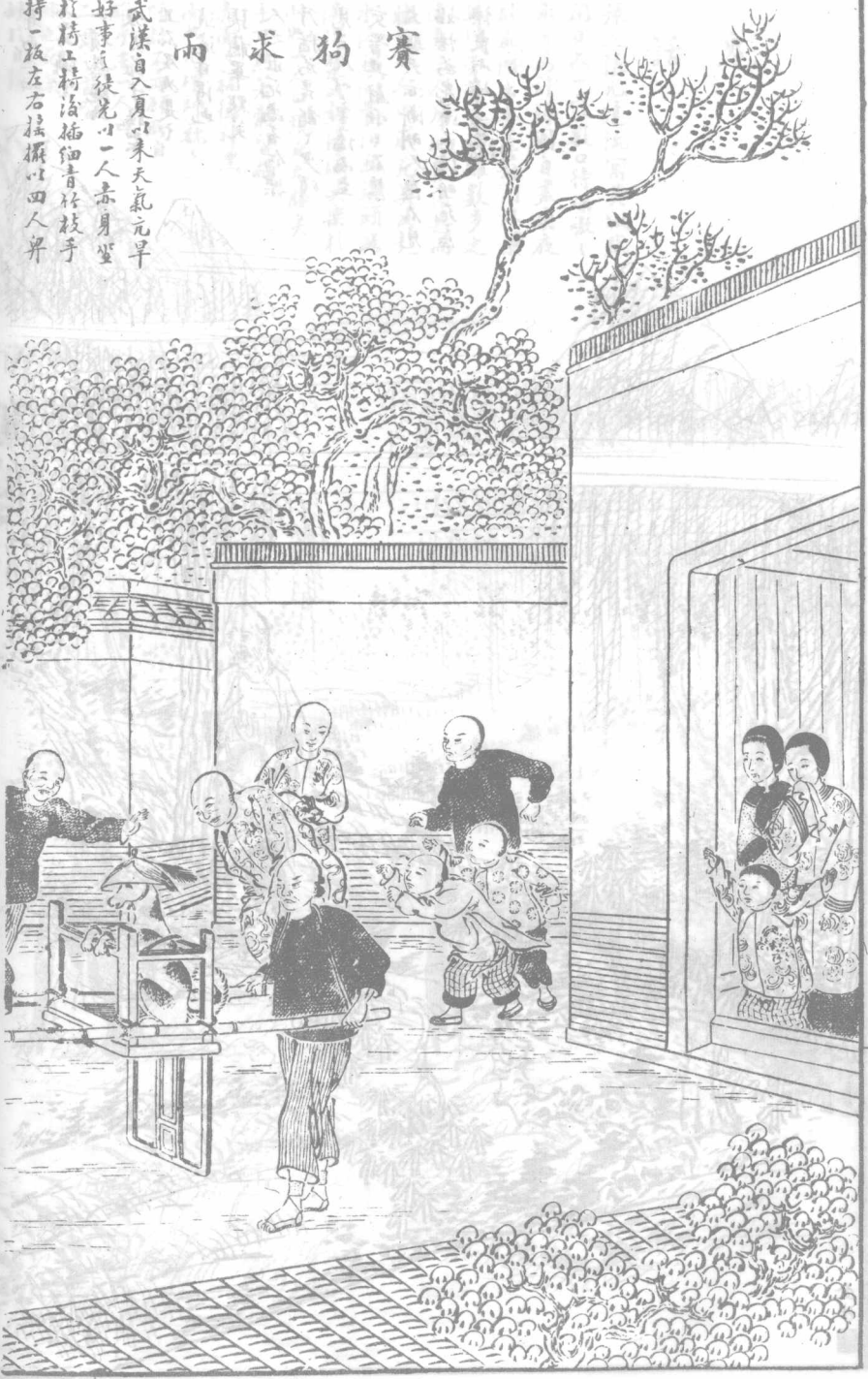


身而忘臨
 空以曠望
 一項懸繩決
 吸月雖千秋祭
 上不及以是
 道遠自得也
 張聽畢默然
 人之亦死尚有何樂
 乃猶為是斯少頃
 見三人以手論而立
 交臂其般狀不若
 大疑天亦漸明人忽不見
 始悟為鬼遂不復明死意
 快喪而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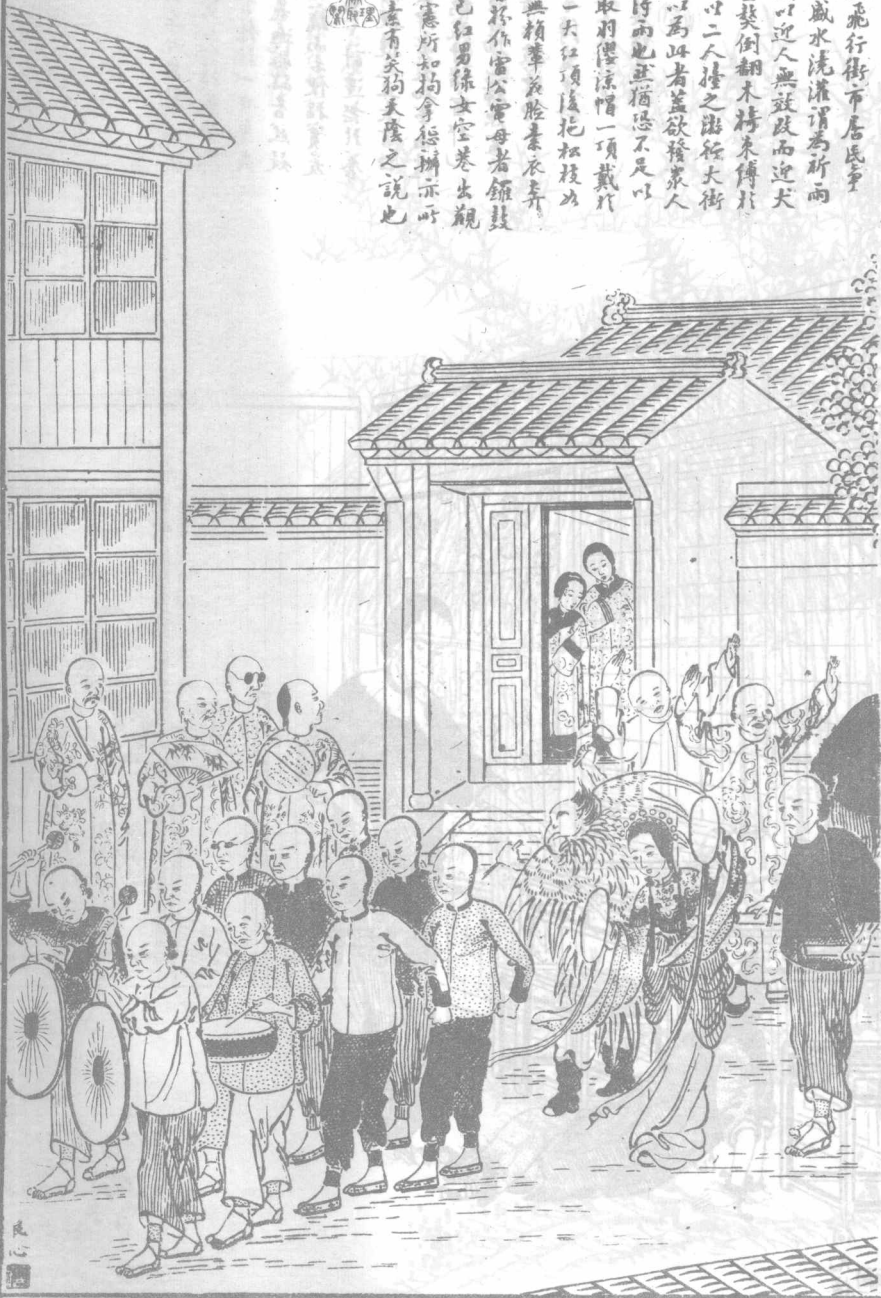


賽狗求雨

武漢自入夏以來天氣元旱
好事者徒先以一人赤身坐
於橋上持海插細香竹枝手
持一板左右搖擺以四人界



之導以鑼鼓飛行街市居民爭
 以木鉢瓦鉢盛水洗濯謂為祈雨
 事已奇矣嗣以迎人無效改而迎犬
 其法捉一室焚倒翻木椅來傳於
 中後用竹扛以二人抬之遊街大街
 小市間其所以為此者蓋欲糴眾人
 之笑而固之得雨也然猶恐不足以
 大解人頭乃取羽像法帽一項戴於
 狗頭帽上裝一大紅頂後抱松枝以
 雀翎裝又有無賴輩趁臉素衣奔
 走而導更有持你官公堂母者鑼鼓
 之聲喧闐不已紅男綠女空巷出觀
 幸為本鎮官憲所知拘拿懲辦亦所
 勿恤蓋其俗素有害狗夫陰之說也
 惡而愚矣



打鴨驚鷺

鷺

甬城開明山左近某髮婦出身術術悍鷺不仁積藏金飾數事銀餅百餘枚一日忽失所至搜尋幾遍踪跡杳然疑為夫已改所竊而未便指實爰為打鴨驚鷺之計適無於養女傅其背而鞭撻之且大言曰吾誓殺此女俾老夭知事由遭竊而起將竊賊付諸官部也至翌日則黃白物已歸原窠矣少珠亮髮婦始破涕為笑遂釋養女之傅蓋逆料此其所以擊也髮婦真諷也夫已氏相居不遠設為一則度其美札



何元俊

山猿

報時

唐代叢書載

商山隱士高太

素起居清心亭下每至一

時即有一猿詣庭前鞠躬

而啼不易其候予竊疑之

不謂事竟有不可盡誣者

客有共金山東逸士為友

者暇日訪之見山上茅屋

結構天竺嘗到茂林修竹

夜異舟有猿二聲馴擾汗

所坐木几與一猿啼於前逸士曰此

何時也居無何猿啼如故又曰此何

時也客異而問之逸士曰此報時猿

也果驗不爽客歸述之蓋於難報

曉鶴知更之外又增一新說矣



出奇制勝

臺軍勝仗卷志序

報茲又據上月廿三日

報云臺北臨海中路守將

吳齊軒軍門林蔭棠觀察

知倭人必由陸路來犯新竹道

預製白旗密遣心腹蕭部紳同

地方紳耆俟敵兵至執折迎勞倭

軍女營甫畢復爭獻牛酒盡情酬酢

敵信之不為備迨子夜信炮報發民

盡為共一齊殺入賊其數二千餘又將

大湖口橋拆毀設伏於淺水易涉處

俟敵半渡突出逆擊敵

兵步伐已亂自相踐踏

軍門觀察各將千人

分兩路兜襲倭軍

後山陸路之峰路所



水社連中漢形平義勇
 五營以過其前倭人無一
 侍逃者統計年月和尙前
 後五戰陣斬倭人二萬數千
 後每戰臺軍輒以槍騎數百
 人嘗試戰耐勇以奇兵千許
 或左或右沖入敵陣俟敵陣崩
 亂始以全力搏之致敵解者不
 敗者

（和尙）



倭兵大

創

劉大將軍自其倭兵技藝前後
 數戰露布餘馳宜為倭人所膽
 落然大將軍知其必未報復也
 先於安平口內外安設水雷魚雷
 及浸透桐油之松拍稻草紮得成
 捆上壓巨石又將鷄毛編成土扇
 以粗糠浸透火油置於扇上一
 一埋藏海底安排既畢忽探
 報倭兵艦多艘已駛入安平
 口外六十里下破於是水兵
 水鬼先將粗糠順流放下
 且以毛竹圍之不令飄散
 徑去巨石而所壓之松拍
 草亦飄浮水面俾時
 水鬼已將亂能鐵線
 暗繫倭艦輪舵輪機
 迨倭人心知有異開
 炮欲逃船已不能移動
 不得已待令開仗又不見
 劉軍踪跡但見雜拍蕨



塞海面志殺杉板揚取

急閉號炮一殺水雷魚雷

齊發岸上亦鎗炮環施

致將水面之竹木粗糖

引火燃着烈銀飛騰

恍如曹河瑞慶兵赤

壁時計燒燬木質兵

船二十四隻鐵甲船

亦盡成廢物燒斃倭

兵二萬餘人全軍盡

覆實死天奪其

魄我

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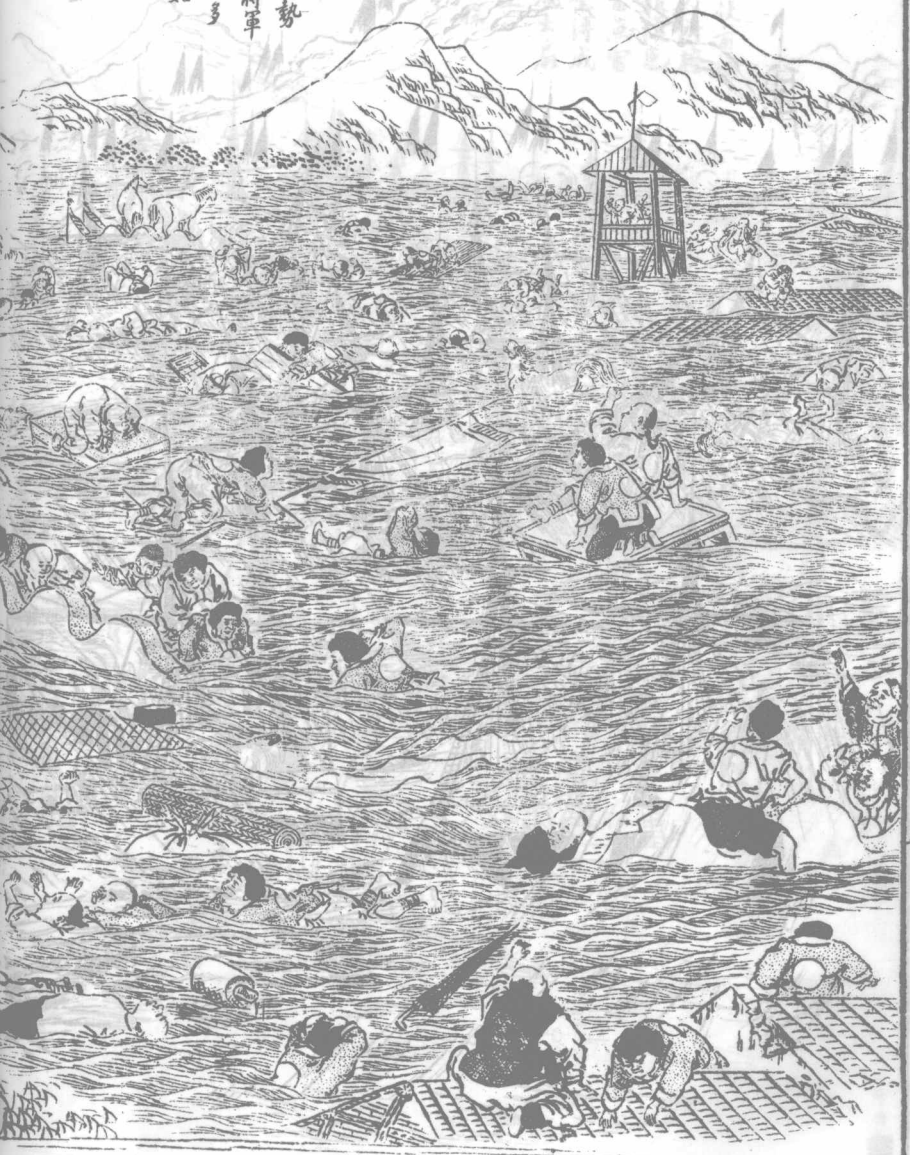
軍



海 嘯 淹 軍

兵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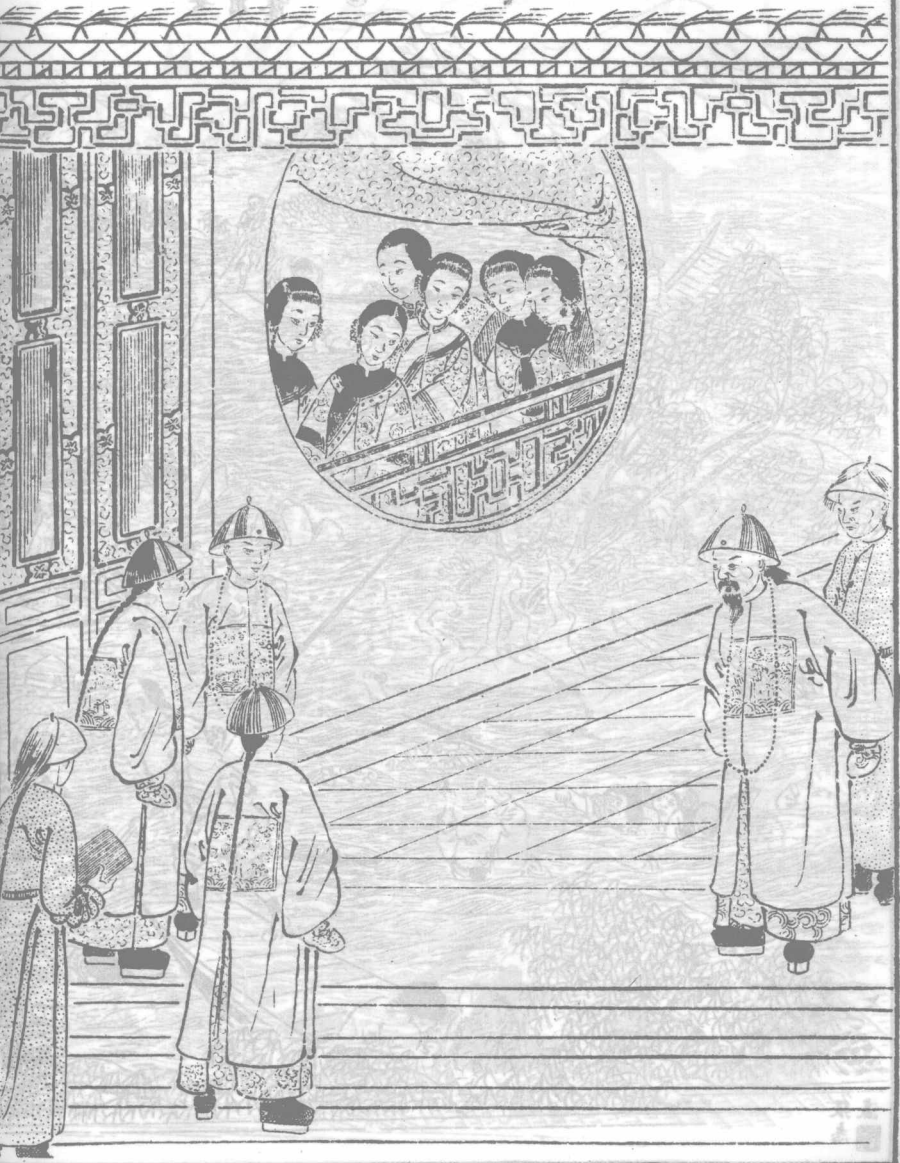
禁軍門前以倭人起畔皆
 率將士數千名紮營於
 天津海口地方以備防
 堵方事和議已成金軍
 得保不料四月初旬某
 夜忽起海嘯滔天
 勢若建瓴軍門疑為驟雨
 察戒軍士不得妄動詎水勢
 愈逼愈緊壁立千尋陡將軍
 械火藥悉數沖沒營兵亦多
 隨波逐流而去軍門至此始
 知海嘯成災急令拔營軍
 士泛洪濤巨浪中倉皇奔
 走恍如湘淮各軍之遇倭
 寇然雖不突根奔陸不敵



海嘯淹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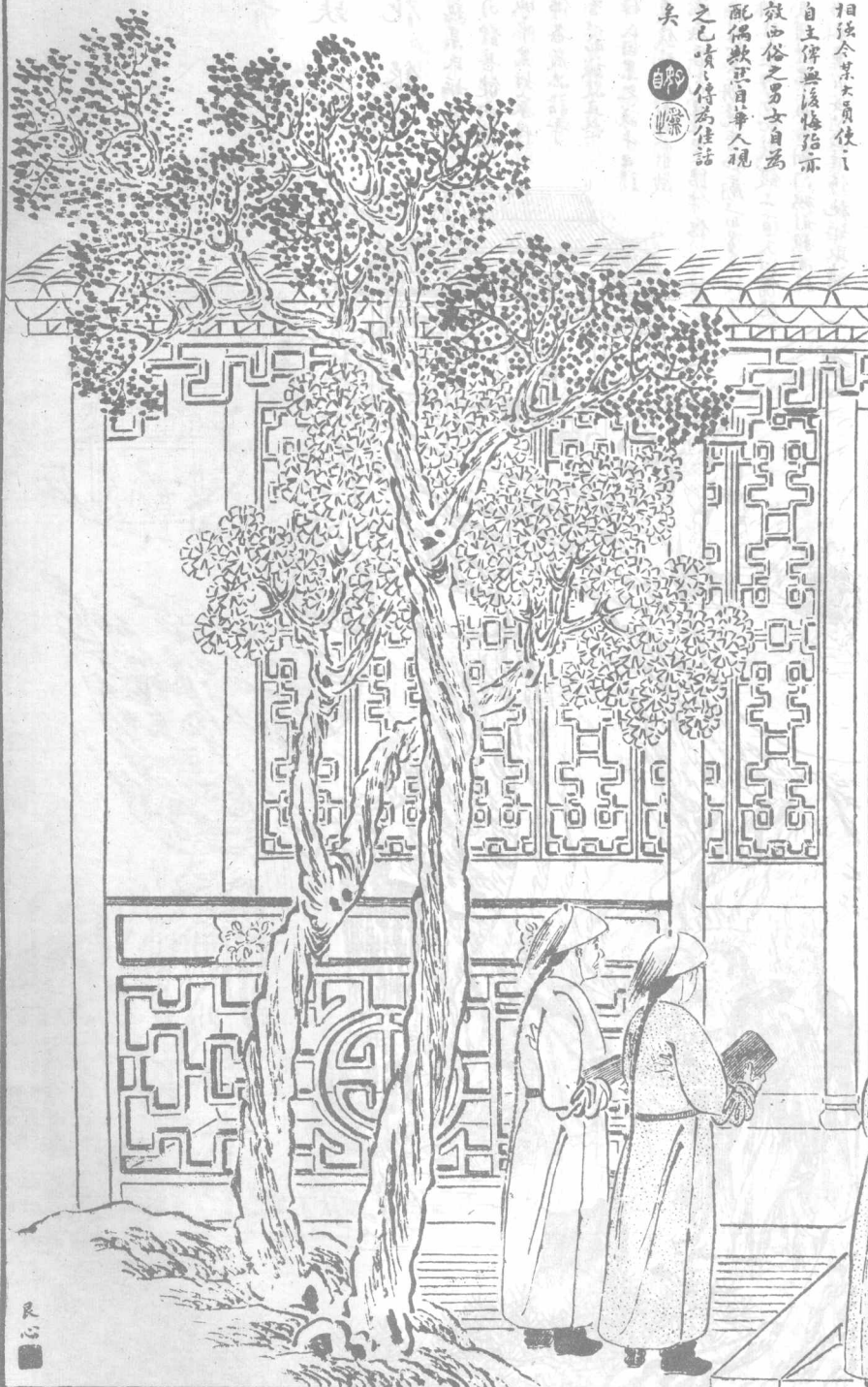
開窗選婿

都中某大員由科第起家
 廉典春開鴻名曰盛夫人某
 氏系出名門知書習禮生女
 公子以人傑智才高善義貌
 美頗得堂歡一時王謝名
 流全張世曾慕其名者多妾
 禽焉而某亦負愛女情深恐
 一旦誤選雀屏或多抱憾因
 先於廳堂壁間樓閣一窗
 飾以雜寶漫以紗常日
 使六女戲於窗下每過公卿
 子弟者詢台階令女於窗
 中密自選擇凡具銜珍罕
 姿潘安才詞者無不獲中
 乘龍之選而遊踪鳳之榮
 榮大員此舉真使李林
 甫不浮誇美莊而兵權
 相仗之法古今不一惟
 具慧眼者足以鑒別耳
 然姻緣皆由前定福澤
 亦自天定非人力所能



相強令某女員使
 自主傳無後悔殆亦
 效西俗之男女自為
 配偶歟且自華人視
 之已貴一侍為佳話
 矣

自
 自
 自



青 妖 化 銀

常熟某氏姬年近
六十體甚健向備
行城中某姓家性
佞佛每歲必詣寺
拈香以誌誠敬且恐

其釋氏因果之說平日積

成善錢施給乞丐窮餓

之流無吝色月前又結伴侶

買婢赴某廟燒香知廟前多

丐預於囊內易貳散錢二日又以備施

濟及項禮畢甫出廟門鴉形赫而托

鉢而未爭求女吉旌飾施姬取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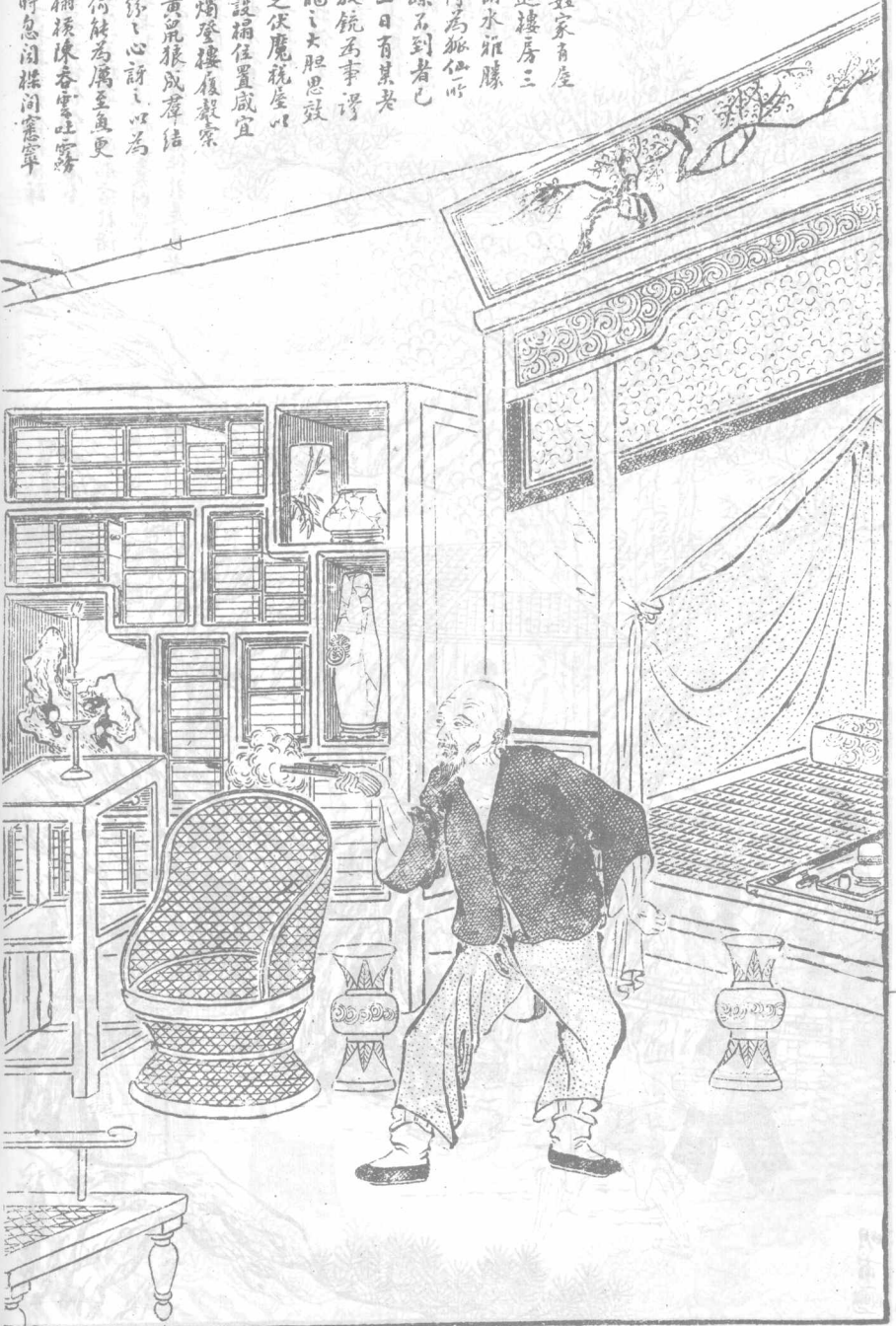
囊中探索，下知孔方元俱無，亦洋
 玉勝，鴛喜然疑為伴，估仍按名，分
 洛視若舟，竟能不稍吝，至回船言，於滿
 伴侶，羣說其妾，姬乃沒探，其妻則累，
 者仍是小洋，而數更有盈，無他，於是見者
 皆噴，一稱異，姬隨將洋
 男為，洞道購衣物數
 事尚餘百數十枝，捐之
 婦，家金曰是我佛室
 應藉酬其虔誠之願
 也，而其間有識者，則謂
 係妖狐，故弄神通，以惑
 婦女，殆或然歟

明甫
 書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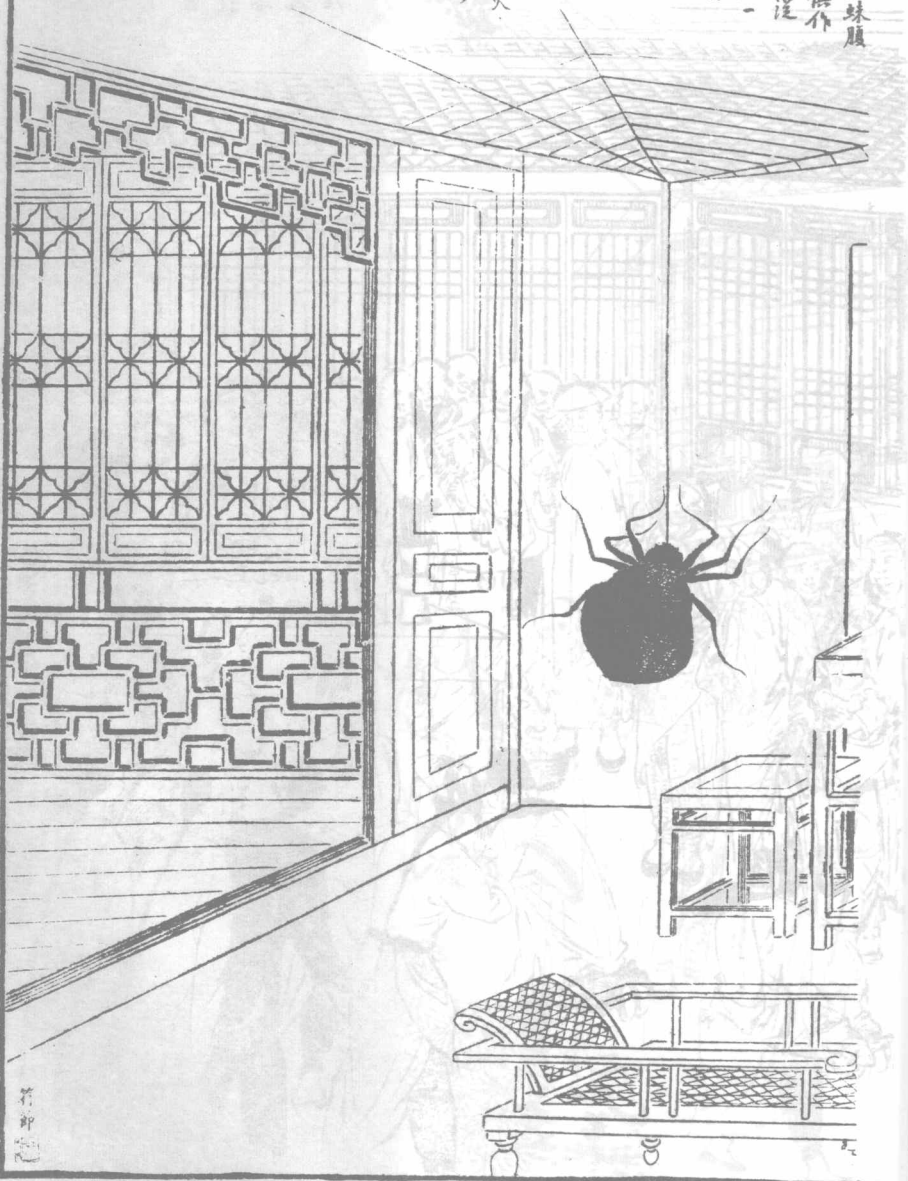


鏡擊巨蛛

虞城某姓家有屋
 五進末進樓房三
 幢仰山俯水龍騰
 天然相傳為狐仙所
 居故人踪石到者已
 二十年一日有某老
 人素以放鏡為事灣
 以植子龍之大胆思致
 闖室長之伏魔梳屋以
 居掛塵設榻位置咸宜
 入夜秉燭登樓復覈察
 索惟見黃鼠狼成羣結
 隊走逐逐之心訝以為
 是么麼何能為厲至魚更
 三鐘一榻橫陳春雷吐露
 正無耐時忽聞樑間窸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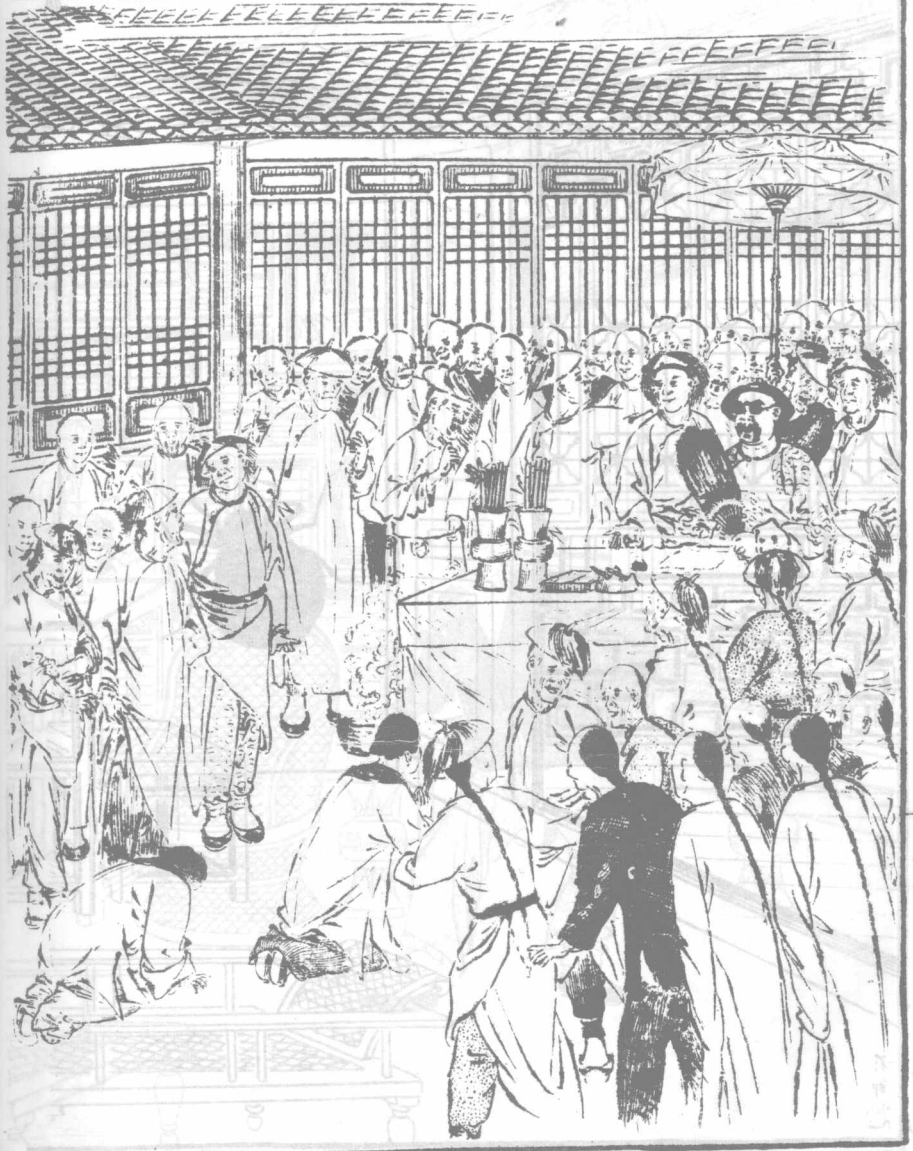
有叔驚起何視見一蜘蛛腹
 大如斗懸空而下毛足俱作
 顏色絲白如銀漢老人從
 容不迫迥然擊之蓋一
 敵天擊石破蛛已不知去
 向次日告知屋主某姓指
 人編尋惟於屋角履獲
 狼數十頭蛛則絕無
 踪影自是此屋安
 靜為常人謂怪已
 破鏡擊逆折竟斃於火
 彈之下均未可知惟怪多
 陰類火器發陽自是相
 剋古人用爆竹以驚
 山魃正此意也



虐妾宜

辨

粵龜江世恆立虹口開設
 廣瑞田煙館而為載花樓於
 廣東姓院家有一妻一妾
 酷似齊人妻柳氏性悍且
 暴常將妾吳氏非刑凌虐
 江縮頭曳尾不敢問也四
 月杪柳氏離風去發又
 將吳氏挂倒立地用煙
 杆亂戳下體數百下致
 吳氏完結呼號而斃時
 鄰右皆卑人素性仗義
 聞而不平為勸公呈請
 憲於上海縣署縣尊黃
 愛宗大令驗之確據江
 夫婦審訊數堂始知其
 同居者尚有陳梁氏周
 張氏二婦飭差捉富供
 亦相府不獨將柳氏釘
 錄此禁照例擬辦按粵
 婦性情殘暴凌虐婢妾



無所不至... 號為
 常事真見於公堂案
 中者時或有之而皆
 未予重辦此况注柳
 氏之處其豈能死前
 有眾鄰之公憤卒有
 黃夫令之嚴明海底
 沉寃得昭雪不可
 謂此死者之幸也

明

此... 明... 此... 明... 此... 明...



增香

雙 絕 復 蘇

江夏縣北鄉張某年逾知

命膝下猶虛尚好行方便

幸妻年相若腹息臍脐

一索河男臨危之際

情某穩婆接生床下

徒失青銅八百心疑之噴私

語為穩婆所聞立設香誓誓人

抽解姑息至三朝洗兒、忽清水

死穩痛哭瘞之指自怨命窮而已

詎是夜夫夫雷而攝兒至房下

呱、敲直達室內疑而起視見

襁褓物生機豈然果已子也欣喜

抱端次日視瘞所則穩婆已震死手握

錢八百且有二銅抱月符端驗兒勝傷

痕宛然蓋托傷兒臍之物也雷公、

雷霆一何頭恩乃爾

蘇 蘇

蘇 蘇

凡心



番食倭肉

倭如蔑視中國大肆要求凡在華人固不欲食其肉而履其皮而無其前敵諸將畏憚不之張其毒謀致有此決割界臺灣之事聞者輒然而不料食其肉者乃在此臺地之生番豈能天沒人願乎番人雖披之化而性甚蠻野善食生人二前倭官軍扼守大科嶼以防出援令倭兵突至三官軍遂弛其禁竄遣番人四出埋伏倭人每見劉軍危無動靜三五成羣潛探要隘輒被番人截殺決于家然立時分食或積堆作羹日必數起食曰倭肉雖臭而美然則番人亦知味矣

（註）





克復名城

臺北大捷

新竹竹塹等處

劉永福公乘虛佔踞而臺

軍勇甚夥劉女帥

成名此而臺而已使倭人無從

窺獲奪與華軍戰者知其必

亡而倭人不自知也於上月二十三日

臺軍以戰陣斬倭兵千餘人傷者

不計其數倭人心驚胆落棄械狂奔

臺軍奮勇追趕上程數百人逆而克

臺軍臺兵與倭長驅勢甚威於王將斬首

城於臺城並桃仔園等處克復敵賊之據

倭人棄劉女帥軍也風聲鶴唳軍不日無

大帥來官親自督師而倭人現已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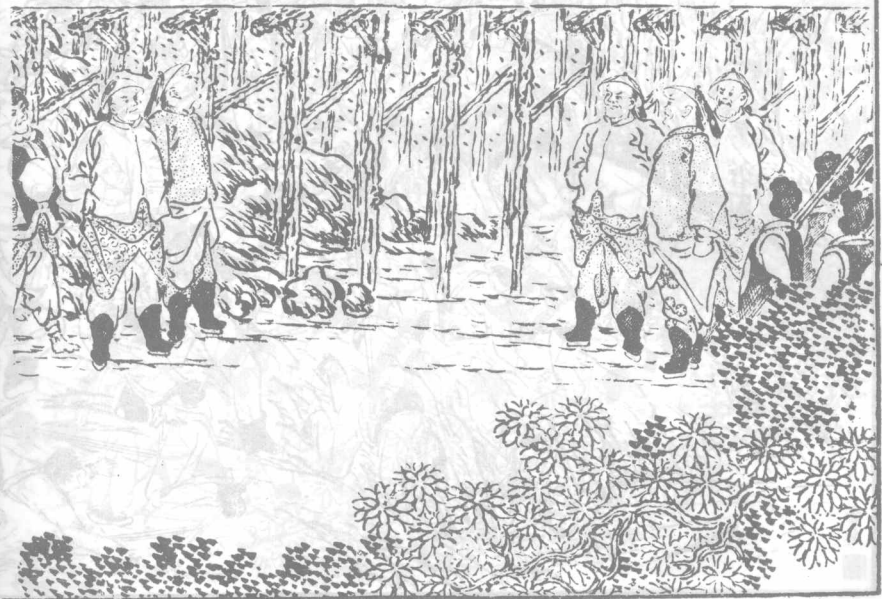
內一見見折亂為沮故臺軍易於去于

天劉女帥善者沒侯或抄其前或襲其

諸將領而文檄宣國公復蘇諸君復生

恐亦無以退之矣





大帥誓師

劉淵亭大帥運籌決勝，

若天神，倭人直逼，挫衄心胆。

俱製國已如瓮，畏縮為犬，畏虎矣。而大帥養

士以恩，御眾以律，不獨客兵義民皆樂用命，

野並生番形同化外，亦皆願効前驅。眾志成

城，堅不可撼。東南半壁藉以維持，大帥慮臺

北之未復也，爰於上月二十日，集臺南中各

路統將，就城內搭一高臺，對眾誓師，言詞慷慨

，大有臺存，其存臺亡，其亡之概。各統將亦

誓以身殉，無稍貪心。紳士以總統早已出亡，

咸擬推戴大帥為民主。大帥堅辭，其謂謂奉

帥何敢妄冀，勉分祇期。將臺疆克復，仍作大

清之民。誓畢，即統率黑旗精兵五營，自臺南

直攻臺北。義旗所指，掃淨妖氛。克復名城，直

指碩叻。事大帥真合之人傑矣哉。



劉家軍

劉潤亭軍門生有大夫子三人女公子二人自幼皆授兵書善技擊有乃父風平時公子嘗拈壯男子百人女公子亦集娘子軍百人皆一時人傑厚其糧餉日加操演習練成軍而女公子所統之兵尤為精健蓋由此輩婦人體既強壯一經專心習練自能獨樹一幟也又得軍門每達朔望親自校閱一切機宜皆徑面授故此兵至臺助戰所向一塞固不有切聞其平日軍門外懷園軍時男女公子各率部兵至家演武兩陣對圓五箭八門循環變化曲盡其妙而軍



容之肅院令之嚴則儼有周亞
 大細柳風的滿上棘門可此昔
 人謂岳家軍不可撼今而知劉
 家軍亦不可撼然則復臺地而
 搖扶桑豈死意計中李平清我
 日侯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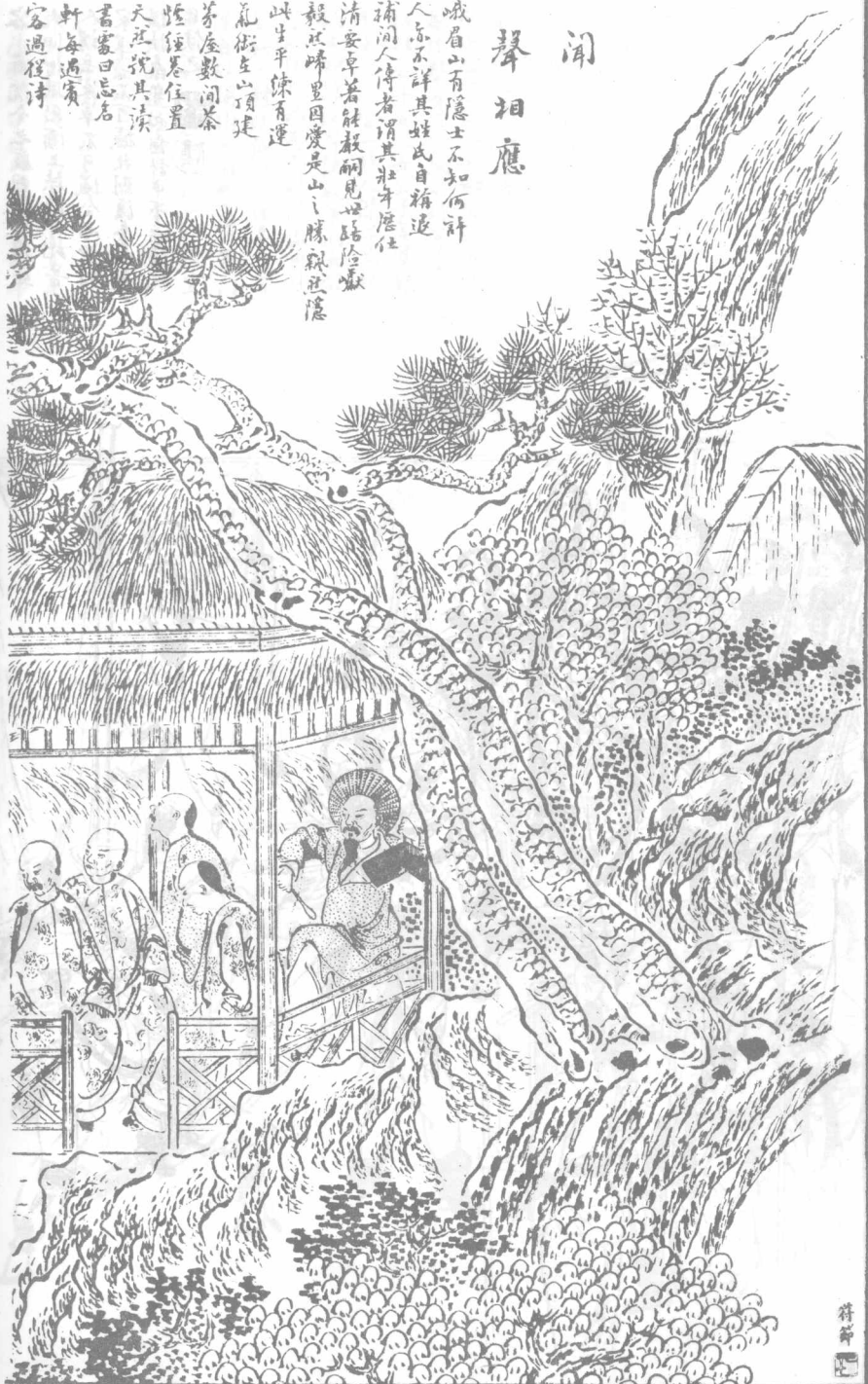


此圖中... 岳家軍... 李平清... 日侯之



聞
琴相應

峨眉山下隱士不知何許
 人亦不詳其姓氏自稱遠
 補闕人傳者謂其壯年歷任
 清要卓著能救嗣見世路險巖
 毅然歸里因愛是山之勝竊慕隱
 此生平鍊有運
 龍街在山顶建
 茅屋數間茶
 爐徑卷位置
 天然統其法
 書家曰忘名
 軒每過宿
 空過從詩



酒言歡
 書寄
 然有遺世
 獨互之概
 山下飛禽
 走獸亦多馴
 擾嘗與客為軒
 而觀取一鐵器
 子以槌擊之其
 板清激與獸聞之爭集軒
 下客初不為意久之每擊
 皆然問其故笑而不答是遵
 何術而能鼓動也昔唐時
 郭道夫隱於太白山能擊鐵片
 召集禽獸時人呼為喚鐵隱士
 豈其流亞歟何先法之相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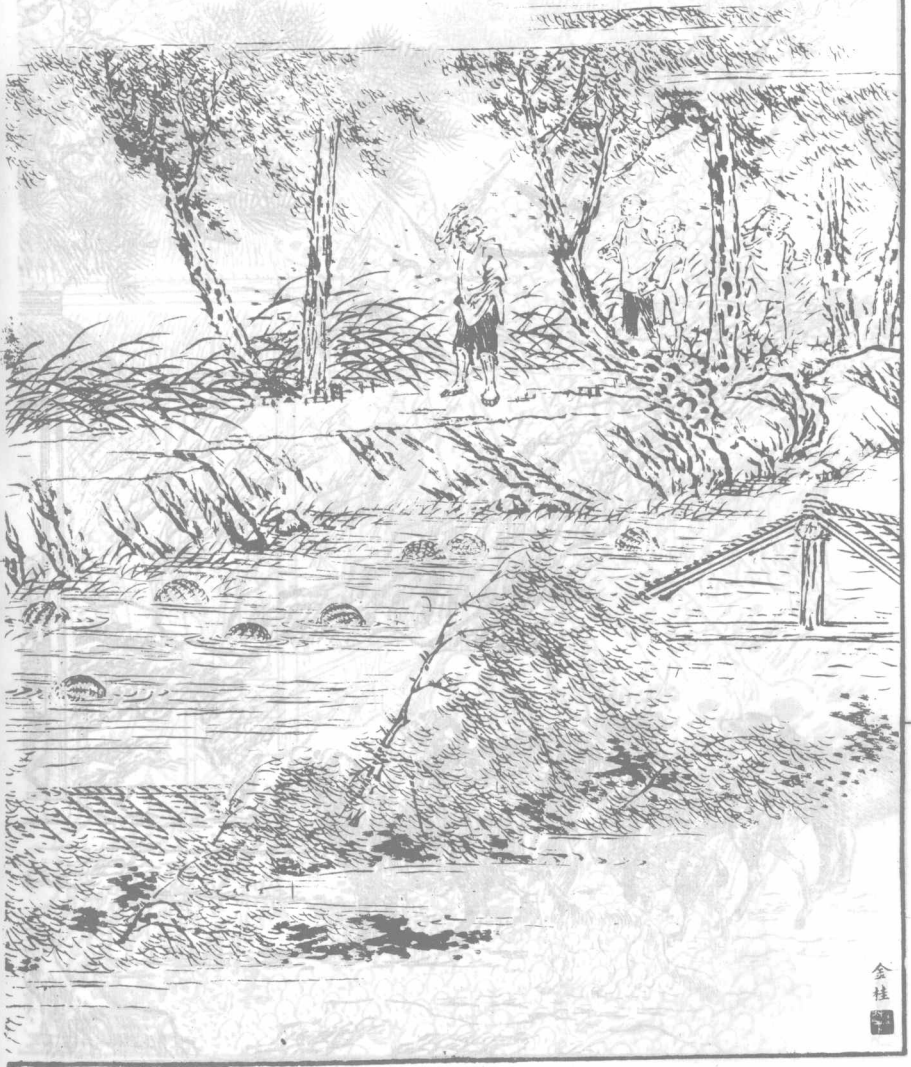
鐵片
 郭道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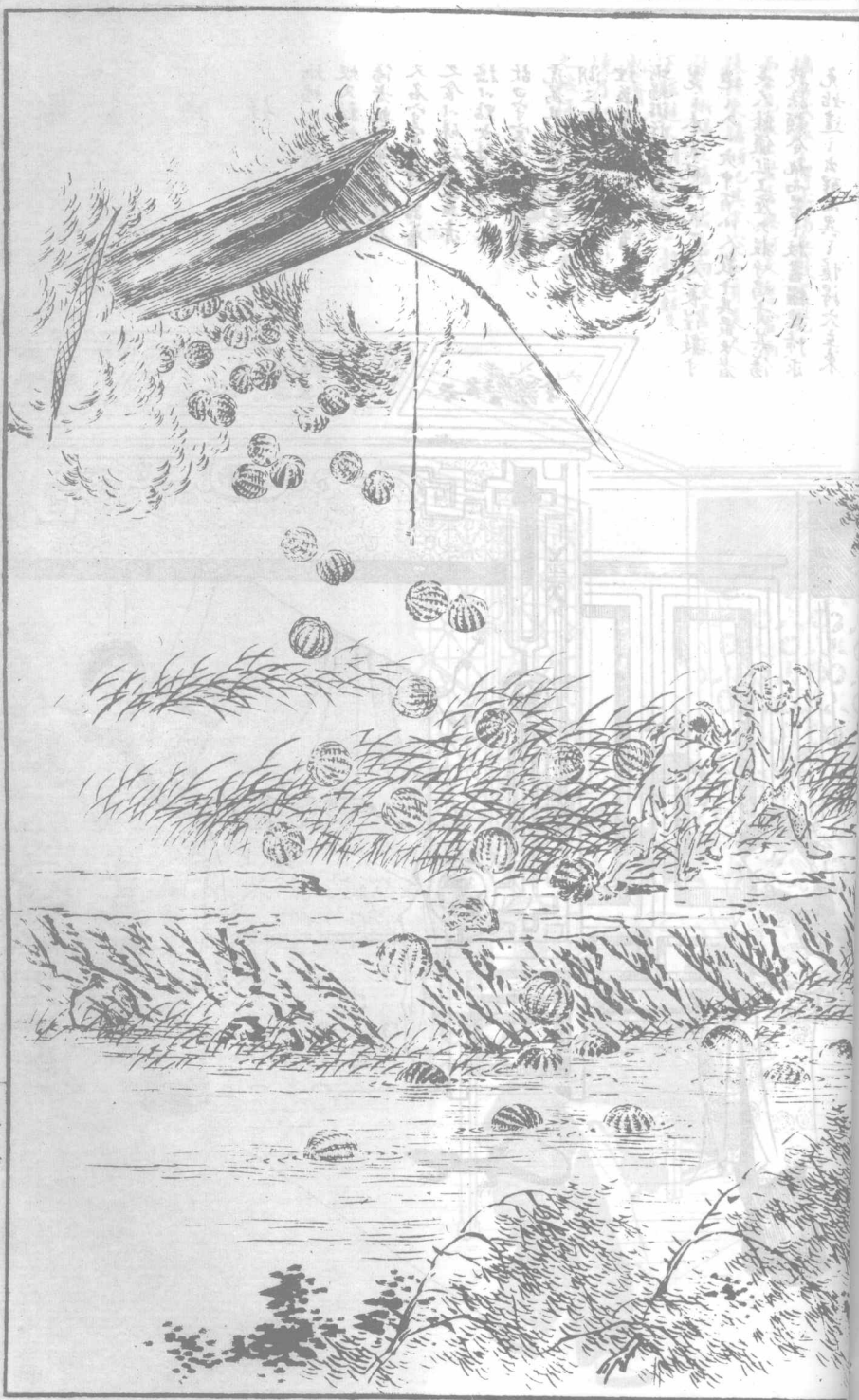


渴龍攫爪

浮取沉享，夏時解暑之需，而取
 則涼沁心脾，甘流口吻，尤為適口，固不
 僅調冰宮，竊為拾遺佳話也。蘇鄉
 人某中，以負販為生，日前雇載而取一
 船，將往城中銷售，徑波十里，款乃數載，
 恬然自得，不料行至中途，晴空天氣，忽
 變沉雷，俄而走石飛沙，一陣旋風，將爪
 攝入空中，圓筒一乍，蝴蝶飛來，東訊西揚，恍
 惚有物攫取也。若船亦如乎，傾覆中，目定
 神怯，不知以措，時岸上人見有神龍一尾，
 摩盪水中，如是，船特因取水，波及耳，或
 曰：非也，龍在天空，淵飛躍無定，雖未嘗空，
 熱鬧場，未始不取清涼境，則其有取于
 爪也，亦宜，惟趨炎附勢之流，可氣哉，靈
 揮汗為雨，息少，此解渴風味，有無奈以
 一腔熱血者矣。

西賦
 蘇鄉





蜥成妖

蜥蜴一名蝶蜥又曰蝮

蜥又稱蝮醫凡蝮體有

傷者執含草傳之故名

又名守宮古時以器養

之食以硃砂體盡赤

極以點女臂驗人員否

故曰守宮而俗謂之壁

虎為其像壁而行也燕

湖三聖坊後某坊為

煙後養年之數一夕有

蜥蟻游行於壁某校書

覽木案就枕見一小人長僅數寸

逆入一穴中有小人數十其最老者

長尺餘儼然正座大聲呼喝責其傷

我扶賴令執而告之校書懼悲啼求

免始遣之出醒而異之恒得穴在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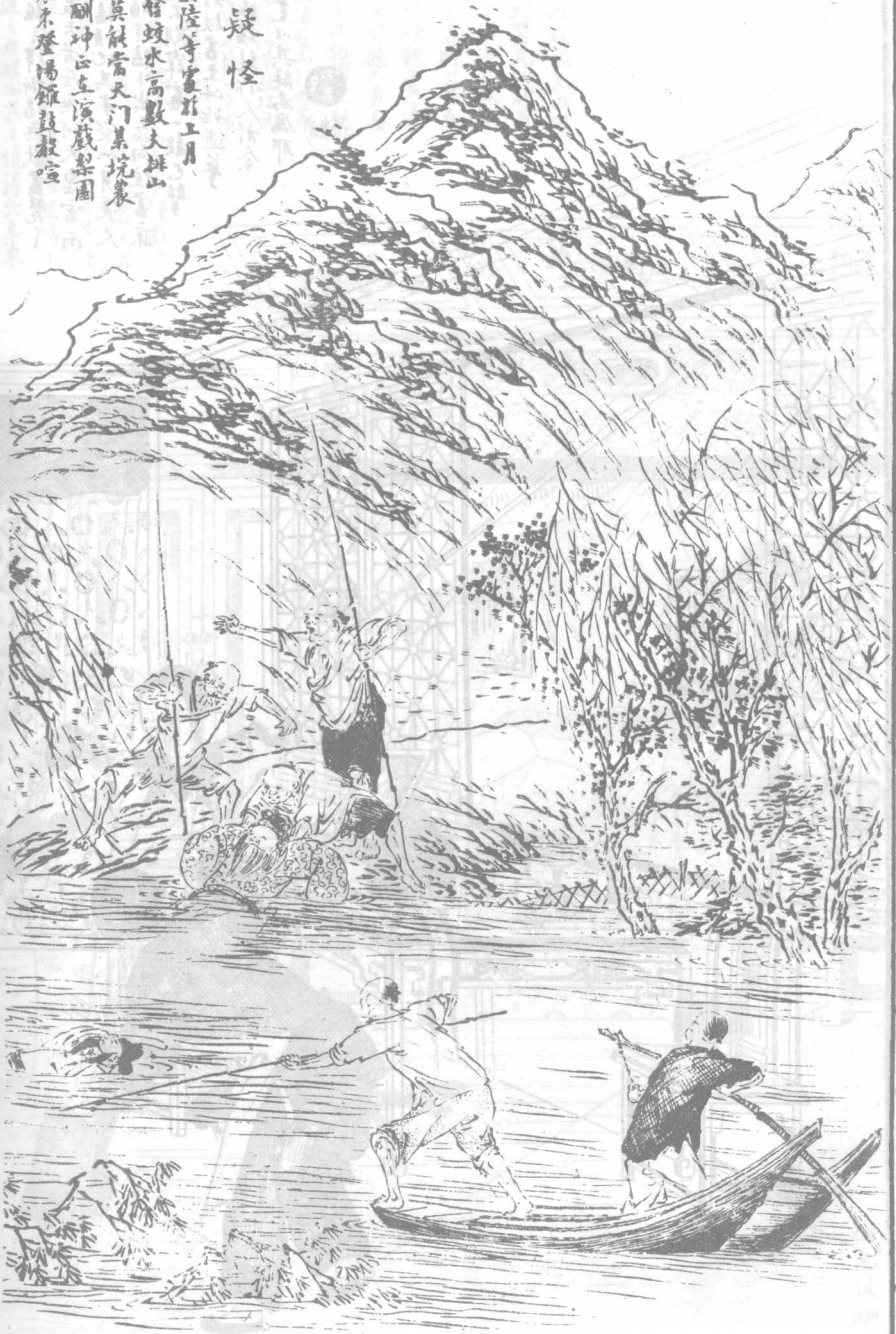
牖窗試振之，得斯場無數盡覽之，
 而不見最大者，居無何天忽雷雨，
 陡得束縛，領地其半，突一身長尺，
 汗之，斯場遂隨下出，急向後書床，
 下躲避，不期霹靂一散，已歸，
 或蕭於後書至此始述，
 境乃知斯場能令人則今，
 之被逐，豈以其能為厲耶？



揚

人疑怪

襄樊安陸等處於三月
 初十日替蛟水高數丈排山
 倒映岸莫能當天門某坑農
 民賴賽剛神正在演戲梨園
 子弟裝不登湯鐘鼓教喧



靴靴判煥真高米煎萬日凝觀息
 過波濤倉猝不及避登高阜以致畢
 命訂實水光中者甚夥我徒亦為水
 衝塌優伶亦多漂流水面有異伶人
 大乾瀾服祀象軒昇突被洪流
 漂去某山灣下居人見之疑為
 怪物迨撈起視股體尚溫
 設法救活詢知其故能夫文曰海
 龍王言汝演劇可借養觸何得留連
 至此該伶衣履曰我無罪致生水時
 有神人告曰汝尚不宜在此彼上海
 著名差旦引誘良家婦女肆意
 奸淫者宜求獻技不久當自
 去之諸君不信請觀法日伶
 遂叩謝而去



閩子

遇救

蘇州葑門外人黃某開設水菓行爲業娶妻某氏年甫二十貌亦可人生一子已週歲矣迨未婚息患痲如醉如痴不省人事一日抱子於懷聞啼聲以心爲將使溺馬爲去織史新用手按摩而子啼以故婦極觸發痲疾隨取并州快剪刀將赤子並頭當落雖未除根墮種惡已鮮血淋漓痛極殺嘶爲夫所見大驚無措幸鄰人爲延天賜莊西醫赴即施救數吐刀盡得保性命然亦險矣



明察秋

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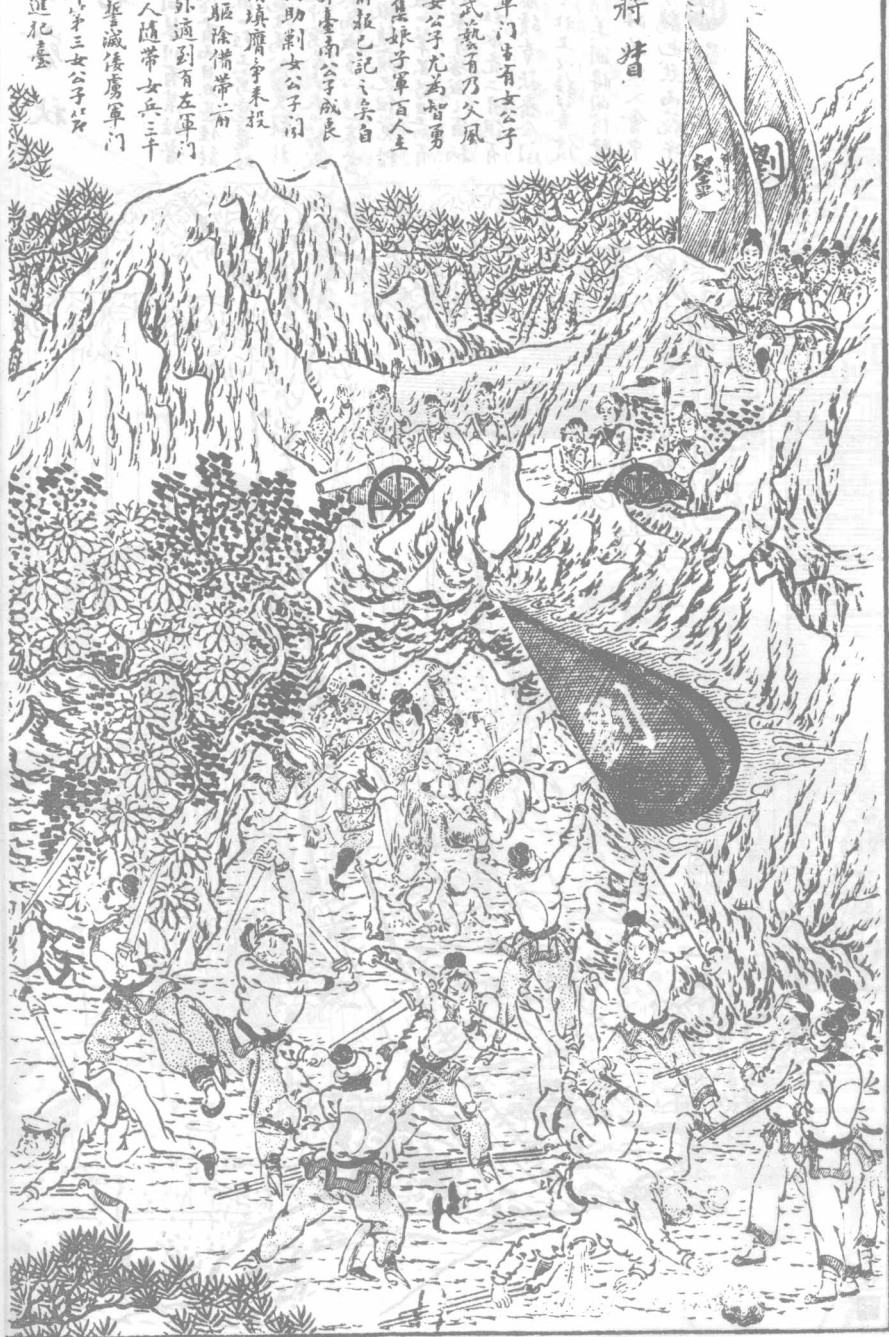
道咸間琴川有某姓者
 擅長楷書而目力甚佳能
 辨芝蔴一粒上寫毫毫蛟
 龍魚鱗生馬八字又能於
 瓜子壳中寫令夫夫一十郎或
 古詩數篇或多心僅一毫書
 能以頭微鏡視之但覺精
 法精蔴一筆不可目而前
 人竟得象牙琢成之有柄
 芝蔴二粒取壳二并俱有
 某之墨蹟章款齊全因
 將携之北上以待善價
 沈者謂美國將開博覽
 會以將此物送入會中
 亦一奇觀也然而貌乎
 小矣



女將督

師

劉淵亭軍門生有女公子
 三人皆習武藝有乃父風
 而其第三女公子尤為智勇
 兼金平時集娘子軍百人主
 家操演前報已記之矣自
 軍門移節臺南公子成長
 首先督兵助劉女公子開
 之亦義憤填膺爭未投
 効願作前驅除備帶二前
 練之百人外適到有左軍門
 寶貴之夫人隨帶女兵三千
 為大板仇擊滅倭虜軍門
 遂飭統帥第三女公子
 劉造倭人進祀臺



南女將密令數
 婦誘之深入行
 中逢一殺統砲
 兵齊出倭人欺
 中個直前撲犯
 女兵人奮勇箇
 爭先短兵相接
 酣倭人力不能
 而逃又被追殺
 數此六月初
 也臺左忠君
 述其事甚詳
 志之當為浮
 一大白





婚禮志奇

英京仙聖地方近出一奇婚之事馬像
有英籍閩女名利馬者立為國獸戲班
充當脚色技藝精巧見者莫不噴噴稱
善近忽與一牧豎名美歌者約為夫婦按
西例凡行合誓之禮須立禮拜堂成始乃
該二人以此事已成熟套其舊循舊
不若翻新竟立該班之鐵櫃中行禮鐵
櫃中有獅六隻兇猛異常而自該二人
親之後必也遂延果憲名情馬們者親
臨閱視婚禮禮既成夫婦攜手而出一
時旁觀之人為堵者堵無不鼓掌而賀
以為事屬創見實為得未曾有云

事同



人瘦我肥

楚湖北册十司事彭某西林羊主也嘗賦詞時嘗慨
 然謂人曰吾輩一窮澈骨夫為詩書此月荷一朝夫
 權左握必使人瘦我肥方見大夫夫奉領迨宣豫到卡
 逆創五十規多方勒索不十年腰囊頗裕居京而園
 作富家翁矣去年新任向總纂其名倚或左右手其
 彭議定北平屋金每年以四百為平有餘則悉為



彭壽於是彭財勢益甚任意妄為無所不
至前月以勒索某絲行絲捐為鄉民毆辱後

德政圖心為服理鄉

人逆沈人書一額文

曰人瘦我肥導以鼓

吹送至卡工懸挂

下泉皆架然按俗

例紳民公頌德政每

多談語令該鄉民獨

能記實不事誇揚亦

近世之矯者特

不知彭某將何

以為情也



當堂自劾

許氏半宣氏自
抹一葉先見郎
抄不知其詳後悉
此案原審官係刑
部司員覺羅崇廉
陳平宣氏有一胞妹
徑其母慶王氏許洽
慶富氏之子為妻過門
童養年纔十二三歲
後慶富氏特賣恐被
索人反向催問追陞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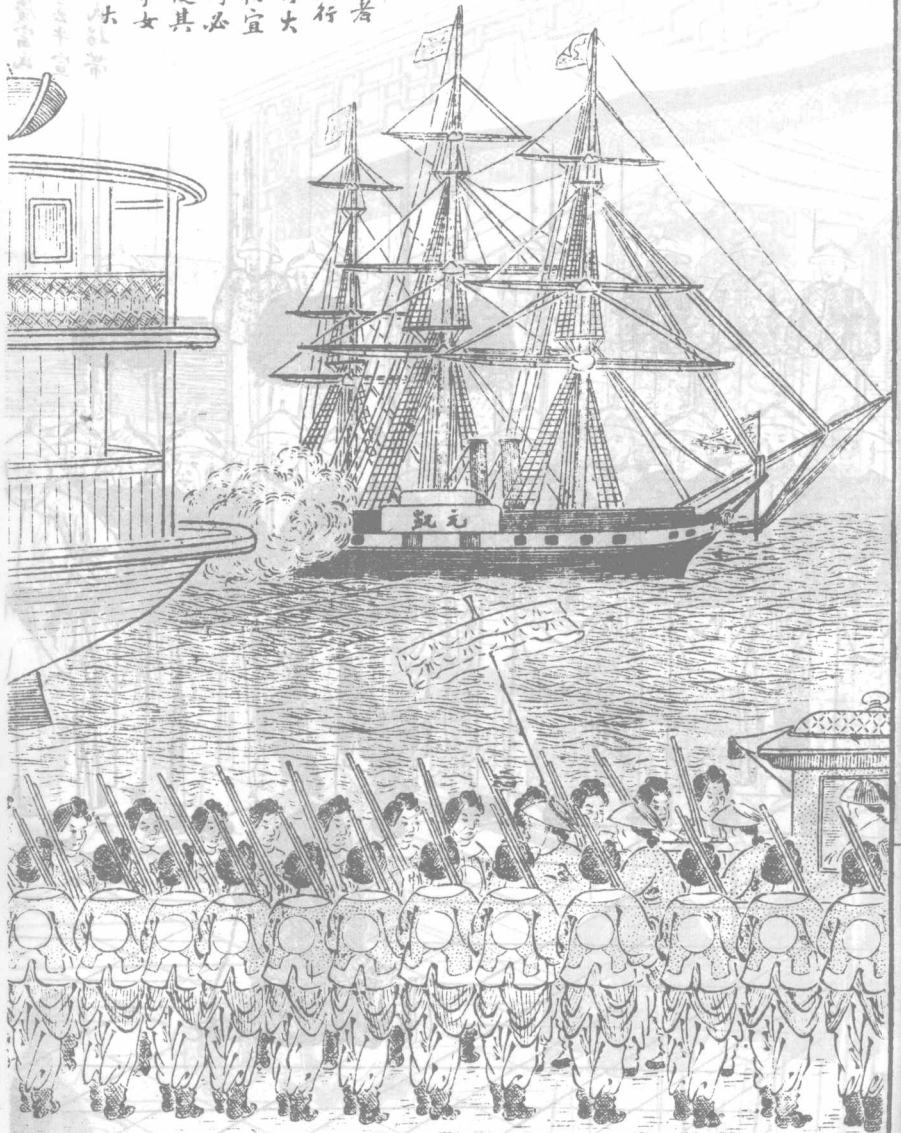
母慶王氏校善查核甚急慶富氏
 知難隱藏潛令人將女送至平官
 氏家徑人救出疑係平官氏拐帶
 承審官不加細察將其夫
 平安下監入願傳該氏到
 案初訊即予掌責四十繼
 復故意吹求且用言恐嚇
 謂若不招認即將汝夫問擬
 軍罪迨度訊日平官氏手抱
 一數歲小孩及手牽一歲幼
 子至堂官令取下耳環及頸帶
 之百飾又欲掌責平官氏答
 仍前供官問汝不認拐有何
 憑據平官氏應曰有官呼皂
 抹將其手抱小孩奪下平官氏
 遂取懷內短刀自刎口致堂
 刑部出此上案道諸相傳駭
 人聞聽謂能威逼民命而何
 刻下事經徐政而飲憲審
 明白別責德有差亦可見
 辦案之不宜操切也

藏編
 氏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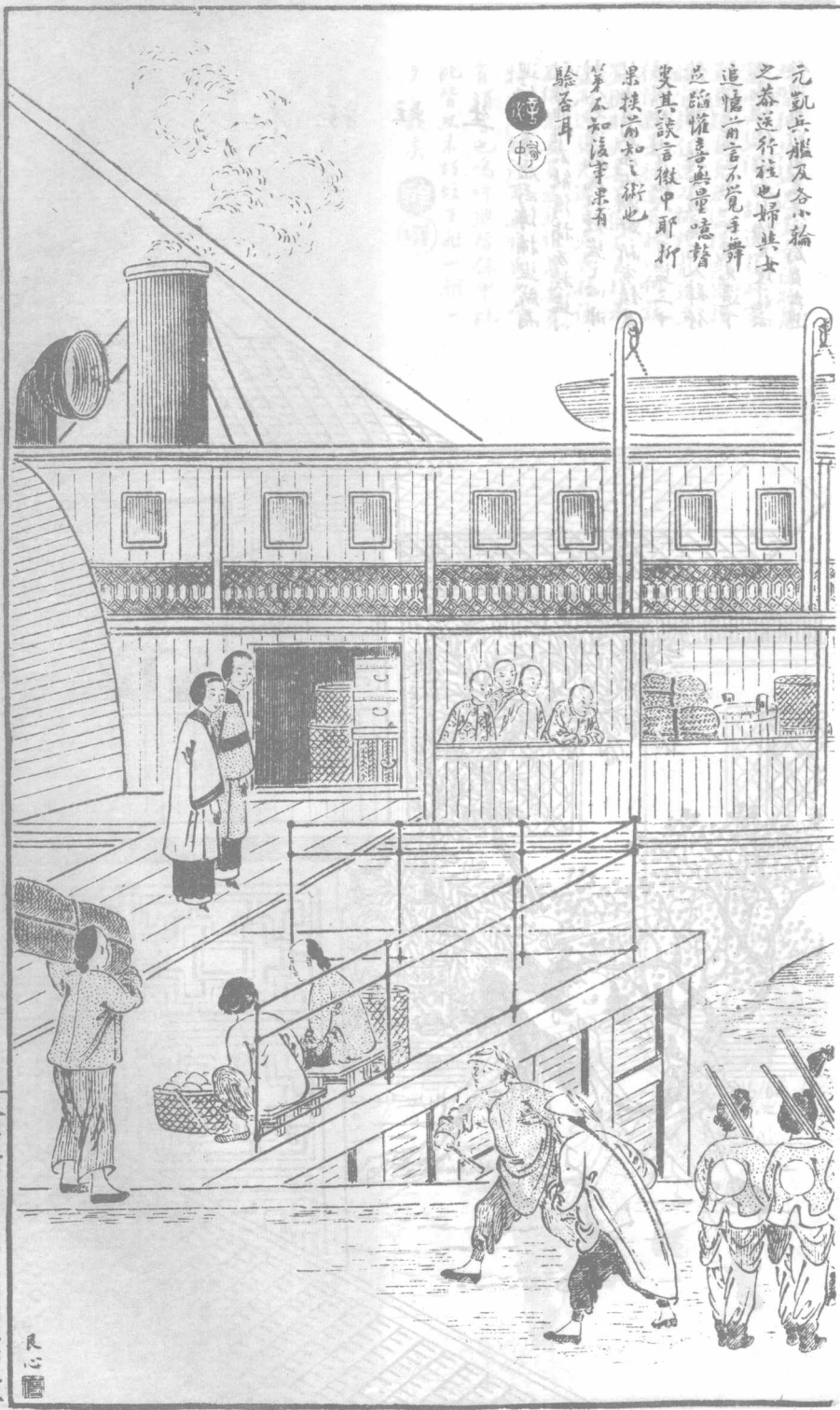
預卜榮行

富郡某氏婦生有一女玉質冰肌頗可人意近廿年已及笄擬擇東原以成佳偶計惟港上繁華昧地人才爭出其間遂有挈女赴中之意而未決日者先詣西門某督憲處卜問行期三錢前擲替史曰此行大吉福運已起於發軔之初宜在望前趁輪記取開舟時必有樵杞茶送者婦欣然從其言暨頓行李於十四日即于女登北京輪船時適甬上某大員亦乘是船赴滬乍解纜即聞炮聲隆隆蓋



元凱兵艦及各小輪
 之恭送行往也婦共女
 追憶前言不覺手舞
 足蹈歡喜無量嗚呼
 災其談言微中耶折
 果扶前知之術也
 筆不知法字果有
 驗否耳

中



木 朽 蛀 生

巡防員勇原為緝捕盜賊而設乃非惟不能緝捕反授盜以劫入之證啟民以疑盜之心非咎由自取而何湖新市鎮某姓家於閏月初六夜有盜三十餘人明火持刀破扉而入肆行劫掠盜去主人出視見遺下刃械皆保衛局之物其燈籠亦係巡蓋所用蓋是夜局員出巡



之際梓其監遇盡棄諸物屍
 竄而去盜得之故遺於此事
 王逆疑委員為盜指為盜護
 將官鎖住連刀械燈籠送至
 德清縣署被委員時以何說
 置辦耶夫委員縱不至於為
 盜而遇盜先逃自是長枝誠
 不獨某委員為然惟某委員
 特遺之賊墜耳無怪氏之噴
 有煩言也嗚呼巡防保甲此
 比皆然未打姪生犯一朝一
 夕之故矣

自
 憐



易履奇聞

匪徒搶帽之風世所常見
而換履則未之聞焉乃三
江於上月廿二日湖西財神

殿有在梨園子弟還願

酬神者一時婦女江刀手未觀看有

某甲衣服華麗亦則足於人叢中正

左鼓鑼聽耳袍笏盛時之際突有惡

少某乙等左衛右突至甲身前後故

意撞擠甲立足不牢觸石而跪

俄而乙突圍先出則乙所看之

舊草履已易得一對花鞋矣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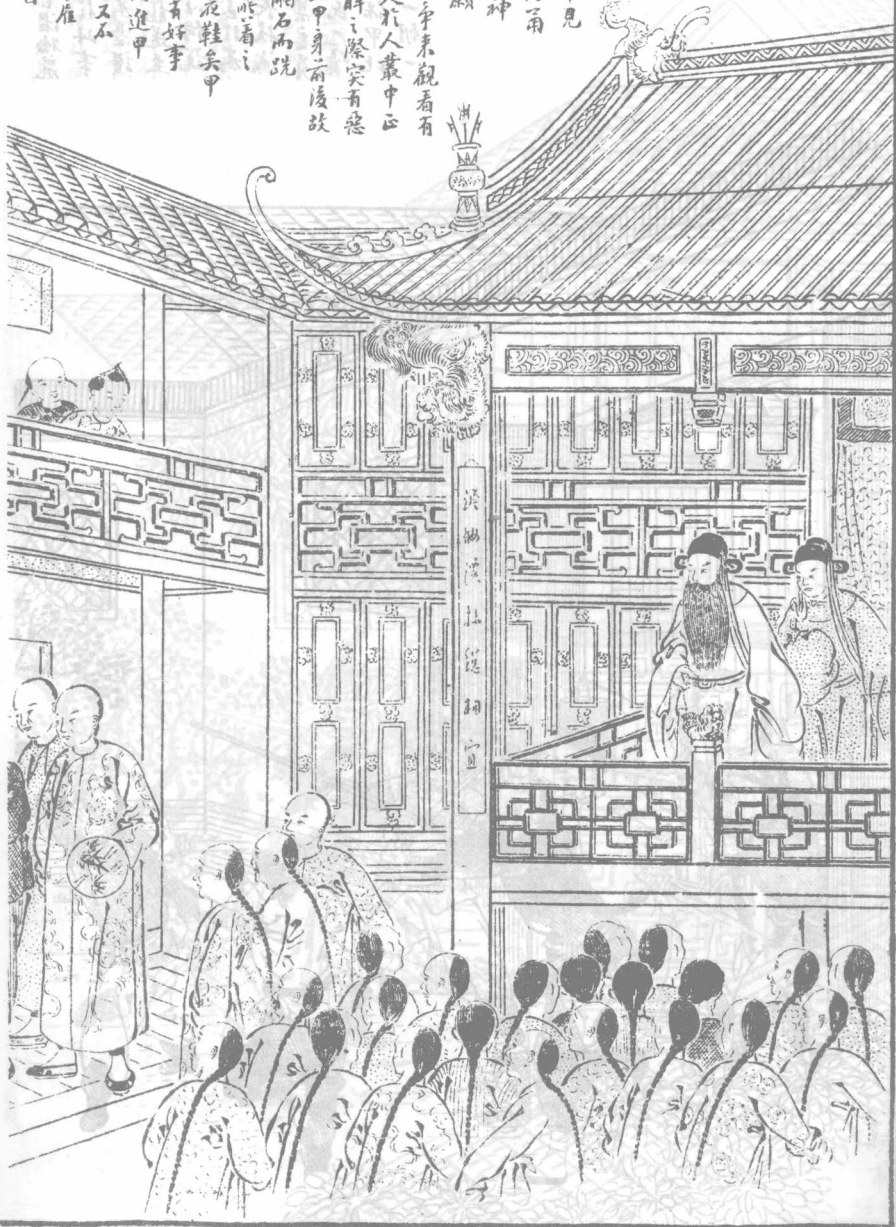
頓失其履果為木鷄梳者好事

者於原地尋得草履以進甲

羞容可掬默不一言而又不

能徒說以行逆倩人代履

肩與乘之而歸不用人目



縊鬼幻形

令之狀縊鬼者披其髮伸其舌猙獰可怖是已而不知縊鬼之刑不盡於是言有好為東坡之說鬼者言揚州北門閣下某浣衣婦某日午睡正酣聞有闐闐聲急起視之門已洞開有物如爪能跳躍繞其足以行俄而此爪漸近漸大射瞬似象婦大驚呼鄰求救物遂聲然而逝人皆以爲妄詎至日晡婦竟以白綾三尺縊送香魂始信婦之所見或係縊鬼討替特以白書幻刑耳然不早救之悔已遲矣

同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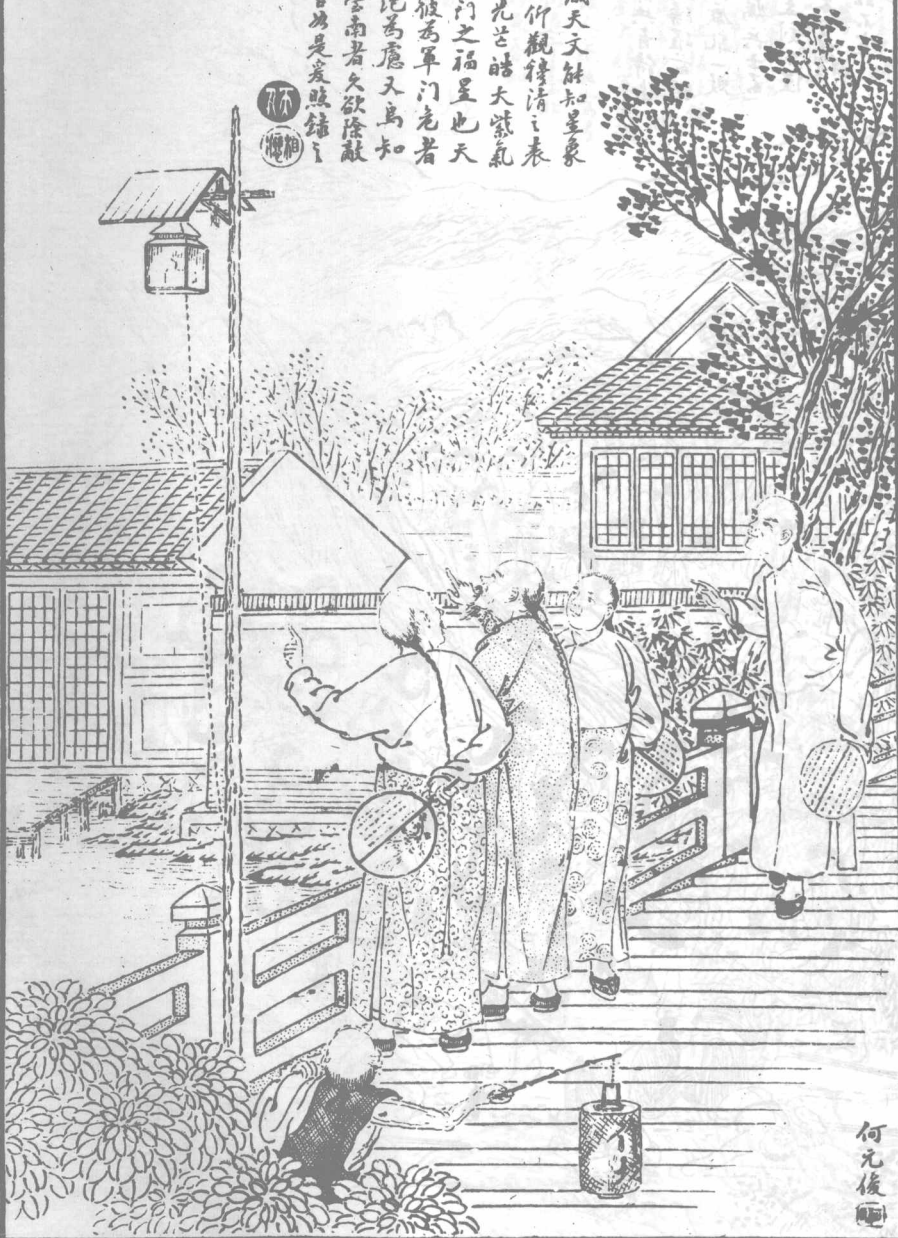
此圖係由白書幻刑耳然不早救之悔已遲矣



福星照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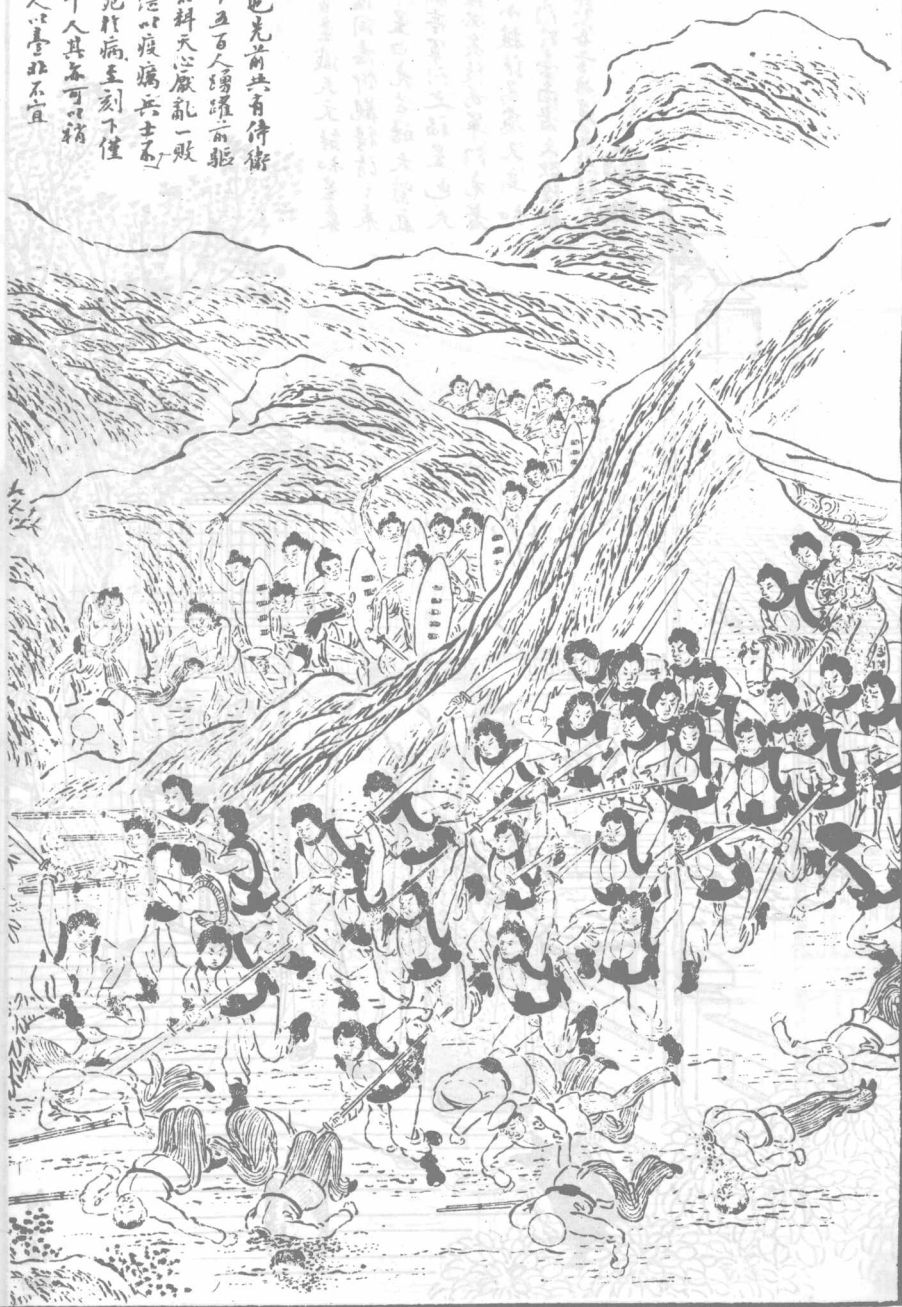
閩省某仲官素識天文能知星象
 前晚偶與諸同志仰觀律清表
 遙指天南一星曰九芒皓大紫氣
 照臨此劉洞亭軍門之福星也天
 象若此滅倭必矣彼為軍門老若
 方競以地不援絕為慮又焉知
 天之故留軍門於臺南者久欲除敵
 賊而快人心此客言如是爰照錄

（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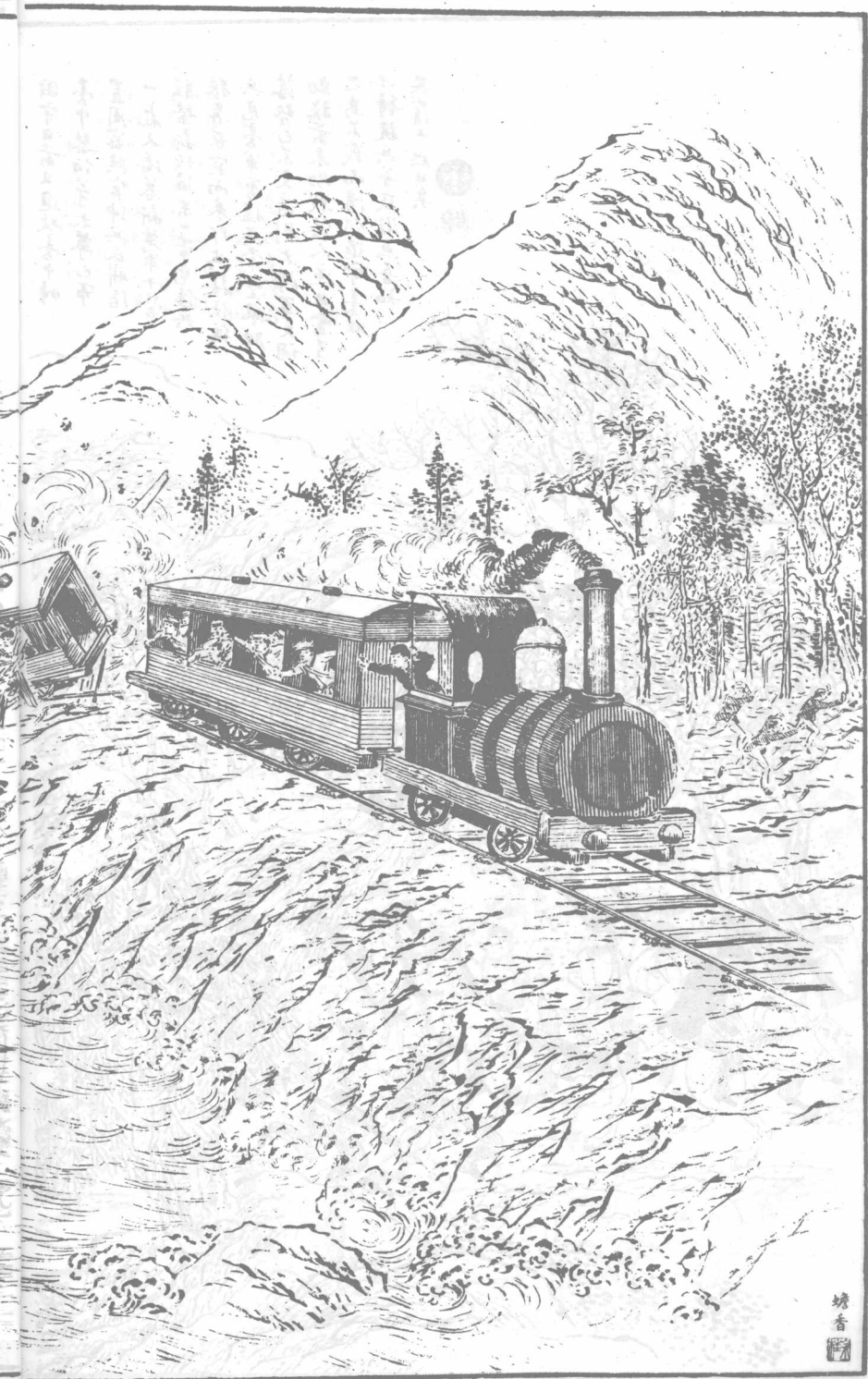
倭 又 敗 績

倭之圍臺也先前共有侍衛
兵一萬一千五百人揚躍而驅
日無餘子不料天心厭亂一敗
再敗之餘僅以疫癘兵士不
死於戰即死於病至刻下僅
剩倭兵數千人其亦可以稱
戒矣乃倭人以善非不宜



固守日久而又進攻臺中時
 臺中黎伯宏等太尊守已布
 置周密其官紳兵民研括
 一氣又添募新募軍十營
 駐紮新竹苗栗一帶見倭兵
 狼奔豕突而來即與接仗倭
 兵見臺軍勇猛異常望風胆
 落勢已不支適劉大將軍又調
 勦旅前來助戰倭人遂與為弓
 之鳥不戰而潰仍退守臺北
 以待援兵釜底游魚吾知
 其覆亡無日矣





天厭倭奴

倭人窮兵黷武虐害生靈

當早為神人所共憤天道所

不容觀於月初四日夜半時日本

鐵路火車情狀天心亦可見矣蓋此路係由

吉野以達神戶至海時經過是日裝載受傷

倭兵四百數十人於是晚間行至半途適逢雷風

馳雷擊之時急閉大被驟發有山崩石

裂之勢一結瞬間鐵軌及機車已飛

起空中一車入海一車即墜於路側入

海之兵淹斃不少其因碰撞及跌傷

者為數尤多乃將傷兵昇至醫院療

治日王聞此消息甚覺悽慘所發

洋銀五百圓為賞費之資

有人言前數日幸吉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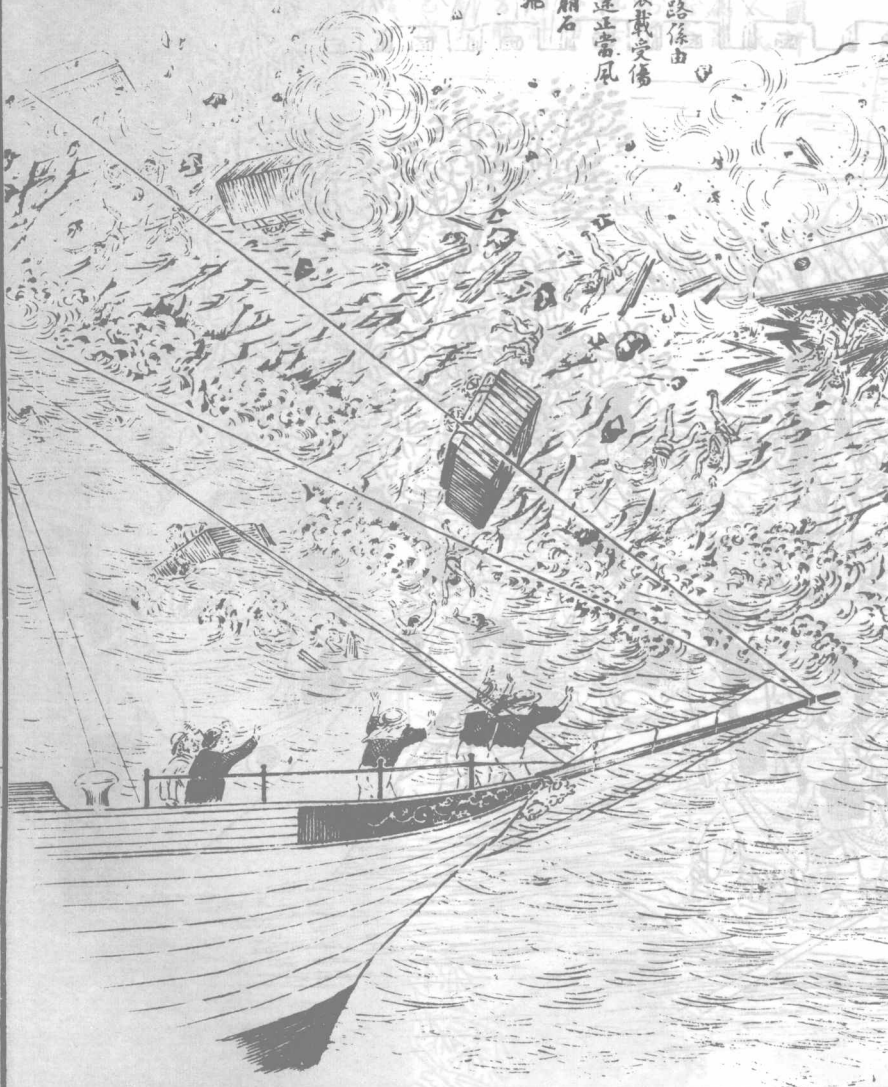
狂風暴雨有拔木走石

之勢平地筑成澤國將

鐵路基礎淹損官路人尚未知

覺並不禁止行車致遭此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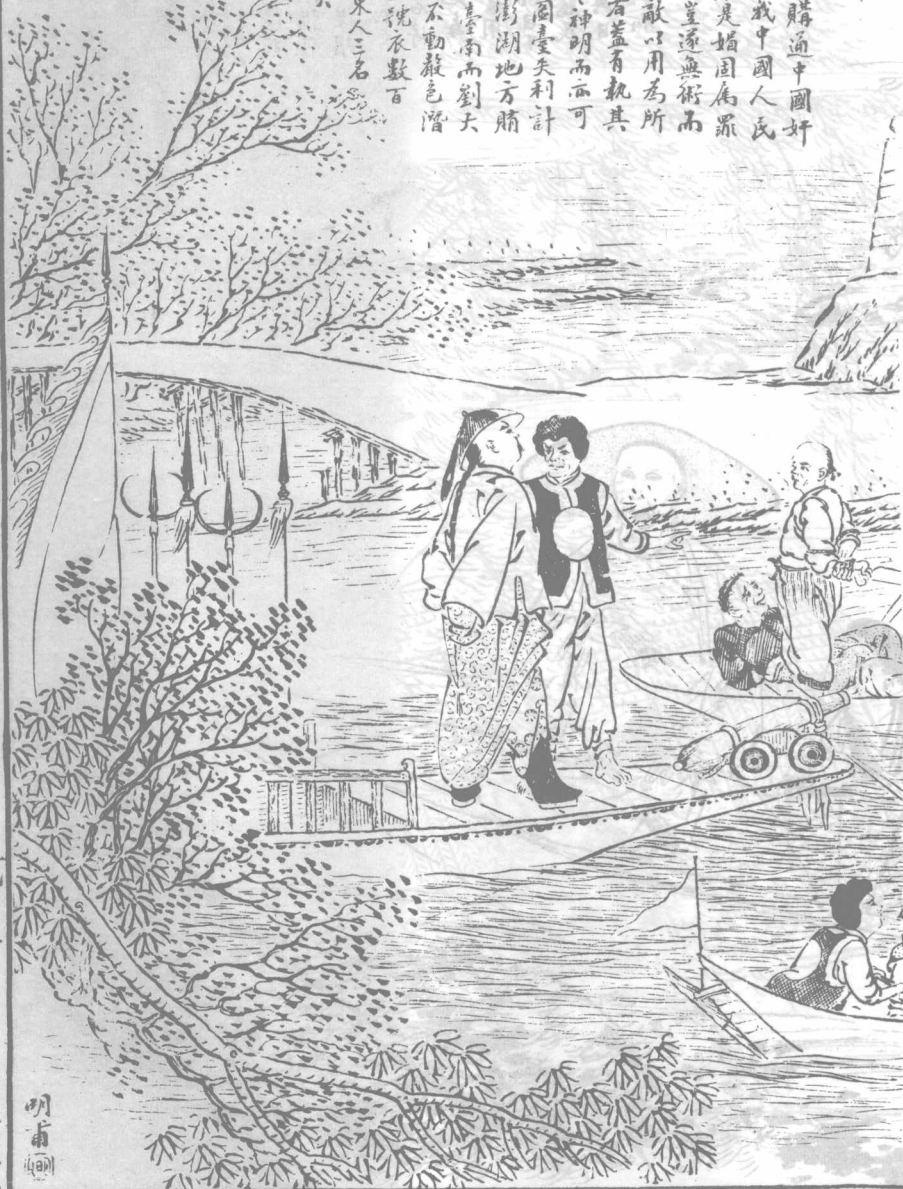
殆亦惡貫滿盈之報歟



擒獲倭奸

倭人犯順以來全以賄賂購通中國奸民作為間諜是其長技而我中國人民會毛踐土不顧天理惟敵是指固為罪不容誅然其間防微杜漸豈遂無術而竟令若輩輪敵以情資敵以用為所欲為飽不能先時覺察者蓋有執其替者矣曾是劉大將軍之神明而亦可口說計嘗試乎乃倭人以圖臺失利計無所施遂尔故智復萌在澎湖地方賄通魚船之隻時圖逞志於臺南而劉大將軍神探妙算早已洞知不勒嚴色潛遣兵士將船擒拿當查出號衣數百套並軍械等物又獲粵東人三名澎湖船戶三名王予正法大將軍嚴密防奸若此彼倭將何所施其技哉

哉
味



名將風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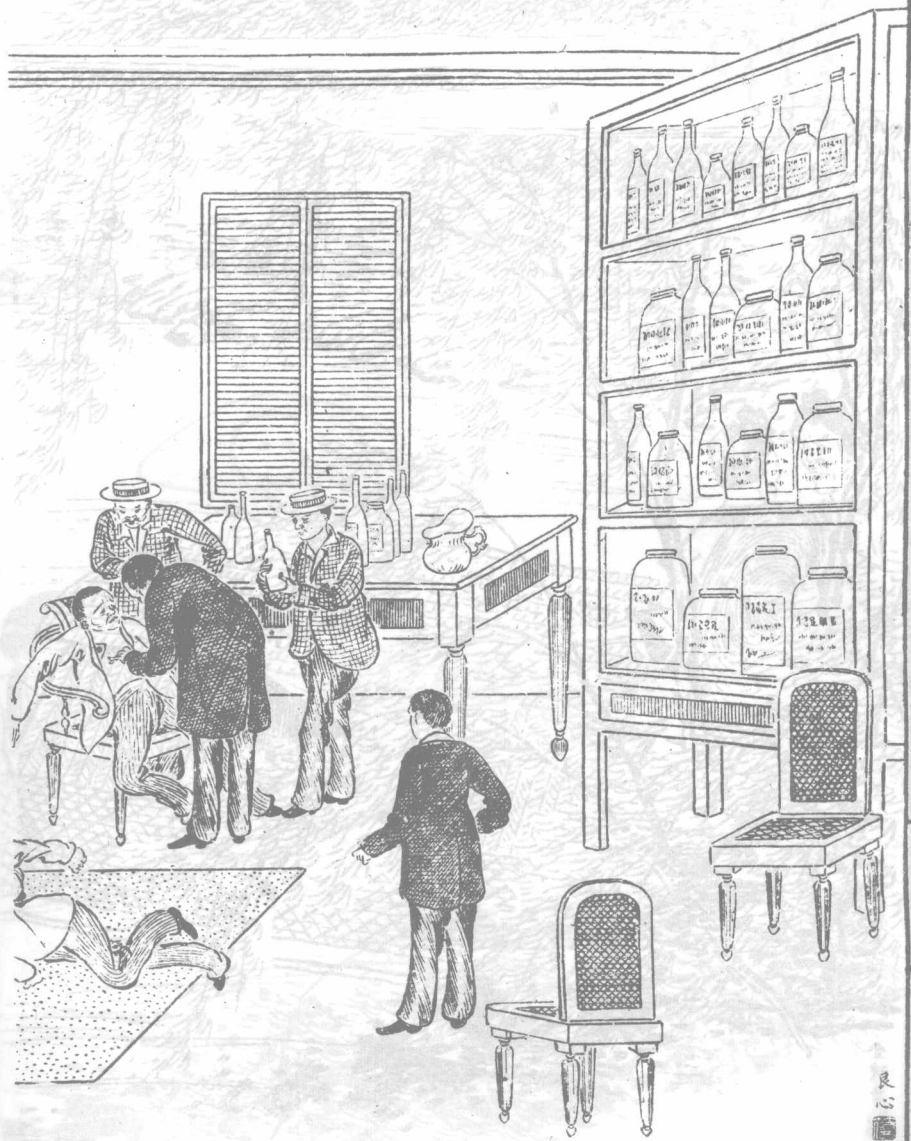
劉淵亭軍門之望鎮臺南也倭兵初尚不知敬憚以為播名播高任特臺北之餘耳及見其指揮若定風鶴不驚又登於前此視臺南時屢遭挫敗逆者戒心不敢再作圖南之計軍門問服與李乃在奔地民船揚濠於青林碧洞之旁撰美饌備佳釀酒盡心人無數晨夕冲襟朗抱不減陶徵士一流人豈令人忘其為百戰百勝之名將是奇人也亦快人也臺地每歲三熟五穀豐收兵民合用儲蓄壯濟大可無虞加以目下資糧堆積如山士飽馬騰民心愛戴觀此情形夫可共日人歷久相持日人雖狡其何能為

蘇蘇封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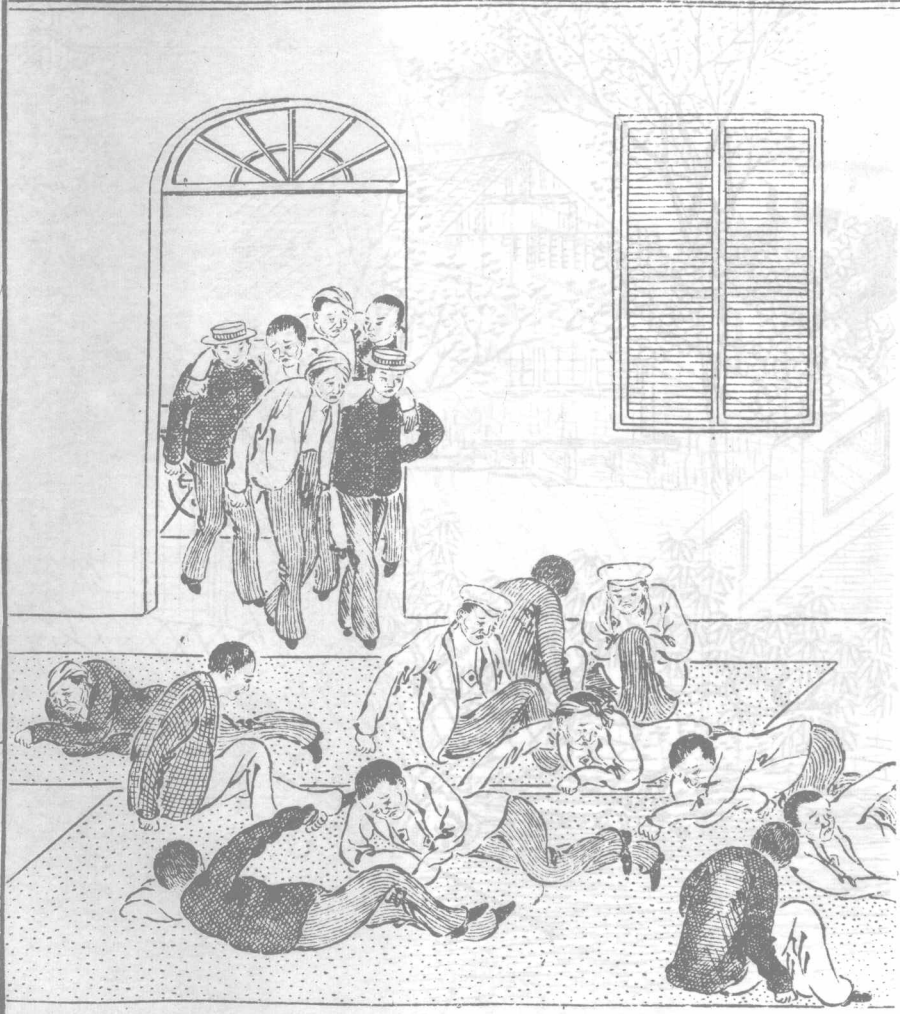


倭 敗 確 情

倭人自其臺兵接仗未
 獲一勝死者埋骨異地
 以數萬計而其受傷回國
 者亦僅廣島醫院醫生查
 悉情形共五年立中國交
 戰受傷情形大不相同去
 年且高麗威京等處受傷
 之兵其傷多至頭顱及臂
 腿等處無開緊要容易醫
 痊今在臺灣受傷者其傷
 多胸背及肘腋等要害之
 處傷孔又甚深彈子入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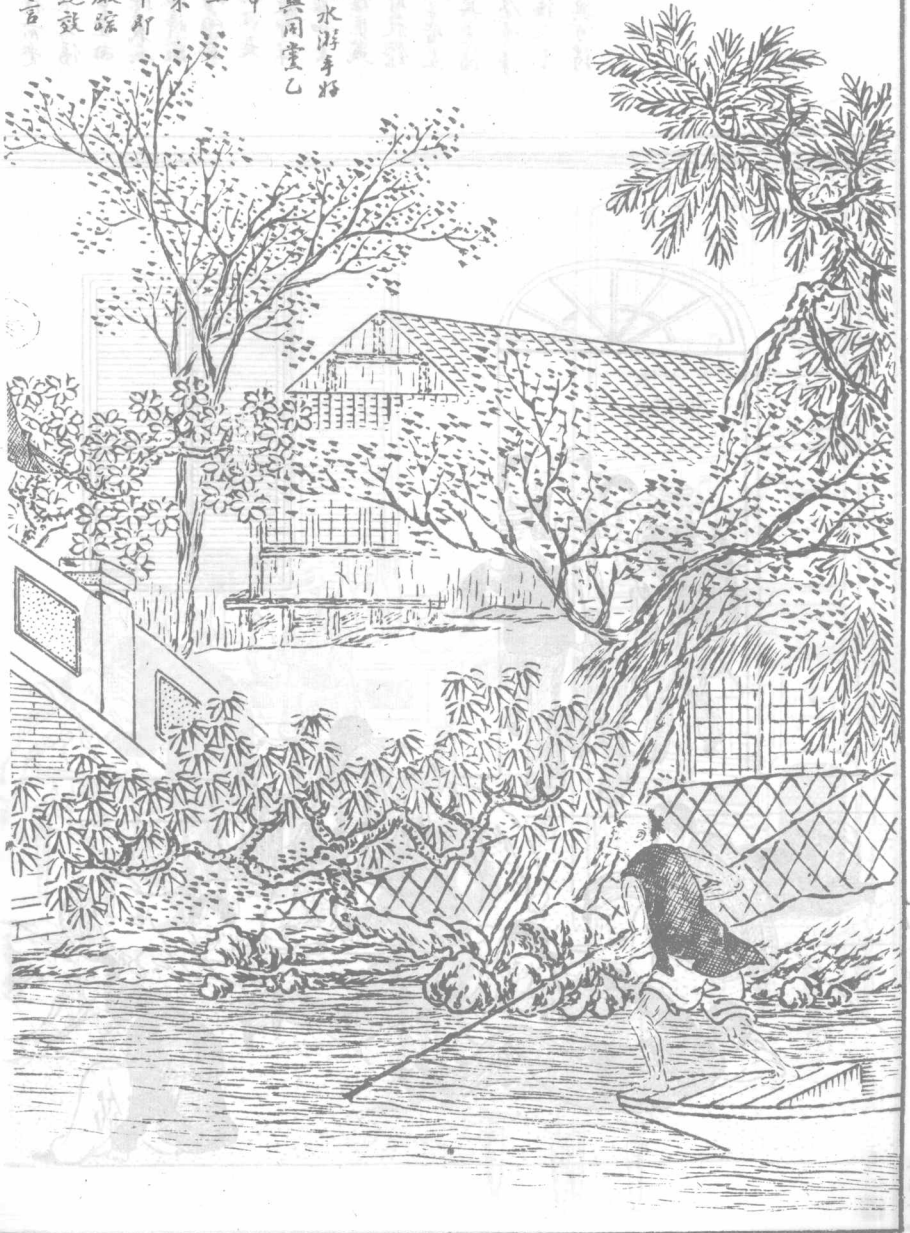


未易取出初不解從前受
 傷之何以易活刻下受傷
 之何以難活詢諸自臺回
 日之兵官則稱臺灣義兵
 甚諳戰事每遇臨陣時雖
 勢值危迫而仍躊躇向前
 誓死不退有時日兵以大
 隊至臺兵見勢不敵即停
 為退去一轉瞬已不知去
 向俟日兵相距十餘步或
 二十餘步之近旋即放鎗
 猛烈每發輒中彈子皆左
 要害故未易取出其受傷
 而尚能回國者尚屬幸事
 否則畢命行間矣倭人之
 言若此雖欲諱敗其可得
 乎
（續前）



許 索 水 墮

甬城某甲素善泗水游手好
 閒貧無所賴日之無與同堂乙
 丙丁等常設一計甲
 先嘗於湖橋石欄上
 見有某戔負薪而來
 其擔偶與甲相撞甲即
 何禮而墮撲通一散踪
 跡今無乙丙丁等遂鼓
 勢目合剛之狀報官



醉成命案者將戊扭住數
 以老拳戊大窘注求方便乙
 曰快倩人撈甲出水或可仗大
 事為小事言次丙丁等皆願
 為之援救惟酬資銀銀四萬
 不可成不知所為諾之連救丙丁
 等乃結伴下水將甲撈扛上岸
 促戊交出銀錢相與作醫焉其夫
 而去（附題）



履險如夷

常邑福山等處濱臨大海口外島嶼
 寧一故一望汪洋浩無涯淡自非遠
 摩擅復葦之術未有能不假船筏而
 飛渡者迨日息有一老嫗自海上來
 不駕船不乘筏涉波以履平地抵岸
 法人俱圍而觀之見此嫗年約五六
 旬身服數紉刑類癩髮齒踟而眉
 獨白唇淺常流鮮血淋漓不止不言
 不笑問之亦不答其之食則食不共
 亦不求見有鴉犬羊豕等物即攫取
 而生啖之僅留其骨查數頭而無廢
 色偶見孩提之童亦有饒涎欲滴之勢
 後經好事者資雇小車一輛將她縛置
 車上驅至荒野而棄之或謂此係海島
 荒民因飢寒過甚失其本性未識然否



人畜淵頭

令人謙稱己子每曰犬此蓋濕
 福於劉景昇兒子之言不過密題
 身不謂竟有實效若鎮海而門
 有一母犬於五月初旬產一而大人
 其頭人其足而犬其身惟毛則短而
 且稀忽吸之息指之啼聲不一聞而
 往觀者甚衆有某甲恐其凍僵抱
 送育嬰堂中觀者仍人山人海堂
 中恐滋事諱莫為深聞

諸鄰里云此母犬畜
 於東西某姓家夜不
 守戶而與某馬同寢
 饋以蓋其遺孽也

半石字

蘇州志卷之...

蘇州志

